

攀枝花文学

(双月刊)

2022 NO.4 (总第357期)

2022. 4

王汤锅、马尚平

尖叫、张满昌

雏菊、马路

寻找程子、王新芳

庚子冬清欢、徐超洁

时间的虚无、紫藤晴儿

履痕散记、宋晓达

叙述诗意和诗意叙述、袁勇



边 记 忆



★ 小桥人家 / 彭权



★ 麽些人古村落——山间铃响马帮来 / 彭权



★ 永兴河 / 冯阳

“金沙江边有个古镇，名叫大成里。古镇大成里，山多，树多，草多，牛羊多……”本土作家马尚平老当益壮，笔耕不辍，对一方故土的历史文化的回望是其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然而，若要捧出一锅像模像样的仁和全羊汤锅，嗨一回原汁原味的《王汤锅》，却也是三易其稿，方苦尽甘来。小说，是写出来的，更是改出来的。小说中，“王老板”慷慨赴死除掉“蒋阎王”，用正义之躯、凛然之气所书写的大写之“人”的壮举，触动着各个维度上的情怀质地和精神方位。

性教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是不可回避的命题，张满昌小说《尖叫》提供了儿童性教育的艺术阐释，新的时代经验也在小说中得到呈现。刘将成的小说《青花碎》则描写世相百态，人情玄奥。马潞的小说《雏菊》语言纯净，明媚，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写作者的才华和无限广阔的未来。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独特的山川形胜，民族风情，孕育了攀西饮食文化，“盐边菜”是攀西饮食杰出的代表之一。本期特刊“盐边一桌菜”采风活动收获的美文以飨读者。

历史山色葱茏，绿意葳蕤，人间自是有情痴。本期散文、诗歌，作者的个体意志感知和生命本能渗透其中，体现出独特的审美经验、文化心理和思想学养。

攀枝花文学

2022年第4期

(总第357期)

编辑委员会

顾问：阿来

主任：赖小红

副主任：李吉顺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成东 吕文秀 沙 马

宋晓达 李吉顺 周 强

徐肇焕 黄 薇 普光泉

赖小红

编辑部

主编：周 强

副主编：黄 薇 徐肇焕

执行主编：黄 薇

编辑：黄 薇 徐肇焕 黄德俊

马 丹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特别推荐

王汤锅	马尚平	04
小说，是改出来的	马尚平	13
好个《王汤锅》——改得值！	召 唤	14

小说看台

尖叫	张满昌	15
青花碎	刘将成	22
雏菊	马 潞	30
小小说三题	岳朝蓉	33

散文天地

寻找程子	王新芳	37
庚子冬清欢	徐超洁	41
金江书院	陈新颜	45
从河沟到邛海	廖建华	48
云朵上的木板房	马 丹	51

采风作品

山水盐边，滋味无边	王 政	54
“来碗羊肉米线！”	召 唤	57
那悠悠的菌香	张祖贵	59
先吃饭吧	元 丁	61



P15 尖 叫

诗歌展台

· 诗人频道 ·

时间的虚无(组诗)	紫藤晴儿	64
履痕散记(组诗)	宋晓达	66
练习(组诗)	孙其安	68

· 诗海拾贝 ·

大丽散板(组诗)	文芳聪	70
谷雨辞(组诗)	程东斌	71
见证	兰采勇	73

镜与灯

叙述诗意和诗意叙述	袁 勇	74
——读曾蒙《东山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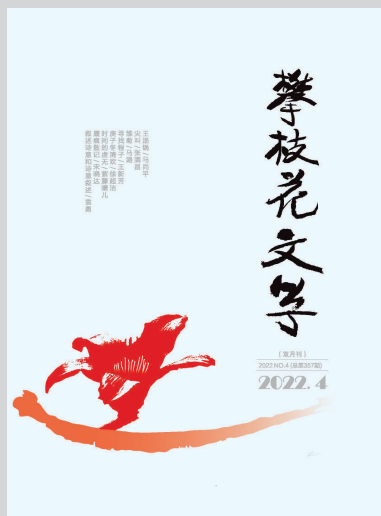
刊授学堂

故乡之春(散文)	易 葭	77
日出即景(外一篇)(散文)	向 萌	78

古韵新声

刘辉诗五首	刘 辉	80
-------	-----	----

封面设计:朱建荣
刊头题字:何应辉



投稿邮箱

小 说: Pzhwx_xiaoshuo@163.com

诗 歌: 972797343@qq.com

散文邮箱: pzhwx_sanwen@163.com

评 论: pzhwx_pinglun@163.com

刊授学堂: kanshouxuetang@sina.com

旧体诗词: pzhwx_shici@163.com

MA SHANGPING

〔作者简介〕：马尚平，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攀枝花市仁和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曾在《四川文学》《飞天》《三月风》《边疆文学》《龙门阵》《西南作家》《少年文艺》《文学少年》《中学生学习报》《四川日报》《读者报》《国土资源报》《国防时报》《攀枝花文学》《金沙江文艺》等报刊发表作品多篇。著有散文集《走进仁和》《魅力仁和》，小说集《哨区街的女人》。



“仁和小说改稿”选载

王汤锅

马尚平

金沙江边有个古镇，名叫大成里。

古镇大成里，山多，树多，草多，牛羊多。古镇四周环山的村落里，农民家家户户都放养着群羊，从羊身上换取过日子的油盐钱。

古镇的赶场天，牲畜市场上最为活跃的交易，便是羊了。

羊，一多，开全羊汤锅店的自然就多起来。在大成里那古老的街子上，就有十多家经营羊肉的汤锅店，而在众多的羊肉汤锅店中，最出名的当属王老板的“王汤锅”了。那“人”字形的店幡，有风无风，都猎猎作响，动人心魄；那羊肉汤锅的膻香呢，似乎要把整个古镇沉醉其中。

王老板烹制的全羊汤锅味道巴适得板，别家无法复制，堪称古镇一绝。他选用上等

肥羊，用独家绝技，精心烹饪出全羊汤锅，馋得古镇上的住家户大清早就端起小锅大盆来买回家享用。过往客商买上一碗，坐在他店里那简陋的松木桌边，从桌上土碗装的花椒面、糊海椒面、小葱、元荳等佐料放上些许入碗中，吃得津津有味。有的食客在空土碗里随意搁上小葱、芫荽、盐巴、花椒面、糊海椒面，舀点羊汤调和成蘸水，拈起一砣羊肉，放进蘸水里打个滚儿，品一砣，顿感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绵，香脆鲜嫩，味美爽口，麻辣鲜香，别具风味。不由兴致勃勃地胃口大开，吃的小汗微冒，辣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吃了一阵香喷喷的羊肉，又端起土碗里漾着香气的羊汤细品，入口清爽甘甜，味道鲜美，回味绵绵。

王老板的老母、堂客、娃儿和他一家四口住在古镇的一条巷子里。巷子里的那处住房是

祖上卖羊肉汤锅修建的，三间大瓦房，一排偏房，一个大院坝。正房住人，偏房圈养羊，院坝边有口老井，井旁有口老土灶，安了口大铁锅，羊宰好后，就放入大铁锅里煮沸的水翻滚褪毛，开膛破肚。羊肉摊在他爹曾用的一根破开的树墩上，把羊肉砍成寸方大小的坨坨。每个赶场天，王老板都要买一大群骗羊圈养着，买两挑栗柴劈开堆在屋檐下。不管生意多兴旺，每天只宰杀一头肥羊。

从祖上流传下来的惯例延续到了民国二十五年，直到王老板接替他的爹老倌开店。

王老板掌店后，依然是一天只杀一头肥羊。鸡鸣三更，两口子就起床，在院坝里点亮松明火把，照得院子亮晃晃的。王老板宰杀肥羊堪称一绝，他牵出圈里的肥羊，赶着羊在院坝里奔跑，堂客端着木盆准备着接血。赶了几圈，他看看火候已到，嘴叼寒光闪闪的利刃猛地跑到羊前，飞快的抓住羊子，蹲下身，左手勒住肥羊脖子往腿上一搁，右手取下嘴里的利刃，一刀刺进去，用力一剜，羊血哗——哗——喷射。王老板让羊子在剧烈的奔跑中毙命，羊血才能流得干净，不致于肉中淤血，保证肉质的纯净。那肥羊只蹬了几下腿，就咽了气。堂客放下血盆，从檐下抱出风干的栗柴，往灶膛里架柴，一灶膛只架十块劈柴，左边五块，右边也是五块，呈一个大大的“人”字形。王老板喊声“点火！”堂客用松明引火，干柴烈火，“人”字形栗柴燃得轰——轰轰——轰地响，火星子在“人”字栗柴中闪动。那蹿出的火苗子竟呈“人”字形，一荡一漾的，恍惚中，王老板似乎看见祖师爷正朝他缓缓走来……

“人”字形火苗，汹涌猛烈，很快，大锅的水闪出一朵花，荡起一圈圈涟漪，翻来覆去地吻着锅沿，发出丝啦啦的声响，这时候王老板就开始烫羊刮毛。

王老板宰杀壮羊后从不刮皮，只用烫水

刨毛，刨的羊皮白生生的泛着光，就破腹取出整副肠肚，挤净粪便，用粗线捆牢两端，同羊肉头蹄肝脏放进铁锅里，一锅烩。

王老板从老井里打水冲洗地面，那井水清澈，鲜亮，甘甜，醇美，多年来从不枯竭，也不外溢，是王老板秘制羊汤锅的必用之泉。刚打好第三桶水时，井里就开始冒出热气，渐渐地，热气冒大，袅袅上升，迷迷离离。王老板连忙打水倒进羊肉锅里，他晓得，这个时候的井水鲜活地散发着热土的气息，煮出的羊肉鲜嫩，汤汁雪白，香味浓，口感最好。每天，他都把井水用到井里热气升腾的那一刻，才打水入锅。王家几代人都是这样煮汤锅的。

堂客蹲在灶膛前添柴，十块劈柴在灶膛里越烧越红，仿佛成了一个大大的火“人”。堂客脸上被“人”字火光映得像一朵盛开的山茶花，鲜艳艳的，光彩照人。那栗柴火不停地舔着锅底，舔着，舔着，火“人”就像发了疯，在灶膛里一阵狂啸，大铁锅里的羊肉和肚杂慢慢地，慢慢地涌动，越涌越快，“哧”的一声，撕破汤面，锅中升起一根白色汤柱，香气飘绕，慢慢地，慢慢地缠绕成一个，又一个大大的“人”字，融进曙色，点亮黎明……王老板放下烟锅，拿起汤勺，抢圈把汤面上的汤泡打净，又将一个秘制的料包丢进汤锅。

灶膛里升起的袅袅炊烟，煮淡了夜幕，煮进了悦耳的鸟鸣，天，渐渐亮了，大铁锅的羊汤也渐渐变白，白花花汤汁里翻起一坨、两坨、五坨……羊肉，伴随着浓浓的香味，咕噜——咕噜——咕噜的跳动。

王老板拿捏着火候，待他又抽完一锅叶子烟时，就开始起锅。起锅时，全羊汤锅的肉色鲜活，汤汁异香。晨风徐徐，不晓得是香味渗进了风里，还是风里渗进了香味，香喷喷的风飘飘荡荡，整条巷子都弥漫着迷人的香气。

王老板的生意做得活，老幼无欺，无钱可赊账，食客信得过王老板，王老板也信得过食客。祖传的烹饪绝技，味道鲜美，价钱公道，很受欢迎，生意一派红火。古街流传着一句俗

语：吃碗“王汤锅”，不用郎中开药方。日子一长，方圆百十里的食客都一窝蜂地前来“王汤锅”撮一顿。

天刚麻麻亮，王老板和媳妇挑着木桶装的羊汤锅去门店。王老板的羊汤锅店在巷子口，分分钟到店。他抬头看见“人”字形的店幡随风飘着，飘着，哗啦啦的响，既悦目，又动听、赏心。他取下门板，店里摆着几张木方桌，方桌旁摆着木条凳。堂客涮好锅，架柴烧火，王老板把木桶的羊汤锅倒进大铁锅中加温，灶膛的火燃得哗哗啾啾，大铁锅里羊肉咕噜咕噜的，翻起来又被按下去，一股股香味冲出汤锅店，在古街上恣意游荡。王老板把一个个小土碗摆在木桌上，碗里装着切碎的小葱、芫荽，还有盐巴、花椒面、糊海椒面、豆瓣酱，等待食客到来。

古镇人起得早，天刚泛亮，街上已人来人往。羊汤锅店里一会儿就坐满了食客，喧闹嚷嚷。王老板掌勺，堂客负责上羊汤锅，她的屁股一翘一翘的，像一条灵巧的泥鳅，轻快地在木桌旁滑来滑去，扯着食客的目光。

食客吃完一碗，咂咂嘴，心欠欠的，想再来一碗，见王老板已坐在一边笑笑眯眯的点数票子了。那些食客望着空碗，回味再三，只得作罢。当有食客没有买到羊汤锅求王老板多杀一头羊时，王老板就眼一瞪：“这是祖师爷立的规矩，不能破，今天到此为止，明天请早！”说着，双手往背后一抄，屁颠屁颠地哼着小调到茶馆喝茶去了。

街上的住户有的起得晚，错过了美食，端起盆盆来到汤锅店，见王老板的堂客正在洗碗，全羊汤锅早已卖归一，叹息一声，悻悻而去。有人叫王老板涨价，王老板马起脸，眼珠子一瞪，说：“价钱不能涨，分量也不能少，这是祖师爷立下的规矩，做生意的要讲诚信。”王老板谢绝了食客的劝说。就这样，每天宰杀一头羊，简简单单地过着日子。

这天，王老板卖完羊汤锅跟堂客打了声招呼，就去药铺给他老母亲抓中药，药铺掌柜的见王老板来抓药，脸上笑得稀烂，赶忙招呼王老板就坐，叫伙计端茶。掌柜的是“王汤锅”的常客，吃羊汤锅吃上了瘾，天天都离不开王老板的羊汤锅，有时起床晚了，王老板就先舀一碗留着，天长日久，两人混得很熟，见了面是无话不说。掌柜的悄悄问王老板：“老弟，你的羊汤锅那么好吃，是不是放了鸦片烟壳壳哟。”王老板目光里有了惊讶，愣怔了片刻，说：“掌柜的，这种玩笑开不得哟。”药掌柜板着脸，望着王老板。王老板的目光接住药掌柜的目光，从那凌厉的目光中，王老板看出了不像是开玩笑，感到了不寒而栗，就说：“掌柜的，不要听别人打胡乱说，我王老板行的端，站的正，厚道做人，绝不会做那种缺德事，更不会去赚那种昧心钱！”药掌柜见王老板急了，大度的笑了笑，说：“凭着这几年的交情，我也相信你的操守和为人，你想嘛，你抢了别人的生意，人家会乐意？嫉妒你的刀子就是谣言，要提防哟！”王老板从药铺出来，脸上写满了心事。

南来北往的客商和马帮常在古镇留宿，吃过“王汤锅”都赞不绝口，名声随马帮传得很远，很远。终于，王老板的名声传到了镇长蒋阎王耳朵里，他平时对街上的小吃店不屑一顾，这天却心血来潮，叫他的贴心豆瓣师爷去找王老板。

师爷带着个团丁来到汤锅店前，看到小店里闹嚷嚷的，食客挤匝密匝的，就左看看，右看看，打量着羊汤锅店，望见随风飘舞的“人”字店幡很是打眼。

店里的食客望见师爷来到汤锅店，三三两两的放下碗筷悄然离去。王老板舀好一碗羊汤锅转过身来，哦豁！店里一个人都莫得了。他看见了店门外的师爷，连忙迎了出来，客套着说：“师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师爷到来，让小店生辉，里面请——”王老板手在围腰上搓

着，退在一边，屏声静气地看着师爷。师爷望定飘荡的店幡说：“王老板，你家祖坟冒青烟，要交好运了。晓得不，我家大爷看上了你的羊汤锅，这是你的福气，快趁热送一碗去孝敬他老人家吧！”

说起蒋阎王，王老板吓得打尿颤。在大成里这古镇上，蒋阎王从来是说一不二的，他当着镇长，还兼着团总，纳粮赋税的事都他说了算，遇到天旱水灾，交不起租的，逼得家破人亡，有的背井离乡，他有十几个团丁十几条枪，谁也惹不起。平时，师爷带着团丁挨铺挨摊收取保护费，赶集日客商多，卖山货的山民多，那十几个团丁全部出动，两人一组，挨摊强收摊位费。有个卖鸡的山民身上没带现钱，等卖了那只鸡给家里买日用品，求团丁卖了鸡再给钱，团丁不干，抬起枪就是两枪托，头上血流淌糊。那人摸了把脸，手上血糊糊的，他气不过，就与团丁撕扯起来，另一个团丁砰的朝天一枪，看热闹的急忙退避。

枪声招来师爷，师爷手一挥，吼道：“那个敢造反！弄死他！”众团丁拥上，枪托如雨，当场打得那人气绝身亡。围观的人群吓得不敢出声，眼睁睁的看着团丁提着鸡随师爷扬长而去，这事才算了结。

蒋阎王是方圆百十里的一霸，他曾在西昌羊仁庵旅邓秀廷团任过营长。回大成里当镇长不久，他的小妾病死，听风水先生说普达苏家的风水好，龙脉旺，强行把小妾尸体抬到普达他的佃户苏家堂屋安葬，还安排苏家每天添香。就是马帮、商队路过也得先到蒋府拜码头，交过路费，不缴费走不脱。他抢男霸女，强占民田，巧取豪夺，无恶不作，镇上的人及周围的山民无不恨之入骨，背后大骂他“蒋阎王”。谁家小孩哭闹，只要大人说声：再哭嘛，蒋阎王来了！那小孩就不敢再哭了。

师爷见王老板发呆，吼道：“王老板，你的汤锅店还开不开，嗯！”王老板吓得一

脸咋白，额头冒冷汗，赶紧跑进店舀了一锅跑出来递给团丁。师爷鼻孔哼了一声：“莫得那么撇脱，端起走！”

街上人来人往，王老板战兢兢的端着羊汤锅，跟在师爷身后，羊汤晃出来，烫的手疼，也不敢吭声——吓得，而行人骂他的话在耳朵里盘旋：

“狗日的，看到老实巴交的，其实是个屁眼虫！”

“软骨头，只会舔沟子！”

“妈的贱皮子，尽干哈戳戳的事……”

街上行人们吐出的唾沫落在地上，砸得噼啪作响，像砸着他的心，很疼。王老板勾着头，自己在光天化日里做着见不得人的事，不敢看街上的行人，他晓得，众人在背后指指戳戳的，脊梁骨感到一阵一阵寒意。

蒋府的大门口站着两个团丁，石狮子张着大口，很猫煞，王老板一扭头，那对石狮子狰狞着正向他扑来，就不由打了个哆嗦。

王老板跟着师爷进了大厅，蒋阎王坐在雕花靠椅上，呲溜呲溜喝着早茶，茶碗的热气袅袅升腾，透过热气，王老板看到蒋阎王那张狮子脸，就想起了大门旁张着大口的狮子。这个天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屠户竟浑身打抖，两腿晃晃的，大气都不敢出。

师爷接过汤锅，讨好的放在茶几上，揭开锅盖，热气飘飘绕绕，香气漾出，满屋香味。师爷恭敬的递上筷子：“老爷，请品尝！”

蒋阎王撩起一坨羊肉，在蘸水里打了个滚儿，又一个滚儿，才慢慢地放进嘴里，细细的品味了一阵，又舀了勺子羊汤吸进嘴里，咂咂嘴，说：“嗯，好味道，我还从没吃过这么好的羊汤锅，巴适得板！”就把那坨羊肉往嘴里一塞，嘴巴吧唧吧唧，响声清脆，像放连珠炮，顺嘴把骨头朝地上喷吐，敲得地面当当响。蒋阎王撩到一坨羊脚，筋连着皮，他放下筷子，握着羊骨头，撕拉咬扯，一副梁山和尚鲁智深的架势，饿殍饿虾的。蒋阎王左一坨，右一坨，吃得青筋鼓凸满头冒汗，站起身，肥大的

手在肚子上一抹一抹地扯着香隔儿；又端起锅喝汤，呼噜——呼噜——呼，一阵声响后，汤锅喝了个底朝天。佣人递上毛巾，蒋阎王擦了下嘴巴，满意地笑着：“王老板，你的羊汤锅煮得好，吃了还想吃，从明天起，每天送一锅来！”王老板暗想，遭咯，今天硬是撞到鬼了！但他没敢吱声，只勉强点了下头。

第二天一早，王老板端着汤锅来到蒋府，被门岗带进屋，搁上羊汤锅想快点回去做生意。正转身欲走，蒋阎王突然出来，干咳了声，揉着小眼睛。那对小眼睛生在蒋阎王那张白胖胖的狮子脸上，看上去像是豆花里掉进了两粒黑豆子。他的小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眉头紧皱，手托腮巴，走来走去，想了一会儿，他眉头舒展，望望漾着香气的羊汤锅，又盯着王老板，喊声：“慢！”叫佣人拿来两个碗两双筷子，把汤锅分成两碗，狡黠地笑道：“王老板，你平时光卖给别人，自己却舍不得吃，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我俩分享哈！”王老板诚惶诚恐，忙说：“老爷，小的不敢！老爷慢慢吃，小的还得回去照顾生意呢。”“嗯！”蒋阎王小眼睛闪出凶光，两粒黑豆像团丁枪里的子弹射向王老板。王老板身子一抖，腿打颤颤，不敢正视，抖抖索索端起碗，汤溢了一手，像吞黄连水一样，吃完了那碗羊汤锅。

蒋阎王仔细盯着王老板看，见他吃完羊汤锅，又叫王老板把羊汤喝了，细细地观察了好一阵，见王老板吃完羊肉，喝尽羊汤，脸上微微泛出红色，神态安详，并无异样，才满意的笑了笑：“去吧，记得明天送羊汤锅来！”

王老板走了一阵，蒋阎王才端起酒杯，边啜酒，边放心的品着羊汤锅，快活地享受着王老板奉上的美食。

王老板有气无力地回到汤锅店，整个人虚脱了，他一屁股瘫坐在木条凳上，神情恍

惚。堂客早已卖完了羊汤锅，正在涮锅，见男人那副模样，以为他病了，在围腰上擦擦手，上前来摸摸他的额头，说：“没疯没病的，发啥子呆哟！”王老板没动身，心里翻动着一股酸水。堂客见他没动，像个木偶，就劝他：“莫生气了，气坏身子不划算，不就一碗羊汤锅嘛，值不了几个钱，阎王阎王，那砍脑壳的蒋阎王你得罪的起吗？你敢得罪他吗！”

王老板心情郁闷，听见堂客的话，火气就往堂客身上撒：“真是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懂个铲铲！那蒋阎王看上了王汤锅，他心厚得很，哪天才煞搁啊！”王老板脑子里闪现出街上那十多家汤锅店老板的讥笑，行人的谩骂、啪啪的吐口水，街坊邻居的指指戳戳，蒋阎王像尖刀一样的目光……刺着他的心，禁不住呜呜的哭了，哭得很伤心。

堂客哪里晓得，那蒋阎王不光惹不起，还躲不起呢！王老板他爹就因两头肥羊送了命。王老板沉到往事里，又被往事勾起来。他刚谈婚论嫁的那年腊月，天，冰冷冰冷的。他爹老倌去山里买羊，想趁天寒地冻的，吃羊汤锅的人多，到山里买羊价钱便宜些，能多赚几张票子，卖汤锅赚的钱都交给老婆子掌管着，也存进了他的心里，正好把娃儿的婚事办了。事情就那么碰巧，他爹赶着十几头肥羊进巷子时，蒋阎王坐着滑竿刚好从羊汤锅店路过，小眼睛偏偏望见了羊群，叫师爷去弄两条羊子给兄弟们热和热和。师爷带着几个团丁追进了巷子，逮住两头最大的肥羊就走。他爹求师爷开恩，师爷哈哈大笑：“蒋大爷看上了你的羊子，那是你的福气！”团丁赶着羊就走。他爹气急了，就冲上去抢羊，团丁把他打翻在地，仍抓住羊不松手。师爷泼烦了，掏出盒子炮朝他爹砰砰就是两枪。王老板和他妈听见枪声跑出来，天，黑沉沉的，像一口倒扣的煮汤锅的大铁锅，寒风呼呼的吹着，紧一阵，慢一阵，像在追赶着啥子东西，发出呜——呜——的惨叫，一群羊在凛冽的寒风中咩——咩——咩咩的叫着，他爹老倌躺在血泊里，已气绝身亡，手里还紧紧

捏着一把羊毛。

没想到，伸抖的日子没过上几年，他不惹事，事却盯上了他，旧仇还没有忘，又播下新的种子，这日子咋个过哇！蒋阎王那老鬼不是吃碗羊汤锅就了事的，街坊邻居咋个看我，往后“王汤锅”在古镇上还有尊严吗？想到此，王老板真不晓得该咋个办，一个大男人，泪水像山洪撕开了坝埂，汹涌彭拜。

堂客劝王老板离开古镇，天下那么大，总会有个立足之地，凭你煮全羊肉汤锅的绝技，还有我做面食的手艺，不至于饿死吧，惹不起就躲起，躲得远远的。

王老板的母亲抹着泪水说，儿啊，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哦，我和你爹省吃俭用，都是为了这个家呀，有家撑着，天垮下来都不怕，家就是王家的根，离了根，四处飘荡，连个挡风避雨的地方也没有，日子咋过哟！

王老板听了母亲的话，也觉得背井离乡的苦楚，他在茶馆里听到过不少这样的事，说实话，他也舍不得离开祖传的几间大瓦房家业，传了几代人的家不能毁在自己手里，他舍不得“王汤锅”那方店幡，更舍不得他在古镇上的口碑。王老板想了一夜，打掉的牙齿咽进肚子，强吞泪水，决定明天还送羊肉汤锅给那瘟伤蒋阎王，自己小心些，就当羊汤锅喂了狗！其他店家嫉妒他，食客讥讽辱骂他，只能忍了。这么一想，心里就敞亮了。

此后，王老板每天都按时送汤锅到蒋府，蒋阎王照例叫人把羊汤锅分成两碗，先看着王老板吃完羊肉，喝光羊汤，默默站立一边。蒋阎王才慢慢拿起筷子，大快朵颐地享受美食。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是雷打不动地享用王老板送上门的美味。

蒋阎王天天吃羊汤锅，羊汤锅属温补，日子一久，蒋阎王白胖胖的脸上泛起了红光，又娶了房姨太太，还是精气神旺盛，就

把没发泄完的精力，发泄到镇上有姿色的女人身上，令古镇人叫苦连天。古镇的女人不敢出门，黄花闺女更是深藏在家，都咒骂这该死的王老板，日他先人板板，他用祖传的汤锅滋养那龟儿子蒋阎王，来祸害镇上的良家妇女。

又是一个赶集天。

蒋阎王带着师爷去集市察看团丁收费，见一年轻貌美的山里女子，正与买家为一担栗柴讨价还价。蒋阎王喉结滚动着，咽了泡口水，向师爷递了个眼色。师爷心领神会，走过去。那买柴的人见师爷过来，赶紧离开。师爷说：“柴，我买了，挑起走！”

那女子说：“钱都没有给，走啥子嘛！”

“咂，你晓得我是哪个不？”师爷指着鼻子。

女子把挑柴杠朝地上一杵：“不管哪个，就是天王老子买东西都得给钱！”

师爷脸上抖动了几下，奸笑着：“妹子，今天身上没带钱，挑拢了就给哈。”

女子不明就里，挑起柴跟着师爷进了蒋府，放下柴火伸手要柴钱。师爷手一招，两个团丁拥上前去，一人抓住女子一只手，连拖带推，强行把女子弄进了蒋阎王的卧室。女子拼命反抗，抓住蒋阎王的魔指，死死咬住，蒋阎王痛得哇哇惨叫，师爷和团丁急忙跑来，强力撬着女子的嘴，咔嚓一声，女子头一歪，怒目圆睁，口里的血像堤坝决口，喷射出来，抛洒在床单上，白生生的床单铺上了一层血花。蒋阎王气急败坏，一把夺过团丁的枪，用枪托恶狠狠地砸女子的头，女子哼了两声，死了。蒋阎王余怒未消，又砸了几下，女子脑浆迸裂，血花上又缀了一点一点的脑花。佣人急忙给蒋阎王包扎，师爷叫团丁把女子拖出去扔到山上喂狼，又摇摇头说：“这个女人真是犯贱，还糟蹋了大爷的绸缎被褥。”

团丁抬着买柴女的尸体出来，街上议论纷纷，像煮开的汤锅：

太可惜了，像一朵花骨朵，还没有盛开就遭到毒手。

真可怜啊，她父母怕是还不晓得，活鲜鲜的人，说没就没了，啥世道啊！

都是“王汤锅”惹的祸，蒋阎王没吃汤锅，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该把汤锅店砸球了，看他还祸害人不！

那些风言风语到处飘，也传进了汤锅店，王老板坐立不安，好像自己成了妖魔鬼怪，街上的娃儿也往店铺里丢鹅卵石，令王老板叫苦不迭。

这一天，王老板和堂客挑着羊汤锅到店，搁下木桶，望望在晨风中飘荡的“人”字店幡——那可是王家八代人心血染成的老字号啊！王老板端详着老字号店幡，看着，看着，倏然灵光一现，那店幡突然闪出光芒，一缕缕白气，从“人”字店幡出来，缓缓涨大，白气里出现种种幻境，慢慢舒展开来，祖师爷从缥缈的白气中款然而出，朝汤锅店铺望望，说，嗯，还是那个味道！又朝王老板慈祥的笑着，比划了一个“人”字，手一推，那“人”嗖的一声，飞进了王老板嘴里，他喉结滚动，吞了下去。祖师爷满意地笑着，又踏着祥云飘然进了店幡……

“发啥子呆呀，开干呀，客人来了搞球不赢。”堂客望着他笑嘻嘻的，一张圆脸笑成了一朵花。

王老板咂咂嘴：“疯扯扯的，勒哈安逸了，好景都被你撵跑了。”王老板搓了张抹布，很细心的擦着木桌子、木凳子，口里哼着小曲儿，心情出奇地美好。

堂客烧着火，望着男人笑了：“哟，今天太阳打西边出了哦。”王老板下意识向外看去，天，蓝蓝的，白云飘啊飘，太阳刚从东方冒出个头。他挠了下头，望着堂客。堂客很开心：“从来不收拾店铺的人，今天格外勤快，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么。”王老板也笑了，他望着迎风飘逸的店幡，心里像开了朵花。跑过去，一把抱起堂客，转了好几个圈圈。放下堂客，心里涌动起一汤锅甜

蜜，含情脉脉的眸子漾着波光。夜雨初晴，古街很清新，卵石街道和瓦房被雨水洗去灰尘，露出了陈旧的面目，在朝阳下显得可爱。王老板叫堂客张罗着，急忙舀了汤锅给蒋阎王送去。

王老板回来的路上，给食客们打招呼，可食客们纷纷躲着他，像躲瘟疫一样，可咒他的话，却偏偏追着他，缠着他。

“软骨头，就喜欢舔沟子！”

“真他妈的贱皮子……”

“骂有啥子用，确到个时机，逮到龟儿子弄嘛，虚个锤子啊！”

咒骂他的话像河流，啪啪的口水把他砸了个趔趄，他被推进河流，在河中挣扎，唾沫能淹死人呐。他眼里涌出委屈的泪水，感到头重脚轻，身子有些飘忽，踉踉跄跄的向店铺走去……

王老板看到“人”字店幡在风中呼啦啦飘荡，散发出神秘的香气。他迈着沉重的双腿，心情忧郁的走进店铺。店里空无一人，大铁锅咕噜——咕噜——涨着，一锅坨坨羊肉在乳白色的汤汁中翻起来，又被卷下去，升腾的雾气变化成一个个大大的“人”字，缓缓的升腾，飘荡，羊肉的清香弥漫着店铺。堂客坐在木条凳上嘤嘤哭泣，眼泪像凋谢的花瓣，啪啪飘落。过去，每天端着锅盆排队的食客不见了踪影，店里曾经的喧闹景象消失，连吃全羊汤锅上了瘾的药铺掌柜也不见了人影。这破败的景象惨不忍睹。王老板一阵悲怆，眼眶渐渐湿润，一把抱过堂客，两口子放声痛哭起来。

时近中午，汤锅店还是无人光顾。王老板望着一锅羊肉，泪水涟涟，只得打掉牙齿往肚里吞。他想向古镇的街坊邻居们诉说，可邻居们像不认识他一样，都远远的绕开他的汤锅店。此时的王老板，欲哭无泪，没想到，祖传的烹饪绝技就这么不堪一击，毁在他手中，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什么啊！王老板悲痛欲绝，连死的心都有……那天，宰杀的一头肥羊，只孝敬了蒋阎王一人。

这天夜里，王老板听到汤锅店有响动，急

忙披着衣服，提着马灯去查看，见汤锅店被人砸得满地狼藉，屎尿遍地，大铁锅被鹅卵石砸破，木桌子木板凳破碎在街上，“人”字店幡被撕破扔在地上，王老板眼前一黑，身子晃荡，双腿发软，气得瘫倒在地。

堂客见王老板出去半天没回家，连忙叫醒婆婆。堂客打着松明子火把和婆婆来到店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连忙丢了火把，扶起王老板。

王老板苏醒过来，指着破烂的店幡说不出话来。夜风呼呼，寒气阵阵，店幡没了魂一样躺在地上，被寒风肆意吹打着，像敲打着王老板的心，他感到一阵阵剧疼，好像他的命就在店幡里一样。堂客捡起店幡颤颤的送到王老板手上，王老板抚摸着店幡，想到他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人，要活得有尊严，不能在屈辱中过日子。店铺没了尊严，人也就没了尊严，人活着也没了意思，他感到万念俱灰，冒出了死的念头。

那天，天气晴朗朗的，蓝蓝的天空云卷云舒，蒋府挂的灯笼在风中摇曳，蒋府今天给蒋阎王举办六十大寿。

王老板两口子端着羊汤锅去给蒋阎王祝寿。

王老板端着羊汤锅，堂客穿的周周正正的，背着个装满老井水的大葫芦，挽着王老板的手膀子，显得格外温存，街坊邻居哪见过那么温柔的亲昵场面，都目瞪口呆，唏嘘一片。

堂客落落大方，面带笑意，两口子打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从容走过，从未有过的矜持、淡定。只有女人心里清楚，男人今天一脚跨进蒋府，就踏进了阎王的门槛，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不由泪水在眼眶里滚动，她强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把泪水憋进了心里。但她一脸的微笑，着实让人捉摸不透。

蒋府的大院坝到处是人，古镇有头有脸

的人都带着寿礼前来祝寿，热闹异常。

大院坝中间摆着一张条桌，上面放着一块案板和一盆面粉，旁边支起一口铁锅。

王老板两口子进了大院坝，众人的目光“唰”地投向他俩。蒋阎王端坐在檐槛上，笑意浓烈，他干咳了两声，坝子里静下来，众人的目光像聚光灯罩着蒋阎王。蒋阎王起身，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叫大家欣赏王老板两口子的好戏。

好戏开头。王老板一脸笑容，开心地架着柴。今天，能在极度快感中保有尊严的死去，他感到骄傲和满足，只有这样，才能有尊严地“活”在古镇。他望着堂客笑着，很淡定地把栗柴架成一个大大的“人”字，引着火，“人”字形栗柴燃得轰——轰——轰轰地响，火星子在“人”字栗柴中闪动，烈火舔着锅底，舔到兴奋处，“人”字火就像发了疯，在灶膛里一阵狂啸，铁锅里的羊肉和肚杂慢慢地，涌动，越涌越快，“哧”的一声，锅中升起一根白色汤柱，香气飘绕，慢慢地，慢慢地缠绕成一个，又一个大大的“人”字，在院坝上空飘绕，众人看得目瞪口呆。过了片刻，院坝里响起激烈的掌声，都对“王汤锅”的烹饪绝技赞不绝口。

王老板堂客的眼眉撩起，眼睛睁得大大的，痴情的望着男人舒心的笑，心里却像茅草房着了火，心慌意乱的。她不让自己失态，强忍着剧烈的难受，使劲的揉着面团，把心里的难受发泄在面团上，竭力让心气沉下来。她怕看男人，勾着头，十根手指拿捏着面棒，动作快的像变魔术，拿拿捏捏，面棒瞬间变细，她的手指绕来绕去，绕了几下，面棒细的像一根琴弦，拨动着众人的心弦。她把那根琴弦向羊汤锅抛去，圆形面条旋起一阵风，旋成一盘香，平平稳稳的铺进汤锅。众人看得眼花缭乱，噼噼啪啪的掌声响彻古镇。

王老板望着堂客笑着，堂客心里有股温热漾过，那笑也砸中了堂客的眼睛，她鼻子一酸，眼泪就要滚出来，她死命压制住内心的动荡，报以一脸微笑。王老板拿捏着火候，面条

在汤锅中蠕动，慢慢地蠕动，像一条小蛇，在蒋阎王肚子里撕咬着，拼命的撕咬着，他眸子里闪现着满足的光芒。

蒋阎王看着长长的面条在汤锅里游动，锅里漾出一股神秘的香味，引诱着他，蒋阎王嘴唇不停的翕动，仿佛吃进了嘴里，滑嫩而富有弹性，味道鲜美，香气扑鼻，嘴巴不停地吧唧着，嘴角流淌着一汪汪口水。

圆形面条刚煮到八分熟，王老板捞起，舀上羊肉和羊汤，哈着腰，毕恭毕敬的端着向蒋阎王走去。王老板双手一抖，汤汁溢出来。堂客望着，心里也一抖，双腿发软，她稳了下情绪，极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又抬起头，不舍地望了男人最后一眼背影。

王老板带着笑意，奉上长寿面，嘴上说：“蒋爷，您吃上王汤锅的长寿面，保您长命百岁。”可心里却在毒骂：“砍脑壳的蒋阎王，快快见阎王去吧！”

蒋阎王狡诈的目光在王老板身上一瞄，脸上的横肉上下抖动，豆花脸上的两颗黑豆骨碌碌的转着，他招了招手，师爷跑了过去，照例叫人分成两碗。蒋阎王盯着王老板很兴奋的吃尽羊肉，呼哧呼哧喝光羊汤，抬起袖子擦擦嘴，从容淡定地笑着退在一边，才慢悠悠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拈起一砣羊肉，在蘸水碗里打了个滚儿，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地享受着美食，看得祝寿的人嘴里生津，口水流淌。

蒋阎王吃了两砣羊肉，品了一勺羊汤，挑起长寿面，色泽微黄，一股和着汤锅香气的面香从嘴里钻进鼻孔，又从鼻孔回到嘴里，鲜香嫩滑，满足了蒋阎王掉歪的胃口。吃着，吃着，蒋阎王眉头渐渐舒展开，脸上

跳出笑容，猛地一巴掌拍在桌上：“他妈的！”师爷倏地起身，掏出盒子炮，被蒋阎王一个手势制止了，他打了个香囑：“他妈的，活了六十岁，第一回吃到汤锅面，那味道，绝了！”蒋阎王端起汤锅碗起身，高喊一声：“开工，都敞开肚皮，吃，喝！”

祝寿的人群听见蒋阎王发话，都端起碗去抢汤锅。王老板一见这场面，急了，连忙跑到汤锅前，伸开双臂挡住众人：“大伙不能吃，这是我王汤锅专门为蒋大爷做的长寿面，你们去抢大爷的长寿，想让大爷折寿吗？大爷能答应吗？真是不要命了！”王老板讨好地望着蒋阎王。

众人一听，大惊，顿时愣住了。

蒋阎王那两颗黑豆小眼珠一转，摸着下巴一想，这王汤锅说的也是，不能把老子的长寿分人，就吼了声：“都去街上的馆子整！”

王老板的堂客立在一边，一脸的灿烂，一脸的荣耀。

祝寿的人散去不久，蒋阎王感到肚子隐隐作疼，接着，就倒在地上乱滚，口鼻涌血，等师爷叫来郎中，蒋阎王已死翘翘了。师爷带人收拾王老板，团丁一脚踹开王老板的院门，王老板的母亲、小屁孩已不知去向。王老板躺在地，双眼大睁，面露微笑，双手垂直贴紧大腿，双腿张开，整个身子呈一个大写的“人”字，威严坦然地面对团丁。师爷和团丁看见地上的“人”，吓得纷纷溃退……

多年后，古镇人一旦想起“王汤锅”，就满口生津，臆想那醇厚缠绵的味道，无不感叹：啧啧！好一锅“王汤锅”！想起“王汤锅”第八代传人王老板的死，不由心生敬意，都一个个翘起大拇指，好个王老板——死得值！

【创作谈】

小说，是改出来的

马尚平

我是从事方志编写工作的。方志讲究特色——何谓特色？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有一方风情，有一方韵味。我通常把采集来的有特色的风土人情资料，揉进小说元素，演绎成小说。或许，这篇小说是个好题材，像厨房的好食材一样，还得有一个技艺高超的厨子，才能把好食材变成色香味俱全的一道美食，让食客大快朵颐的享受美食。

我，是一个未入流的厨子。虽然这些原材料来源于现实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又高于现实生活，但做出来的却不是美食。故此，我的小说题材虽有地方特色，却只是大排档，只偶尔被编辑老师看中。

有时，投寄出去的小说稿，编辑老师叫进一步修改，心里就犯怵。要修改好一篇稿子，很难，倒不如另写一篇来得快。

后来，看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改稿历程，启发很大，对改稿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我越来越深刻领悟到：小说，是写出来的，更是改出来的。

对《王汤锅》来说，我感触颇深。今年，《文行仁和》微刊倡导首发小说，我就把曾经搜集到方志中的反面人物找了一个，揉进我熟悉的仁和全羊汤锅中，演绎成一千五百多字的小小说，被微刊编辑带进了区作协承办的“仁和小说改稿会”上。

编辑老师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我反复思考后，利用所掌握的羊汤锅材料和方志人物原始资料，进行“深加工”，把

小说搞成了五千多字。从《攀枝花文学》编辑部返回不久，我又接到编辑反馈意见：从语言（语感）、情节、人物、细节到小说韵味，还需做一台“大手术”……我感到，写小说的人写得很辛苦，为人作嫁衣的编辑更不易。于是，我开始重新布局《王汤锅》。因我爱搞写作，写作不等于创作，创作是有创造性的写作，我还没有达到创作的层次，悟性也差，又停笔十多年，觉得自己一点都不会写小说了，对《王汤锅》也没有体现出像模像样的创造性。我再次陷入冥思苦想中，又反复看，仔细琢磨，极力追求创造性，在编辑老师的点拨下，才逐步领悟到《王汤锅》的一些味道，把小说搞到了九千多字，再次修改、润色，竟突破了万字。

说实在话，我写小说从没《王汤锅》修改得这么累，这么辛苦。以前，兴趣所致，提笔就写，不讲究技巧和创新，凭感觉和一片热情及丰富的生活在写小说，写完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邮筒里一扔就了事，也没有当回事，像农民种地，疏于经营，只能广种薄收，有时是瞎猫碰到死老鼠，运气。

改稿，的确是一次痛苦的历练。此次改稿，不仅提升了《王汤锅》的文本质量，也提升了我对小说的悟性。

三易其稿的修改过程，自然痛苦，但苦尽甘来的快感，宛若嗨了一回原汁原味的“王汤锅”，在细细咀嚼回味中去体悟小说之道呢，还是觉着：小说，是写出来的，更是改出来的。

【编辑札记】

好个《王汤锅》——改得值！

召 唤

在“仁和小说改稿”会上，统共收到九篇小说，有中篇、短篇，也有小小说。改稿会前夕，我把悉数收到的小说打印成纸质稿，用了两周时间专门审读。在整个审读过程中，我几乎调动我的所有感官，一字一句地去咂摸，生怕漏掉了一个好的细节和好的句子。所以，我不敢读的太快——一目十行，是一种自欺，也欺人；但我也不能太慢——凡事“慢”过了，就黄了。两周，正好够。这种审读，说白了既有职业编辑的期许，也有小说同道的关注。一句话，就是希望有奇迹出现，有惊喜等着我。

就这样，《王汤锅》一下闯入我的视野，准确地说是击中了我。

“金沙江边有个古镇，名叫大成里。古镇大成里，山多，树多，草多，牛羊多。古镇四周环山的村落里，农民家家户户都放养着群羊，从羊身上换取过日子的油盐钱。古镇的赶场天，牲畜市场上最为活跃的交易，便是羊了。”如此颇具节律动感的句式和语感，不得不迫使我点上一支香烟，朝窗外打望一眼，想着接下来的叙事，会是怎样呢？“羊，一多，开全羊汤锅店的自然就多起来……那‘人’字形的店幡，有风无风，都猎猎作响，动人心魄；那羊肉汤锅的膻香呢，似乎要把整个古镇沉醉其中……”读到这里，我拍案而起：“有了！”当我一气读完全文的那一刻，又不禁扼腕叹息：这么好的题材，写成千字小小说，实在惋惜，不，是痛惜！

改稿会上，我没有见到作者马尚平，但我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其实就是痛惜，当作与会作者实话实说：《王汤锅》作为小小说，无疑是成功的，尤其是那近乎完美的最后一“抖”。可惜，“大材小用”废了一款好材料。我当场要仁和区作协主席张龙转告作者：“好题材难得

一遇。这是一个很好的短篇胚子，希望作者另起炉灶，写成一个短篇。”当众给作者这个暗示后，我一直等作者“接招”。如果作者没反应，我如何苦口婆心也白搭。某天，作者主动打来了电话，我们就《王汤锅》差不多聊了一个小时。半个月后，5000余字的短篇摆到了我的案头。我又是打印成纸质文稿，看后，觉得“有戏”，便约作者来编辑部“坐坐”。这是我头一回与年近古稀的作者面对面交流。通过交流，对作者马尚平也有了大致的了解：在仁和区当过教师、作协主席，从地方志办退休，早年曾在《四川文学》《飞天》《边疆文学》等发表小说多篇，现在用老马的话说“偶尔写点小东西，比如这个《王汤锅》……”我立马打断老马，《王汤锅》不应该是“小”东西，你要把它整“大”才行！我还说，我们太需要好小说了。作为写小说的人，需要；作为编小说的人，也需要。老马似有犹疑。“写小说，就要对自己狠些，再狠一些！”送老马离开时，我调侃说“老马出山，一定宝刀不老，马到成功”，算作鼓励吧！望着老马离去的背影，我不免心生自责：我没有放过自己倒罢了，可我偏偏又把老马拉上，毕竟，把千字文改成一个短篇，不是机械地拉长、简单地注水啊！

三易其稿的老马，硬是将一只“丑小鸭”蝶变为美丽的“天鹅”。瞧，老马“烹饪”的这一锅《王汤锅》，无论调性、语感、节律、色调，还是方言、通感的自如应运，以及“王老板”慷慨赴死除掉“蒋阎王”，用正义之躯、凛然之气所书写的大写之“人”的壮举，无不触动着各个维度上的情怀质地和精神方位。

“好个王老板——死得值！”这是小说的结尾。

“好个《王汤锅》——改得值！”这是责编由衷的赞叹。



尖叫

张满昌

一

打开手机，一个未接来电，三个未接微信语音。来电人是虞老师，她是孩子的班主任。

我梳理了来电的时间，前三次，微信语音。最后一通，干脆直接拨打我的手机号。四通电话，每通之间，间隔一分钟，它们让我忐忑，那是一种不详的预兆。

说实在的，我应该立马回拨过去，因为你可以确定，电话那端，虞老师肯定陷入抓狂的状态。但我却放下了手机，然后双手插进裤袋，安静地坐回椅子上。自从文字或语音留言成为沟通潮流后，一年中，很难有那么一个人，尝试如此密集地给你打电话。

那意味着什么？我歪坐在椅子上，想想那些可能。

有一种可能，是要为班级表演节目服务。这要全怪我当初的高调。

一年级时，为了让孩子多吸引老师的目光，我忙不迭地展示自己：“在写一部戏、偶尔给一些公司排个小剧……”如此这般，老师分明听懂了，你是在创作上有那么丁点经验的家伙，当然，这得接受检验。后来真有一次，那种要兑现才华的机会来了，她请我创作儿童剧，“可是要拿到校舞台上演出的

哟。”她笑嘻嘻地说。

那是一次痛苦的创作经历，一方面，你得拿出最佳的水准，写出让人满意的作品。另一方面，那种作品的创作，实在难上加难，毕竟从来就不是命题作品的高手。没有意外的，最后我搞砸了，一个博士家长接替了我的活，孩子们在舞台中央深情演绎时，我只好红着脸坐在虞老师旁边。从此，我在她的世界里销声匿迹。

或者，这一次，他又想起了我，对我抱有最后的幻想？我该怎样，才能找到美妙的借口拒绝呢？

我想了许多，比如正犯写作恐惧症，不说创作，但是听到类似的词，就上吐下泻的。或者在篮球场上被人垫脚，用来打字的手指摔骨折了。但是，所有的借口，都那么容易被无视，创作的事，脑袋是第一的，你总不可能告诉对方，我脑袋摔坏了。一个脑袋摔坏的人，是不会知道脑袋被摔坏的事的，更不用说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多绕口的哲学或者医学道理）。想到这里，索性告诉自己，果真如此，也就老实应了吧。

二

电话回过去许多，无一被接起。对方一直在通话中。打给妻，问是否接到老师电

话。得到否定的答案。妻说，也许找你帮忙，你可以等等，再打。但我猜测，她在和其他家长通电话，电话里一定提到我们的孩子。安全事故？违反纪律？反正大半是这样的事，生出些紧张。

许久，她的电话过来了，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接起，等待不好的消息。

“月兮爸爸，你终于接电话了。”她埋怨道。

我向她解释，外出办事，手机落办公室了。

“最近，娃娃在班上有些不好的行为和言词，”她的语气严肃，“许多孩子在班上画画，画男性女性的生殖器。”

听她说到这，我大概知道，她已经找到肇事者。

“那让我震惊，虞老师。”我说。

“我也震惊。我查了，详细调查，询问了孩子，最后发现，是月兮，她最先画，后来其他孩子跟着画。这成了班上的一种风潮。”

风潮，类似潮流的意思。你能很明确地想象，一股黑色旋风在班上旋转。而月兮，正高举双手，舞动这股旋风。作为成年人，我当然知道生殖器大概长什么样子，但月兮，十岁的女孩子，她能把它画成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

坦白地讲，我很沮丧。这是关于两性的东西，成年男女的私密部分，现在，它由我的孩子用画笔惟妙惟肖地画出来，是哪儿出现了问题。我像管道检修工，拿着扳手，仔细敲着管道的每一段，然后侧耳静听，期望找出其中的破绽。

“而且，你画便画了，还展示给男生们看。”她继续说到，打断我作为管道工的工作。

我无法回应。

“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这样会让男生尖叫！”她以惊讶的口吻继续说下去，好像在通电话的这一刻，才发现这个令人吃

惊的秘密。或者说动机。作为女孩子，月兮，她在以绘画的形式，向男生展示异性和同性的隐私，以期获得心理（生理）上的快感？在展示之前，她是否想到我曾给她说的，人类需要穿上衣服，遮盖隐私部位，那是我们和动物的重大区别？她一定忘了，一干二净地忘了。

“是我的失职，虞老师，”我说，“我没有意识到，需要郑重地向她灌输隐私部位保护。倒是不知道源头在哪？”我鼓起勇气问。我需要搞清楚，是哪儿的图片，或者实物，给了孩子描摹的机会。我得先检讨自己的生活。

比如，在手机上存有不好的网址？

再比如，在家庭生活里，无意间暴露了生殖器官？

想一想，第一种可能最大。若是这样，真该扇自己耳光。有些夜晚，我丢开书，点开那些保存的网页，等到深夜满意地关掉手机后，又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懊悔。一个这样的男人，在书本和充满肉欲的网址之间徘徊，在虚妄的满足和不断的自责中生活，他该怎样定义自己？在不经意间点开那些网址，对月兮来说，是大有可能的。有许多次，她拿了手机，以查询资料为名，把自己关在书房，难不成那就是事件的源头？

我又回忆了家庭生活，丝毫没有暴露生殖器的事发生。

“我问过她，说是爸爸买的一本漫画书上有。”

我不知道是该感到轻松，还是继续沉重。源头不是那些网址，但买书的是我。我想不起哪本漫画书上有这样器官展示。

“非常抱歉，是我做得不好”首先检讨自己，这是四年来，和老师打交道得出的经验，“最近一年，我疏于对她的管理，因为我觉得她已是那么大的孩子了。”

“她才十岁，你要关注和引导。做家长的，要从小告诉她哪儿是隐私部位，要注意

保护，不能暴露。关键是，她画出来展示给男生看。说那能引起男生尖叫。”她再次强调。

“从小倒是教来着。”我不想示弱，“您放心，下来，我会和她沟通，调查，找出事情的源头。”

“还有另外一件事，前不久，她因为和别的孩子发生矛盾，用笔在别人书上乱画，她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画隐私部位，然后像混世魔王一样，在班上搅得翻天覆地。以微暴力的方式，解决和同学之间的矛盾。这通电话里，很明确地指明了孩子的错处。两个错处，像两个在我身上诞生的病，我该怎样面对，这是个问题。

我在办公桌前坐了很久，沉默。脑袋像被人狠狠敲了一棍，对现实世界失去知觉。我想做些什么？思考再三，收拾东西，慢慢走出办公室，下楼，钻进车里，打火，按开音响，木然地朝篮球场开去。

此刻，只有篮球能阻止我说更多的话。又是经验，它告诉我，此刻最好的方式，是沉默。它是理智之花的土壤。我的思绪在飞快地转，但它的主题是沮丧。

“没关系，她正是对两性好奇的年纪；该好好给她谈谈了；这会对她造成怎样的影响……”这样一个个问题困扰我，直到两个小时。那时我满身是汗，在篮球场上练了许多次新学的投篮姿势。

要改变，要调整。每投出去一次球，我就告诫自己一次。我期望下次再比赛时，能进步许多。

三

那些孩子一个个从校门口走出来了，他们大多笑着，红扑扑的脸，让我努力回想自己的童年。我很爱他们，尽管再怎么回忆，都无法想起自己童年时的脸庞。历史是镜子，但它并不负责保存过去某些细致的瞬间。

我看时间，在十分钟里，看了许多次。

我像在车站等候久违的朋友，心里存着些激动，甚至怜悯。这些突然造访的情绪，让人奇怪。但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在人群中，我看到了月兮平静的脸庞。她没有笑，这不同往日，区别于现在正笑着的那些孩子。但我再次见到了她。这是最重要的，我告诉自己。

我需要平复一下，往地上盯几秒钟，直到她走近。她在看我，那种瞬间，会让人想到“惊鸿一瞥”，尽管用在这里，它并不完全贴切。我的嘴角扬起来，脸庞松弛，从她肩上接过大大的书包。

“她像醉鬼一样，跌跌撞撞地走进校门。”一年级时，在描述她怎样用小小的身躯，应付超过背宽的书包时，我是这样写的。现在的状况好了许多，作为四年级的孩子，她渐渐可以从容应付这一切了。但只要她走到面前，我便接过书包，这些年，我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人们说，王子的孩子，也自己拿书包，那是一种独立意识的培养。我却把替她拿书包当做一天即将结束的礼物。

“今天，虞老师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们走出去好远，直到走到那个转角的餐馆旁。

“我想，我们可以聊点别的。”我打断她。

她停在那儿，看着我，前额的头发在干涸的脸上摇摆。我对这一切感到陌生——她双手垂下的站立姿势，她哽咽的语调……她的眼神暗淡，我在那里读到了内心激烈斗争后留下的疲倦。

“比如，今天会不会很辛苦？”我伸出手，将她头抱住，揽在怀里。

“不，”她轻轻推开我，看看经过的人们，“虞老师没给你打电话？”

“我想给你一份礼物。”我试图再次转移话题。

“什么？”

“比如那儿，”我指着那个蹲着的华莱士店员。一个大大的黑黄相间的布包放在她脚下，只要掀开那个盖子，鸡腿的香味便会留

住孩子们脚步。

“你要给我买鸡腿?”她很诧异。

“是的。”我很肯定地答她。

“那是垃圾食品，你说的。”

“是，我说的，但我觉得你需要她。一年一两次，我觉得可以。”我很诚恳地看着她。

“好也，好也。”她拍着掌，跳了起来。

我们买了大大的鸡腿。在上车前，她已经美美地咬了一口。我发动车子，等待她爬上后座。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

“来，”我拍拍车把手，“来前面，这里暖和。”我拂了拂厚厚的棉布车挡。她很顺从地从后座下来，钻到我身前坐下。

我们在等红绿灯，拿红绿旗的劝导员不断切换那两面旗子。有些人安静地等待，有些人则在红灯仍旧亮起时走上斑马线。

“退回去!”那个劝导员用愤怒地语气把那些人逼回人行道。绿灯亮起，我们驶入车流。

四

“现在，你可以说了吗，虞老师今天有给你打电话吗?”她回头望着我。

“那么，你首先得告诉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我特别注意把中指放在刹车把手上，那辆左前方的福特已经越过双黄线，在摩托车流中勉强挤出一条路。

“我被……了。”

那辆福特已经转入正轨，我们的车子得以在间隙中加速，超过一些稍慢的车。但冬日的冷风在耳边呼呼而过，我必须低下头去听她说话。

“你被怎么了?我没听清楚，宝贝。”我说。

她清了清喉咙，捎带咳嗽几声：“我被虞老师批评了。”

“我想听事情的全部。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就今天的事，开始怎么发生，中间过程怎样，结束时是什么情形。”我用下巴

轻轻地触她的头顶。

她又咳嗽了几声：“就是我在学校画了不好的东西。”

“画的什么?”

“人的隐私部位。”

“隐私?具体指哪儿?乳房?生殖器?还是哪儿?”有那么一瞬，我担心自己说得太过直接。

“就是那些。”

“源头在哪儿?源头，你懂吗?这个词?”又一个红灯亮起，98秒。我们停在那些轿车前面。左右两旁的电瓶车跟着上来了。老人、女人、戴帽子的中年男人，他们将一只脚放在地面，一边仰头盯着红色的读秒器，一边提高音量，和后座的孩子聊这一天的事。

她没回答我，关于“源头”这个词。我们的谈话停止了，只是看着红灯上的数字变换。绿灯亮起，我将车把手扭到底，冲了出去。

“我懂，源头。”她抬头看着前方，那幢贴着红色墙砖的小区矗立在灰色的天空下。再等待一个红灯熄灭，我们将会转弯，进入那房子的大门，走进属于我们的小门。我仍旧没有回答她关于电话的问题，就像一个裁判，我适时吹响了中场完结哨。

五

小房间的台灯亮了，她去餐厅拖那把白色的椅子，然后在书桌旁摆正。如果我的记忆没错，这是十年来，她将椅子摆得最正的一次。但我把椅子向相反的方向转过来，自己则坐在床沿上。

“过来坐下。”我指着那椅子。她别身坐下去。

“源头，刚刚我问过你，你说你懂，现在，你可以说了。”我正襟危坐，就差将笔和纸拿在手上。

她靠在椅背上，盯着我。

“那两本漫画书。一本是你从邻居家门口给我捡回来的。一本是你在书店给我买的。”

那是一摞厚厚的漫画书，几个月前，我敲了邻居的门，告诉他们，如果那些书打算当垃圾扔掉，是否可以送我。在那之前，我蹲在地上反复翻看，它的中英对照吸引了我，“多好的书”，我这样反复说了许多次，犹豫许久后，终于鼓起勇气去敲门。

“两个源头，”我总结到，“首先是，我替你捡的那些书。那上面有什么？”我不大相信她说的。

“BB。”

“那是什么意思？”

“波波。”

“什么？”我感到迷惑。

“那是隐私部位，”她打断我，“指人体的隐私部位。”

“就两个字母。”我说。

“不，有详细的注释，说是人体的隐私部位。”

“是乳房吗？”我知道她不会主动说出那个隐私部位的具体指向。

“是的。”

“一个注释，至于让你画出那么具体的东西。乳房、生殖器，男人的，女人的？”

“不，”她终于哭出来，提高了音量，“我没有画男人的。”

“那么，乳房，女人的生殖器，从哪儿来的实物？”

“我刚刚说过，还有另外一本书，书店买回来的那本。”她提醒我。

“那上面不会有！”那本漫画教程，昂贵到我思虑再三，才勉强答应买下来。它的昂贵，早就意味着高昂的代价？

布冯、诺伊尔、德赫亚、卡西利亚斯……见鬼，我在这场严肃的谈话里，居然突然想到他们的名字。我一直在想，做父亲的，在女儿面前，扮演怎样的角色最合适。现在，这些名字闪现，无疑告诉我正确的答案——

我应该做她的守门员，她应该在白色的球网里。如果早早懂得这样的道理，我就会努力训练，左扑右挡，无论怎样优秀的球员，也别想攻破我的十指关。

她踮起脚，从契诃夫、鲁迅、塞林格之间抽出那两本书，翻到源头。弧形、圆形，戴小圆圈的注释，这两本书将乳房在俚语里的英文缩写、形状、绘画步骤给她做了详细展示，几个月前，她就对这一切烂熟于心了。

“好。那是人体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隐私部位，我教过你吗？”

“知道。”

“哪儿？”我忧心忡忡地看着她。

“这里，”她指了自己的胸部。

“还有吗？”

“这里。”她又指自己的臀部。

“没有了？”

她摇头。我皱着眉头看她。

“还有，这里。”她很迟疑地指着胯下。

“书上，并没有女人的生殖器，就是撒尿的器官，”我补充到，“那是在哪儿看到的？”

“妈妈，她洗澡的时候，换衣服的时候，她的胸部，撒尿的地方，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娘们。我在心里骂道。

艺术、色情、自由、道德、法律、穿衣、裸体、人体骨骼……我觉得到了必须和她好好谈谈这些高深话题的时候了。她能听懂吗？这在我的考量范围，但她懂“源头”这样的词，这鼓励了我。我们一直谈到窗外路灯亮起。

“总体说来，那是对与错，是与非的问题。我想，你应该试着辨别这些东西了。你是敏感的孩子，但我要告诉你，大人的世界，也常常充满错误。有些错，永远无法弥补，就像爸爸上次刹车不及，撞人，你得负起责来。但有些错，一旦有那个想法，你得告诉自己，立即停止，它来得及。”我总结到。

“那我还来得及吗？”她的鼻涕流了出

来，“我要纸。”

我把纸递给她，摸她的头：“那是一件小事，完全来得及刹车。关注你这个年纪该关注的。正能量、健康，乐观，这些词，爸爸从前也有排斥它们的时候，但后来，真正懂事，才发现，那是我们快乐活下去的支撑。那不是说大话。”

“你是什么时候懂事的？”她将纸揉成一团，期待地看我。

“好几十岁，再年轻点，有些方面懂了，但有些方面，活到很大，才懂。我们得学习一辈子。”我想起犯过的错，顶撞上司呀、逃班呀、劈腿呀、撒谎呀，这些东西，你回忆起来，总是脸红。但你的庆幸，还有机会纠错。

“可我感觉不好。这件事，许多同学已经知道了，虽然老师没有公开说，但许多人都知道了。那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还有虞老师，她对我有了不好的印象。”她望着屋顶，好像那儿有许多熟悉的脸。

“不，我们都会犯错。我要重点给你说，这件事，爸爸也有份。”我拉起她的手。

“你没有。我画的。”

“不，你太小，分辨是非，对你来说，有些难。我告诉过你什么是隐私，但忘记应该多提醒你，我们不应该向人们展示那些部位。”我承认道。

她有了一丝笑容，把另一只手交给我：“那我该怎么办？”她问我。

“时间，”我指着书桌上粉色外壳的时钟，“时间能帮助我们。时间过去了，看你能得到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从没打算改掉错误，他拥有的是，很老很老的错，直到惹出乱子；但有些人，在时间里，找到了改错的方法，他们恢复到应有的样子——快乐，自信。相信我，你是我的宝贝，我了解你，你像客厅里那个鱼缸里的水，我们不久前洗过那鱼缸，所以那水看起来那么透明。你是纯洁透明的孩子。”

“我是吗？”

“你永远都是。好了，忘掉这件事，接下来，完成你的作业。从现在开始，那件事，过去了。”我再次摸了她的头，她将桌上那堆纸巾拿起，走到厨房的垃圾桶丢进去。

六

我得找个安静的地方，给虞老师回个电话。我答应过，要好好就这件事做调查，然后告诉她答案。

“你知道吗，她居然把画的器官拿给男同学看，问她为什么，说男同学看了后发出尖叫。”她特意重复了这一点，这让我好像看到男孩子尖叫的场景。

“我只是觉得，他们的尖叫很好玩。”孩子揭开了谜底。

“还有其他原因吗？”我担心地问。

“没有。”

我看着她。

“没有，真的。”她试图让我信任她。

但答案能让虞老师信服吗？

我拿了车钥匙下楼，那是晚饭后。妻穿了厚厚的睡衣，跟着走到电瓶车充电的地方。那儿没有路灯，只有电瓶车的充电器亮起红色的小灯。

“你可以不跟来吗？”我说。

“我想听听。”

我几乎将事情全盘告诉了她，只是只字不提她是第三个源头。

看看时间，那是晚上九点，虞老师应该忙完了。我要拨电话了，但妻阻止了我。

“有件事，你可能忽略了。”她提醒我。我望着她，只是隐约看到她脸的轮廓。

“我们三个人，有过一次长谈。关于性。”

“是的，”我想起了一年前的那个夜晚，“我说过，男人女人的生殖器不同，作为人，特别是小孩子，都会好奇，想看看它什么样子。”

“是的，你是这么说的。”

“我还说，那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还提到，我们的诞生，和那两个器官有直接关系。”

“你还谈了男人和女人睡觉的事。”她补充。

“我只是想让她早些明白，不必像我那样，小小年纪，就早恋，然后几乎毁掉自己。”一直以来，我认为那晚的谈话时机契合，我们盘腿坐在床上，三个人坦荡地谈这些事。我只是在履行作为父亲的职责。

“现在想来，那有些早。我想，”她顿了顿，“我们没有把握好度，或者真的时机不到。”

“好吧，我清楚了，那应该也是一个源头。”我陷入迷茫。但我得开始打电话了。一次、两次，直到每次响声自动停止。

“应该没忙完，十点钟，应该是最合适的点，那时她应该进了卧室，”我预计，“你先回去，陪陪她。”

“一起回去。”妻说。

“不，我等着。等到十点。”

妻不情愿地离开了，我则坐上电瓶车，呆在原地，抽出一支烟点燃，红色的烟蒂在轰鸣的充电器声响中时明时暗。十点钟，我再次拨打了虞老师电话，直到系统自动挂断。

七

我从车上下下来，回到家中。月兮房间已经灭灯。我走进卧室，告诉妻未能打通电话。

“那就算了。本来是件小事。”她说。

“好的。”

她侧过头，睡下去，背对我，看着手机视频。我靠在床头，看着对面装得满满当当的书柜。

“别想了。”有一次，她转过头来安慰我。

“没想。”我找借口，说在想工作的事。

“我尽力了，但一直没人接，那就不回了。”说这句话时，妻已经打起呼噜，没有回应。我看了时间，接近凌晨。

“以后，不要在孩子面前光着身子。”我趴在她的左肩上。

“好。”她说。

“我准备不给虞老师回复了，毕竟努力那么多次都没接通。”我坐在那儿喃喃自语。说完后，却拿起手机，开始给虞老师的微信留言。

我不断输入和删掉同样的话，甚至对于内容的长短也无法把握。输入线不停地抖动，我却久久没有写好完美的答复。但是，我打定主意，无论长短，一定得在内容里强调，那是我和孩子共同的错，而最大的错在我身上。对于她的对孩子动向的及时告知，我无比感激，如果不是那样，我可能会错失给她正确指引的最佳时机。至于那个令她惊讶的陈述“她说，这样会让男生尖叫”，我会原样引用孩子的话回复：她说，“我只是觉得，他们的尖叫很好玩儿。”

我终于输入了所有要说的话，然后长久地盯着屏幕上那个发送按钮。

结束了。我说。

责任编辑：召唤

青花碎

刘将成



1

沈弘儒沉浸在林冲怒杀陆虞候的情节里，对悄然到来的苏天麟丝毫没有察觉。苏天麟悄悄走到沈弘儒背后，忍住笑，大喝一声：“嘿！”同时，一把夺过沈弘儒手中的书。沈弘儒“噌”的一下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身体转过一百八十度，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定定神，沈弘儒破口大骂：“日你娘，死南瓜，你来搞什么鬼。”看到沈弘儒恼羞成怒的样子，苏天麟笑得眼睛只剩一条缝了。

苏天麟扫一眼手中书本的封面——《水浒传》——随手把书往床上一扔：“呆子，好不容易盼来一个星期天，窝在家里干嘛，一起出去溜达溜达。”等不到沈弘儒应允，苏天麟一把将坐回椅子上的沈弘儒拉了起来。

沈弘儒余怒未消，使劲甩了一下胳膊：“去哪？”

“走吧，走吧，去了就知道啦。”

沈弘儒几乎是被苏天麟架着走下楼梯的。在楼梯转角处差点和迎面而来的沈弘儒妈妈撞了一个满怀。

“阿姨好！我和弘儒出去玩会儿。”苏天麟每次和沈弘儒的妈妈打招呼嘴上都像抹了蜜。一双小眼睛，再配上圆滚滚的身材，也总能赢

得沈弘儒妈妈一脸的微笑。

下到一楼，两个人匆匆走出大门。身后传来沈弘儒妈妈的叮嘱：“哎，你们少玩会，早点回来呀。”

顶着四月和煦的阳光，沈弘儒和苏天麟沿着临月街向西走了约一里路，然后折向北边上了春明街，很快又拐到了兴阳街。兴阳街是一条东西向的街道，北边清一色的单位，南边是新盖起来的一排平房，曲江县城的人都叫这排火车皮一样的房子“火车厢子”，沈弘儒有好几个同学的家就在“火车厢子”里，班长陈碧玲也住在这里。

走到离陈碧玲家不过四五户人家的时候，苏天麟放慢脚步走下街面，在一颗苦楝树下停下来对沈弘儒说：“帮我送一封信。”说着就从荷包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沈弘儒：“送给陈碧玲！”

沈弘儒愣了一下，愤愤地说：“你竟然耍我，死南瓜。”

苏天麟脸上堆满了笑：“不骗你，你能来吗？”

“不去。给女生送信，还是你自己去吧！”

“哎，呆子，这事你不帮我，就没人能帮我了。求求你了，兄弟。”

“你今天骗我，就不和你计较了。如果是搞

个瓜,偷只鸡都成,给女生送信,还是自己去吧。”

“你是绅士,偷鸡摸狗的事我怎么会让你去呢?那是我干的事。你帮我把信送了,让我怎么谢你都行。”

平常和女生说句话都脸红的沈弘儒不管苏天麟怎么央求,就是不答应。

苏天麟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烟,打开之后先递给沈弘儒一支,沈弘儒不接,苏天麟就顺手放在了自己的嘴上。苏天麟猛抽了几口,便把剩下的烟,朝一只母鸡狠狠地弹去:“兄弟间,本该两肋插刀,求你送封信都不肯,算什么兄弟。”沈弘儒接过话茬:“除此之外,什么都行。”

一脸无助的苏天麟,眼睛里满是哀求。沈弘儒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一把从苏天麟的手里抓过信,大步朝陈碧玲家里走去。走了几步,沈弘儒又折回来了:“不行,我的心要炸了。”沈弘儒一边说,一边拉着苏天麟的手往自己的胸口上放。

苏天麟一声不吭,待沈弘儒喘了几口气,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另一只手在他背上用力一推。沈弘儒第二次向陈碧玲的家走去。到了陈碧玲家门口,沈弘儒只是侧头朝里望了望,极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向前走去,走过几户人家,绕到街面上又回到了苏天麟的身边。

苏天麟长叹一声,一脚重重地踢在树干上,几片苦楝花坠落在树冠的阴影里。沈弘儒说话了:“我看见陈碧玲了。她爸爸妈妈好像不在家里。后门是开的,我们应该从后门进去。”苏天麟别无选择,只得依了沈弘儒。

他们绕到“火车厢子”后面,苏天麟站在离陈碧玲家不远的一棵大柳树下,不停地催促着沈弘儒。沈弘儒轻轻吟了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随后,一个深呼吸,快步向陈碧玲的家走去,离陈碧玲家大约十米远的时候,沈弘儒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闪进了陈碧玲家的后门。陈碧玲发现沈弘儒的时候,吓了一跳。没等陈碧玲回过神来,沈弘儒把信往她

手上一塞,掉转头,撒腿就跑,出了她家后门也没停下来。苏天麟抖动一身肥肉往回赶,还时不时回头朝陈碧玲家的方向望一眼。

第二天,阳光明媚,晨风如丝,走在上学路上的沈弘儒还心有余悸。路过陈碧玲家的时候,他快速地瞟了一眼,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其实陈碧玲家的大门是关着的。到了教室门口沈弘儒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径直走进教室,而是朝自己的座位看了一眼,陈碧玲端坐在座位上随手翻动着一本书。沈弘儒定定神,若无其事地走向自己的座位。陈碧玲一直盯着书本,直到沈弘儒在身旁坐定了也没斜眼看他一下。

第三节课是音乐课。课上到一半的时候,陈碧玲突然把一封信塞到了沈弘儒手里,以嗔怪的语气小声说:“看了撕掉!”这是一个白底蓝边的信封,封口已经撕开了,信封上写着“陈碧玲收”。沈弘儒盯着兜了一圈又回到自己手里的信件,有些不知所措。陈碧玲重复了一遍:“看了撕掉!”沈弘儒从信封里掏出信笺,信纸上只有寥寥几个字:“碧玲,我爱你!盼复!苏天麟。民国三十六年四月一日”。

老师的教鞭在讲台上狠狠地敲了几下,同学们的歌声立刻提高了一个八度。沈弘儒紧紧抓着信纸和信封咿咿呀呀混在歌声里。陈碧玲从沈弘儒手里夺过信纸和信封,猛力地撕,一直撕到每张碎片都只有指甲盖大小才用草稿纸包起来,下课后扔进了垃圾桶。

放学的时候,苏天麟来找沈弘儒结伴回家,他站在沈弘儒身边一直偷偷地看着陈碧玲。陈碧玲迅速收拾好书包,冲沈弘儒看了一眼,匆匆走出了教室。

2

周六下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也是同学们最开心的时候,下了课,走出校门,就将迎来自由的一天。

当班主任跟在体育老师后面,踩着“当——当——当——”的上课铃声走进教室的时

候,叽叽喳喳的教室里立即安静下来。

班主任径直走到了讲桌前,抬手捋了一下刘海,操着一口湘音:“同学们好!上课之前先通知一个事情,五月上旬,学校将举行一次‘春天颂’文艺汇演,我们班要排练一个舞蹈参加演出,下面我宣布参加演出的同学名单……”

沈弘儒把头压得很低,低到两只眼睛只能看见前面同学的后背,似乎这样就可以躲过老师的目光,让老师忽略自己的存在。当老师念到他的名字时,沈弘儒一脸的沮丧。

新的一周开始后,每天课外活动,沈弘儒都要和班上的另外十五名同学到校园东北角一片树林后面的空地上排练节目。舞蹈中有一段是八个男生和八个女生面对面站成两列,男女弯腰,头顶着头,双手抓住对方的双肩,象征一条通往春天的隧道。

第一天排到“隧道”这一节,陈碧玲的头发触到沈弘儒的头时,沈弘儒本能地把头像乌龟一样向后缩了缩,尤其是沈弘儒的双手触到陈碧玲白衬衫里两根隐隐约约的红带子时,他的左手无名指和小指竟然痉挛了。排到第三遍,沈弘儒忍无可忍,一把推开陈碧玲,傻傻地站在原地。

“怎么了?沈弘儒。你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辅导老师有些动怒。沈弘儒站着一声不吭。

辅导老师走过来:“陈碧玲,向前一步——走!沈弘儒,伸出你的双手,摸摸陈碧玲的肩膀上有没有刺!”辅导老师的话惹得同学们一阵哄笑。

在接下来的排练里,每到“隧道”这一节,陈碧玲干脆直接对沈弘儒小声的喊口令:“弯腰。抓肩。抓紧。”细小的声音仿佛带着魔力,牵引着沈弘儒渐渐适应了陈碧玲衬衣里两条蠕动的“小水蛇”。

沈弘儒排节目的那段时间,苏天麟特别够兄弟,每天不是在操场打球,就是去小树林里偷偷看同学们排练,直到排练结束,才和沈弘儒一起回家。

转眼到了汇演的日子。傍晚,参演的同学

都聚在学校礼堂的后台化妆。化好妆,离演出还有一段时间,初二(一)班参演的同学站在一起说说笑笑,唯有沈弘儒默默地站在陈碧玲的身旁一言不发。

陈碧玲反复看了沈弘儒几眼:“你的妆花了,我帮你补补。”说完,她找来一个粉扑要给沈弘儒补妆,沈弘儒一挥手,把粉扑打在了地上,就在陈碧玲弯腰去捡粉扑的时候,一颗弹弓子弹悄无声息打到了沈弘儒的脸上,沈弘儒闷声哼了一下,捂着脸蹲在了地上。

“怎么了?不补就不补嘛。”陈碧玲捡了粉扑站起来,一脸的尴尬。

“我被弹弓射了。”沈弘儒也有些窝火,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陈碧玲把蹲在地上的沈弘儒拉起来,掰开他的手,沈弘儒粉嘟嘟的脸上隆起了一个带血丝的小红包。陈碧玲转身去找班主任。

班主任过来看了沈弘儒的脸,连忙走到窗户边把头伸向窗外,围观的同学早已散去。班主任折回来安慰沈弘儒:“明天一定要查出那个人。”

趁陈碧玲找老师的当口,沈弘儒在地上找到了那颗子弹,一瞥眼就知道是苏天麟干的。子弹是高岭土烧制的,上面还刻了一个“T”符号。班上几个男生曾经私下里比赛,苏天麟的子弹做的是最好的。

“姨娘养的死南瓜!”沈弘儒小声骂了一句,悄悄把子弹揣进了裤兜里。

演出结束后,沈弘儒急切地在人群中寻找苏天麟,苏天麟此时也在寻找沈弘儒。两人一见面,等不到沈弘儒开口苏天麟就先说话了:“祝贺你演出成功。猴屁股还蛮好看的,呵呵,呵呵……”

憋着一肚子火还来不及发泄的沈弘儒又遭受了苏天麟的奚落,气不打一处来:“日你妈的姨娘养的!为什么射我?”“哎,呆子,对不起,我今天失手了。”苏天麟依然笑嘻嘻的。

“那你原本准备打谁的?”苏天麟把嘴凑近沈弘儒的耳朵:“本来是要打班主任的,结果手

被人碰了一下,就打到你啦。”沈弘儒想想,前几天班主任又去苏天麟家里走访过,也就深信不疑了。

解了心结的沈弘儒一脸江湖义气:“明天班主任追查的时候,我替你保守秘密。”苏天麟在沈弘儒身上重重地打了一拳:“好兄弟!”两个人的笑声交织在一起,又慢慢在夜色中漾开。

“哎,呆子,告诉你一个秘密,过几天要枪毙人,知道吗?”沈弘儒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知道。”

“这次枪毙的是一个女人,你知道吗?”

“不知道。”

“这在咱们曲江县城还是头一回呢。到时候我带你去看热闹。”沈弘儒不假思索地说:“不去。”

“你这个呆子,你知道同学们背后都叫你什么吗?‘晕倒羊’!因为你是我们学校唯一没看过枪毙人的男生。胆小鬼!这是前些日子你帮我送信的回报。”

苏天麟见沈弘儒不吱声,接着说“星期天早上八点,我准时来你家叫你,不见不散。”

沈弘儒抬头看了看深邃的天空,依然没吱声。一阵轻风,沈弘儒打了一个寒颤。

3

闹钟叫醒沈弘儒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水面,像一团硕大的炭火悬在长江水天相接处。岸柳枝繁叶茂,每一片叶子仿佛都要挣脱枝条的束缚,在五月温暖的春风里化身为一只自由的蝴蝶。

窗外传来一阵野鸭的叫声,那是苏天麟在召唤,沈弘儒小心翼翼地推着自行车溜出了家门。

蜿蜒的长江大堤上,沈弘儒和苏天麟把自行车踩得飞快。出了城,两个人停下来坐在草坡上吃饼干。沈弘儒突然关切地问了一句:“你确定在黑龙潭?”苏天麟得意地笑了笑:“自从得到枪毙人的信息,我就一直找机会偷听我爹的谈话和电话。错不了,呆子。吃了赶路吧。”

骑到石狮口的时候,黑龙潭清晰地落入眼帘。黑龙潭是清末年间长江溃口时冲出来的一个大水潭,水面足有六十亩开外,曲江县里没人知道潭水有多深。因为溃口时死过不少人,时常闹鬼,平日里少有人去。

沈弘儒放慢了车速。苏天麟屁股悬空,猛蹬踏板,快速从沈弘儒的身旁越过。沈弘儒喊了一声:“等等我。”话音未落,雄踞在大堤两边的镇江石狮子后面突然传出一声吼叫:“站住!”接着窜出两个持枪的警察,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本来就有些紧张的沈弘儒看到对准自己胸口的步枪,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

苏天麟定定神,紧张的心很快放松下来。苏天麟本来是双手捏刹,单脚点地,这个时候他从容地跨下自行车,再慢慢悠悠地把自行车支在了堤面中央。

“别动!”年轻警察厉声喝道。

苏天麟摸了摸圆滚滚的脑袋,痞劲上窜。他转过身子,向着冲他喊叫的年轻警察走过去,边走边说:“兄弟,收了你的吹火棍,我有通行证。”这话从苏天麟的口里溜出来,阴阳怪气的,又轻薄,又狂妄,也着实有些唬人。

年轻警察收了枪,左手摘下帽子,顺手用小拇指缓缓地抠了抠头发,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学生模样的胖小子,似乎认识,可一时又想不起来。

苏天麟瞪一眼年轻警察,然后垫着脚把嘴巴凑近警察的耳朵,一字一顿地说:“我叫苏天麟,家住临月街18号。那位是沈副县长的三公子。”

“临月街18号?”年轻警察暗自一惊,自言自语道。年轻警察往后退了几步,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毛头小子。看着看着,嘴里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龟儿子,太像了,太像了!果然有通行证。”年轻警察换了一副嘴脸:“你看我这死记性,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多有得罪。不过,我们也是奉你爹之命在这里戒严的。”

年轻警察吆喝着略显老态的警察放下枪。

“这是我们苏局长的公子，那位是沈副县长的公子。”老警察连忙收了枪，鬼使神差地行了一个军礼。老警察的手有一些僵硬，姿势略显滑稽。

苏天麟和警察耍嘴皮子的档口，沈弘儒也懒得爬起来，正好坐在地上喘会儿气。此时，老警察不由分说，上前把沈弘儒拉起来，不停地替他拍打着身上的尘土。

年轻警察无话找话：“两位这是要去看枪毙人吧？估计公判大会这会儿刚结束，你们歇会，等车队一过，你们就走。”年轻警察笑嘻嘻的。苏天麟执意要过去。老警察也陪着笑脸过来帮腔：“我这小兄弟说的是，要是车队来了，发现刑场周边有人那就麻烦了。这次行刑队可不是我们县的，是行署警察局和法院来的人。”

苏天麟不管这些，意欲去推车，沈弘儒一把拉住他：“等等吧。”沈弘儒开口了苏天麟才作罢。

“喝口水，歇会。这水是早晨灌的，我还没喝过。”年轻警察向两个毛头小子不停地献殷勤。沈弘儒摇摇头，苏天麟伸手接过年轻警察手中的军用水壶，仰起头，咕噜咕噜喝了起来。

苏天麟把水壶还给年轻警察的时候顺便问了一句：“今天枪毙的这个女人犯了什么事？”等不到年轻警察回答，老警察喊了起来：“哎，车队来了，车队来了。”

两个警察正了正警帽，打起十二分精神，持枪站在大堤两边。

远处，一队汽车急驰而来，开在最前面的是一辆美式吉普车，紧接着是一辆卡车，卡车的驾驶室顶上架着一挺机关枪，一个警察趴在装了谷壳的麻袋垒起来的平台上，机关枪的枪托顶住右肩，做好了随时开火的准备。

第三辆车上，一个女人穿一件青花旗袍，身子被食指粗的麻绳五花大绑，两只乳房从绳子的空隙里挺出来，越发抢眼。背上插的标高得有些夸张，仿佛随时都有压断女囚细腰的危险。两个警察一左一右，一只手插进女人的腋下抓牢了，另一只手按住女人始终想抬起来的

头。一头乱发垂下来，被风吹得贴在脸上，女囚的表情像一个秘密，又像一个谜。

沈弘儒不太敢看这个女囚，迅速把目光转移向了下一辆车。

车队后面三五百米，一股人流紧追不舍。一时间尘土飞扬，有如千军万马，席卷而来。

最后一辆车刚过去，沈弘儒和苏天麟一个助滑，撂腿坐上自行车，两个警察紧跑几步，抓住衣架，猛力送了一把，两辆自行车像离弦的箭射了出去。

送走沈弘儒和苏天麟，两个警察把斜挎在肩上的步枪取下来端在手上，站到了堤面中间，追上来的人流自发地分为两股，从斜坡上绕过警察，很快又在堤面上会合成一股强大的人流。

沈弘儒和苏天麟追上汽车的时候，汽车已经停在了大堤上。死囚抽了标，由两个警察架着到了堤下，正向黑龙潭走去。

沈弘儒和苏天麟把自行车往堤坡上一撂，顾不上锁就冲下了大堤，在齐腰深的杂草里向前跑去。离行刑地点大约三十米的地方，一排警察手牵着手，呈扇形拉起了一道人肉栅栏。

沈弘儒和苏天麟找到一个视野最好的地方站定。此时，看热闹的人才像溃口的江水向大堤下面倾泻而来。

在离水涯线三四米的一块低洼地里，两个警察把女囚按下去跪在地上，警察转身刚要走开，女人意欲站起来，结果反倒栽在了地上。两个警察转身。这次，警察把女人跪在地上的两只脚从脚踝处扒开，让女人的屁股夹在两脚之间。女人浑圆的屁股被青花丝绸旗袍紧裹着，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收向腰际。

苏天麟喘了一口粗气。沈弘儒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女犯的屁股。沈弘儒从来不曾如此真切地看过女人的屁股，更别说这美得勾人魂魄的屁股。沈弘儒有些恍惚。

“行刑队准备。”

三个戴着口罩、墨镜的枪手在女人背后五

六米的地方一字排开。

“一号准备。”

站在中间的警察向前一步,迅速举起枪,瞄准了女人背上用红油漆画的一个心脏大小的圆圈。

“放。”行刑官的声音有些变调。

“叭”的一声枪响,女犯应声扑倒,但她并没有侧翻在地,而是像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把头叩在了地上,浑圆的屁股高高翘起,仿佛一只打翻的青花瓷瓶倒伏在五月的荒草里。沈弘儒身子一颤,一只手死死抓住了苏天麟的胳膊,他游移的目光很快又聚焦在那只倒地的“青花瓷瓶”上。

枪手收枪。转身。跑步回到了队伍里。二号枪手迅速上前几步,举枪,居高临下,又放了一枪。这一枪打断了捆着女犯的麻绳,女犯双腿略张,趴在了地上。

此时,苏天麟的爹随同行署来的几个警察走上前去,只见他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女人的尸体又补了一枪,这一枪正好打在女犯的屁股上。血溅出来的时候,沈弘儒出现了幻觉,他感觉到一只青花瓷瓶爆裂的碎片击中了,并本能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苏天麟的爹把枪插进枪套的时候,紧绷着的脸一下子舒展开来,似乎有一丝快意从他黑而粗糙的脸皮底下顺着毛孔钻了出来。

沈弘儒垂下头颅,把目光投向了脚下凌乱的野草。

“我的崽耶,快看!”苏天麟用肩膀撞了撞沈弘儒。

沈弘儒抬起头,只见一个女法医走到尸体前,弯下腰,伸出戴着橡胶手套的右手,用中指在每一个枪眼里探测了一下,然后,脱下手套扔进了草丛里。同时,有一个举着照相机的人从不同角度,不停地按动快门。其间,还有两个警察,负责把尸体翻来覆去的。

大沿帽、齐耳短发、墨镜、口罩、细腰以及腰带上高高隆起的胸脯。这些都大大缓解了沈弘儒的紧张情绪。

血腥恐怖的现场与女法医制服里面渗透出来的气息产生了一种错乱。这种错乱不仅吸引了围观的人群,也让沈弘儒陷入了一片混沌。他努力从墨镜、口罩和宽松的制服后面搜寻着一种虚无又真实的神秘引力,渐渐失去了血腥带给他的过度紧张。

4

沈弘儒已经没有了起初的恐惧,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十一点刚过。“我们今天去警局吃饭吧。”沈弘儒的提议正合苏天麟的心意。两个人悄悄退出人群,在堤坡上找到自行车向县城骑去。

沈弘儒和苏天麟到达警局的时候行刑队还没有到。放好自行车,他们就在院子里候着。无所事事,他们有一句无一句地聊着天。话题已经不在杀人的情景上了,而是转到了女法医的身上。

远处传来嗡嗡的发动机声音,沈弘儒把目光侧向大门,行刑队的汽车风一样刮进了警察局的院子。跟在汽车后面看热闹的人在门岗的驱逐下,悻悻离去。

院子里,沈弘儒和苏天麟不约而同地搜寻着那个娇小的身影。终于,在第三辆汽车停稳后,女法医推开驾驶室的门,一只脚踩在踏板上,轻盈地一跳,下了车。

女法医摘掉墨镜,取下口罩,再摘下大沿帽,就在她一个甩发的动作中,沈弘儒从正面捕捉到了女法医的脸。女法医是一个大美人,眉清目秀,红唇皓齿,五月的阳光落在她脸上,颧骨处一抹桃红向脸颊洇开,一直到颈部,最后消失在衣领里。

沈弘儒呆呆地站在那里,等他回过神来时候女法医已经不见了。

沈弘儒和苏天麟来到食堂,在窗口打了饭。他们选了一张可以看见女法医的桌子。为了毫无遮拦地看见女法医,一向温和内敛的沈弘儒一改往日的风格,以不容抗拒的语气对苏天麟说:“往那边挪挪。”沈弘儒声音很小,但

是,苏天麟明显感觉到了沈弘儒话语里的霸气和锋芒。苏天麟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向旁边挪了挪,把位置让给了沈弘儒。让出位置的同时,苏天麟小声地骂了一句:“这次是让给你爹的。日你姨娘。”

沈弘儒无心吃饭,不停地朝女法医那边偷看。

苏天麟用筷子敲敲盘子,脸露坏笑:“屁股还没散黄,什么时候懂得怀春了?”

沈弘儒又羞又恼,赶紧扒了几口饭。

女法医的饭吃完了,沈弘儒的饭还剩下一大半。

由于人多,行刑队的人吃完饭就在餐厅里喝茶,闲聊。这个时候,一个高高大大的警察端了一杯茶递给女法医,女法医说了一声:“谢谢。”声音传到沈弘儒的耳朵里,宛如一根百灵鸟的羽毛在心里撩拨。

当苏天麟的父亲陪着行署警察局和法院的头头脑脑从包间里走出来的时候,院子里传来集合的哨音,行刑队的人迅速走出饭堂在院子里整队上车,女法医敏捷地钻进了驾驶室。一声喇叭响,行刑队的车依次驶出了警察局的院子。

送走行刑队,大院里的人渐渐散去,空落落的院子里只剩下沈弘儒和苏天麟两个人了。大院中央的一颗雪松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静谧而美好,仿佛在这个和煦的春日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走,钓鱼去。”苏天麟冲沈弘儒喊了声。

“不去!”

“是你说了今天下午去钓鱼的。走吧,走吧。”

沈弘儒一声不吭,推着自行车朝大门外走去。苏天麟不依不饶,腾出一只手拽着沈弘儒的自行车,要他答应去钓鱼。逼急了,沈弘儒冒出一句:“记起来了,我妈让我今天下午去一趟表姨魏老师家,要不咱们一起去?”

魏老师是沈弘儒和苏天麟的物理老师,严肃而刻板。苏天麟的物理考试从来就不曾及格

过。因为家访,还惹得他挨过老爹两次揍。沈弘儒抖了个小机灵,苏天麟成了一只泄气的皮球。

从警局出来,沈弘儒和苏天麟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到了一个丁字路口,沈弘儒向右,苏天麟向左,分道扬镳了。

摆脱了苏天麟,沈弘儒并不知道自己要哪里,干脆信马由缰,一路向学校骑去。路过陈碧玲家的时候,沈弘儒放慢车速,侧过头,向陈碧玲的家看了一眼。

进了学校,沈弘儒把车径直骑到了校园东北角的小树林里。支好自行车,沈弘儒背靠树干,坐在了稀疏的落英上。沈弘儒有些萎靡不振,他把头靠在树干上,闭上了眼睛。

不一会,一根细杆似的光柱从树冠里斜插下来,正好戳在沈弘儒的左眼上,沈弘儒把头歪了歪,睁开眼睛,目光落在了树林外面。前一阵子排节目的空地上,两只麻雀正在追逐,嬉戏。很快,一只麻雀被另一只麻雀压在了身下,上面的麻雀不停地抖动着尾羽。看着看着,沈弘儒的眼睛里渐渐露出一丝光芒,他背靠树干,双脚一蹬,调整了一下坐姿,同时用手扯了扯裤裆,脸上一阵潮红,一阵苍白。

沈弘儒从地上爬起来,把随手捡来的一颗石子朝空地上的麻雀用力掷了过去,然后拍了拍手上的尘土,又拍了拍屁股,跨上自行车,一阵风似的飘出了校园。

沈弘儒把车骑到陈碧玲的家门口,一个急刹车,单腿斜跨在三角架上。一股箫音如山间溪水缓缓从门缝里流出来。沈弘儒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忍不住随着箫声轻轻地唱了起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等不到陈碧玲一曲吹完,沈弘儒匆匆绕到她家的后面,在大柳树下锁了车,静静注视着陈碧玲家紧闭的后门。

沈弘儒看看四周,调整好呼吸,向那扇紧闭的木门走了过去。在门口,他试探性地推了推,木门竟然在门轴细微的“吱呀”声中缓缓地打开了,沈弘儒悄悄溜进了陈碧玲的家,并顺

手掩上了木门。

5

被沈弘儒甩了以后,苏天麟在街上晃荡了一圈就回家了。

“妈,我回来了。”苏天麟的妈妈坐在牌桌上答应着儿子:“哎,天麟回来了,吃午饭了吧?”

“吃过了。”苏天麟应了一句,就直接上二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苏天麟先是在藤椅上四仰八叉坐着,过了一会儿,他又仰面朝天倒在了床上,刚躺下没几分钟,又爬起来坐到了藤椅上,就这样反复折腾了五六个回合之后,苏天麟从果盘里拿起一个苹果狠狠地咬了一口,接着他转动苹果,快速地将苹果拦腰啃了一条槽,然后将苹果扔回果盘下楼去了。

苏天麟取了鱼竿,推着自行车出了门。苏天麟独自来到江边,随便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一阵折腾之后,抛下了鱼钩。一顿饭的功夫过去了,苏天麟已经换了两次鱼饵,依然一无所获。苏天麟有些心不在焉,加上久不上鱼,显得有些烦躁。这个时候,不远处一个人正在吃力地收线,嘴里还不停地叫唤他的朋友过来帮忙。苏天麟点了一支烟,大口地吸着,眼睛一刻也没离开收线的地方。经过几个回合的拉锯,一条近一米长的鲶鱼被两个人合力拉上了岸。

苏天麟把还剩一大截的烟扔进了水里,马上又点了一支,刚抽几口,他再次把烟扔到了水里。随后,他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朝自己下钩的地方砸去,接着他便收了鱼竿,在江水里洗了一把脸,又扯起汗衫把脸擦了擦,然后跨上自行车奋力向堤面冲去。上了堤面,苏天麟没有回家,而是向兴阳路快速骑去。

到了陈碧玲家门口,苏天麟扫了一眼紧闭的大门,径直向后门骑去。远远地,苏天麟看见一辆自行车停在大柳树底下,他侧头吐了一口

唾沫,全身的力气仿佛都集中到了脚掌上。到了柳树底下,苏天麟迫不及待地跳下自行车,先是一脚踢倒了立着的自行车,然后把自己的自行车也用力推倒在地上,低声怒骂:“姨娘养的龟儿子!看老子不杀了你!”

苏天麟快步走近陈碧玲家的后门,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取出一把袖珍水果刀准备去拨门栓,却发现门没有上栓。苏天麟轻手轻脚摸进屋里,弓腰昂头,猫步前行。沿着过道走了几步,苏天麟把第一个房间的门帘挑开一条缝,里面没有人。这个时候他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里面还夹杂着女人的呻吟。苏天麟直起身,猛跨几步,一把撩起门框上的布帘,只见沈弘儒赤身裸体趴在陈碧玲的身上,陈碧玲不停扭动着水蛇般的腰身配合着沈弘儒。初尝云雨两个人一点也没觉察到苏天麟的到来。

苏天麟一言不发,顺手操起一把椅子就朝沈弘儒砸了下去,椅子重重地砸在了沈弘儒的腰部。沈弘儒和陈碧玲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仿佛银幕上定格的画面。当沈弘儒的快感转化为钻心的疼痛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慌乱中,陈碧玲拉过一床线毯裹住身体,龟缩在床角瑟瑟发抖。沈弘儒一只手捂着私处,一只手撑在床上移动着身子,试图下床去拿衣服。苏天麟眼疾手快,抓起沈弘儒的衣服,转身一个大跨步,挑起布帘,把衣服扔到了过道里。不待苏天麟转身,赤条条的沈弘儒闪电般抓起桌子上的一只青花瓷瓶,双手举过头顶,隔着布帘,重重地砸在了苏天麟的后脑勺上。

苏天麟闷声倒地,本能中扯下的门帘盖住了他的身子,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头部的血隔着布帘汩汩的流淌,蓝底白花的门帘上,白玉兰,一朵一朵,在洒开的鲜血里沦陷。

责任编辑:召唤



雏菊

马 潞

三姐望着在后厨忙碌的老唐,不由得叹了口气。

老唐一米八几的个儿,膀大腰圆,而且因为要长时间待在闷热的后厨,他索性给自己剪了一个锃光瓦亮的发型,加上一张满是痘印的黑脸,第一印象会让很多人觉得有些凶神恶煞。

而现实却恰恰与之相反,性格温顺,与人相处也很和善。

夫妻俩结婚后便兢兢业业的经营着一家米线店,凭借祖传的秘方开到现在,口碑一直不错。去年唯一的女儿考上了省里的大学,一年只能回来两次。

不知是不是因为不需要再为女儿操心很多了,三姐的注意力就落到了后厨那个对自己言听计从唯唯诺诺了十几年的男人身上。

她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会有女人一样的性格,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从他们认识到现在,她就从来没见过老唐发过脾气。她开始对老唐挑三拣四,故意找茬想看看他的反应。结果大失所望,当老唐面对她那些无理的苛责与白眼,从不反驳,只会挠着光溜溜的脑袋讪讪一笑,仿佛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可他越是这样,三姐心中那股莫名的火就越大。

这天,中午饭点刚过,店里顾客少了很多,三姐终于得到了一点休息的时间。

她穿着超市买调料附赠的围裙,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一边高声数落着老唐的不是,丝毫不避着店里正在吃东西的客人,他们大多是熟脸,也了解三姐的火爆脾气,听到家常般的夫妻嘴仗,大多都只是心照不宣的埋着头笑笑。

三姐偶尔停下碎碎念,下一秒,食客们便总能瞧见老唐从后厨的门口伸出那颗大光头,一脸憨厚的望向柜台,宛如好奇宝宝。三姐见状就像堵气似的,扔下手中的瓜子,又开口继续,声音比之前更大了,老唐才悻悻然缩回那颗脑袋。

不知过了多久,玻璃门被轻轻推开,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走进了店里,手里捧着一束新鲜的雏菊,小小的黄色花瓣上似乎还沾着露水。

三姐看到这个男人,下意识的闭上了嘴巴,然后突然抬头看向墙上的挂钟,时间显示两点十九分。这个男人已经连续来了好几天,每天都是同样的时间,下午两点十九分。

只是,那束雏菊,她仿佛在哪里见过。

他总是穿着一件很旧的米色夹克,袖口都已经发白,但洗得很干净,每次手里都捧着一束新鲜的雏菊。

最让三姐觉得好奇的是,男人每天准时到店里,点一份米线,然后就坐到靠窗的位置望着外面发呆,米线上了桌他也不吃,有一次三姐忍不住去提醒他米线再不吃就凉了,他只是转过头,也不答话,只是对三姐笑笑,便又继续发呆。

三姐有时候都忍不住怀疑这男人是个神经病,于是也就不再搭理他。

或许是因为三姐的再次噤声,老唐的脑袋又从门后伸了出来,结果被三姐一个白眼就吓了回去。

等三姐回过头,捧着雏菊的男人已经走到了柜台前,还不等他开口,三姐就望着他手中的雏菊笑道:“还是老样子,小碗羊肉米线,不放花椒?”

男人闻言愣了一下,随即也挤出一个微笑,点头应道:“谢谢。”

男人显得很疲惫,头发凌乱,眼神空洞,嘴唇干裂,胡茬丛生。在他的脸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悲伤,颓废,又显得那么平静。

三姐还想说什么,却见他已经转身,径直走到靠近窗口的那张桌子,轻轻拉开长凳坐下,将手中的雏菊轻轻放在桌上然后转头望向窗外,依旧沉默。

已是早秋时节,可花城依旧暴晒在烈日之下,空气闷热潮湿,路上行人稀少,步履匆忙。

“小碗羊肉米线,不放花椒!”

三姐扯着嗓子朝后厨喊了一声,然后转头再次看向坐在窗边发呆的男人。

“三姐,结账!”有客人吃完后对柜台的方向招了招手。

“哦,来了。”三姐急忙起身走过去替客人结账,余光也不忘看向男人的方向。

等她忙完,还没回到柜台坐下,又听到后面传来老唐温柔的声音:“小碗羊肉米线,不放花椒,好了。”

她小跑到后厨门口,从老唐手中接过那碗

热气腾腾的米线,转身走向了坐在窗边的男人。

三姐小心翼翼的把米线端到男人身前的桌子上,最后又特意嘱咐了一句。

“你的米线好了,没放花椒,早点吃。”

男人似乎是陷入了回忆之中,突然听到三姐的话,后知后觉间转头望向三姐。

这一转头可把三姐吓了一跳,就连身子也不禁往后退了几步,这个奇怪的男人,竟然满脸泪水。

或是男人觉得失态了,急忙伸出手将脸上胡乱擦拭了一下,然后有些不知所措的说道:“真对不起,是不是吓到你了?”

三姐闻言有些尴尬,连忙摆手:“没有没有,你,你吃米线吧。”

说完,便转过身快步离开。

男人看了看三姐的背影,又低头看向桌上冒着热气的米线,轻轻叹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坐了下来。

三姐这次没有走向柜台,而是直接走进了后厨,不知道为什么,她有些害怕。

“唐胖子,那个客人好奇怪!”

刚进入后厨,三姐就直奔正在切肉的丈夫。

老唐听见三姐的声音,马上放下手里的刀,轻声问道:“怎么回事?”

三姐一把揪住老唐厨师服的衣袖,指着外面悄声说道:“外面有个男人,每天下午两点十九分来,好些天了,天天这样。刚刚我去给他上米线,他居然在哭,吓死我了……”

老唐静等三姐说完,皱起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见到老唐竟然是这副表情,三姐转忧为怒,在他手臂上狠狠地拧了一下,咬牙骂道:“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是这副什么也不关心的样子?真窝囊!”

说完转身就想离开,没想到老唐却在这时拦住了她:“你听我说。”

“还有什么好说的?”三姐怒气冲冲的甩开

了老唐的手。

“你还记得上周三我们店门口的车祸吗?”老唐此刻的脸色异常的沉重,且认真。

被老唐这么一问,三姐不由得脱口而出:“当然记得了,当时死了两个人呢!”

“你是说——”三姐突然愣住,然后转头,一脸惊诧的看向老唐。

“这个男人应该是那天车祸逝去的女人的丈夫吧。”老唐低声说道。

三姐拍了拍自己的脸颊,然后从兜里拿出手机,不停的刷着,最后,她的动作慢了下来。

她的手机页面,红色的新闻标题格外刺眼:花城市西区发生特大车祸,造成二死五伤。

三姐记得很清楚,那天中午突然暴雨倾盆,让中午来店里吃饭的客人滞留了很久。

正在大家躲雨的时候,门口的马路上突然传来一声金属碰撞的巨响,甚至淹没了铺天盖地的雨声。

正当大家好奇的往窗外望,才发现不足数米的道路上,一辆装着水泥浆的罐车由于视线受阻撞上了一辆出租车,而车里的司机和女乘客当场去世。救护车赶到的时候,雨势已经变小,很多人驻足围观,三姐依稀记得,女人被抬上担架的时候,手中紧紧抱着一束黄白色的花。

三姐想到这里,心中突然一阵刺痛。

她急忙冲出后厨,寻找着那张靠窗的桌子。

可是,原本坐在那里的男人早就已经不见了踪影。

桌上,是一碗没吃一口的羊肉米线,和两张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十一块钱纸币。

这时,老唐也走了出来。看着神情复杂的三姐,他举起手,在空中停顿了一下,然后轻轻在妻子的肩膀上拍了拍。

三姐沉默不语,却在这时听到了玻璃门被推开的吱呀声,她惊喜的看向门口,然后又换上一脸的失望。

走进来的不是那个男人,而是负责这条街

的清洁工,那个整天骂骂咧咧的张阿姨,三姐再熟悉不过了。

此时的张阿姨手里拿着两个很大的黑色垃圾袋,边走边自言自语:“也不晓得是哪个,这么没素质,天天在街上扔花,这么好看的花就这么扔了不觉得可惜吗?”

三姐见张阿姨这副模样,忍不住笑了,眼眶里却不知何时已经溢出了泪水。老唐也站在旁边笑,不过很快又被三姐的白眼给塞了回去。

第二天,饭点刚过,三姐和女儿通了个视频电话,然后悠闲的坐在柜台后嗑瓜子,不时抬头看向墙上的挂钟。

“一点四十七分……”

“两点零六分……”

“两点十三分……”

这一天,男人终于没有再来。

花城依旧阳光灿烂,在后厨切肉的老唐大汗淋漓,不时用挂在脖子上的白毛巾抹一把脸。

不知何时,三姐斜靠在后厨门框上,双手插进围裙兜里,对着男人魁梧的身影高声问道:“唐胖子,你要不要送我一束花?”

老唐放下手中的刀,扭头对她笑道:“我们处对象的时候不是送过吗?不过如果你想要,等我把今天的肉切完,就去给你买,你想要什么花?”

三姐听到这话很想生气,却发现自己怎么也生气不起来,最后半天才憋出两个字:“傻子!”

她忽然想到那个男人手里的雏菊,居然那样好看。而当年唐胖子唯一一次送自己的花,还是花店处理的半价玫瑰。

可是,想到那时还没那么胖,但一如既往憨厚腼腆的老唐,打着蹙脚的领带,捧着发黑的玫瑰花来找自己的模样,她又一次忍不住笑出声来,双眼泛着泪光。

正在这是,柜台突然响起外卖客服甜甜的声音:“您刚接到一份外卖订单,小碗羊肉米线,不放花椒!”

这不就是那束雏菊吗?她想。

责任编辑:召唤

小小说三题

岳朝蓉

失信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偏远的堤乡做秘书。

一天早上,我正和乡干部们围着一张桌子稀里哗啦地吃早餐,忽地有人敲门,“请问谁是丁秘书啊?”突如其来的问话打断了我的咀嚼,我抬起头来,一边把一口稀饭咕噜吞进喉头,一边站起身示意她有事请讲。

来者个子高挑,一双大眼一眨一眨的,透着少有的精明与睿智,右下巴长着一颗蛮好看的痣——人们都叫她“美人痣”。“美人痣”搓着双手,一副着急忙慌的样子。“哟!妹子,你就是丁秘书呀。”“美人痣”“见人熟”地把我轻轻一揽,“是这样的,我哥急着要去省城家具厂上班,麻烦妹子给我哥开一封介绍信。”

开介绍信时,我顺带了解了“美人痣”的一些基本情况:家住杨家桥村,一家八口,姊妹多,家境不好,长子哥哥是瘸子,从小学木匠,为改变贫穷的家境,木匠哥哥不得不背上刨子斧头外出闯荡……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个时常背着斧头刨子,一颠一颠四处“圈乡”的木匠,“你哥就是那个、那个……”我把跑到嘴边的“瘸子”咽回肚子。“美人痣”似乎心领神会,说他哥哥腿脚不大方便,但木匠手艺呱呱叫,这不,省城武汉一家大型家具厂看了我哥的样品,要他赶紧去哩。

“好事啊!”我把开好的介绍信递给“美人痣”。

“丁秘书——”已走出乡政府大院的“美人痣”,突然转身对我说,“我哥说等他在省城立了足——就带我去省城打拼哩!”

我的心咯噔一沉——一个腿有残疾的人,想在大省城立足谈何容易啊!

送走“美人痣”,我刚坐下来接着喝那碗温吞吞的稀饭,“美人痣”又风风火火地闯进食堂,面露难色急切地央求道:“我出门走得急忘了带钱,谁能借钱给我哥当路费?下午我一定来还!”

“今天正好逢集,你去集上找你们杨家桥村卖菜的熟人借嘛!”有人认出了“美人痣”,给她提建议。

“来不及了——”“美人痣”几乎带着哭腔,“如果误了这趟车,我哥的工作就黄了。”

“哼!之前到乡政府借钱不还的人多了去了。”同事中有人愤愤不平,有人故意大口大口地喝稀饭。

“我下午肯定来还的!”“美人痣”突然把泛泛的目光一收,随后紧紧盯住我……我似乎踌躇了一下,“要多少?”

“美人痣”两眼一亮,“十元。”

“丁秘书,你不要随便借钱给人!”杜干事一边好心阻止我,一边拉下脸转向“美人痣”,“口气还不小哩!开口就要她半个月工资。”

“那就先把我弟弟的生活费借给你。”我边掏钱边强调,下午你可一定要还我哟——我弟弟上高中,正等着这十元钱呢!

“谢谢妹子!我说话算话,一定下午还你。”“美人痣”双手合十,一副感激不尽的样子。

“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哟!”

“我们哪个没上过当?”

……

在一片议论声中,我忐忑不安地吃完了早饭。

我期待下午快点到来。在等待中煎熬的我,又不时自我安慰:她不是开了证明吗?杨家桥村的,到时她不还,我就上门去找她。这样一

想,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中午,我骑着自行车下乡刚回到乡上,徐师傅就喊住我:“小丁,电话通知你下午去区政府开会。”我答应着,又慎重交待徐师傅,如果那“美人痣”下午来还钱,一定代我收下。

“那可是我弟弟一个月的生活费啊!”骑上车,我又扭头强调一句。

傍晚,一散会,我就飞快地骑车往乡里赶。一见到徐师傅就急切地问,她来了吗?徐师傅除了摇头还是摇头。我把目光又转向他人,同事们一个个像吃了摇头丸似的,大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意味。

“她也许有事耽误了。”我自言自语。

第二天,按区里安排,我要到地区党校封闭式培训学习三个月。我只得找同事借了十元垫付弟弟的生活费。

培训回来后,我专门去了一趟杨家桥村,去找那杨姓人家,却是人去屋空。村干部告诉我,两个月前,杨家全家都搬进省城了。

唉唉……我自认倒霉,提醒自己以后再也不借钱给外人了。

十年后,我陪在省城工作的小妹去一家私城买家具。远远地,我看见一块“美人痣家私”灯箱广告牌,心头不禁一震,难道……我无端地紧张起来,确切地说,是兴奋。

“欢迎光临——”一位迎宾款款地把我们引进卖场,妹妹穿行在琳琅满目的家具中,点评这款好,那款也不错。我却无心当参谋,心思尽在“美人痣”或者当年那十元借款上。

“你们老板在吗?”我问。

“老板正在楼上谈一笔业务。”迎宾指指二楼。我来到柜台前,盯着墙上的营业执照上的照片仔细辨认……没错,就是她——“美人痣”!她下巴那颗“美人痣”,的确在她好看的脸蛋上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可今天在我看来,是那么的丑陋、晦气。

不一会,妹妹选了几款家具,喊我帮她“参考参考”。

“丑!”我指着所有家具,几乎是恶狠狠地

吼道,“丑死了,这些家具没一款好看的。”或许我的声音惊动了二楼的“美人痣”,她一边打着大哥大,一边噤噤地下楼……我盯了她两眼,一眼是脸庞——多年未见,岁月似乎未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一眼是那颗“美人痣”——依旧与十年前一模一样。我与“美人痣”对视的那一刻,她似乎认出了我,像十年前那样“见人熟”地朝我打打呼,可是,我紧紧地拽着妹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美人痣家私”。

晚上,妹妹一边打开电视看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边埋怨我白天的表现令她百思不得其解。我鼻子一“哼”,嘀咕道:“这就是失信的下场!”

电视画面突然跳出“美人痣”。妹妹怪怪地看我一眼,很快把目光聚焦于“美人痣”。面对主持人就“诚信经营”的采访侃侃而谈。“其实,我也有过失信……”“美人痣”话锋一转,那是十年前,我到堤乡政府给我哥哥开介绍信时,曾为我哥向乡上的丁秘书借过十元钱,如果丁秘书不借这十元钱做路费,我哥就进不了省城的家具厂,也获不得武汉首届“鲁班奖”和“自强模范奖”,自然,我们全家就进不了省城,也就更没有“美人痣家具”的辉煌。

“杨总——”主持人突然打断她,“十年过去了,您就没想过去还那笔钱吗?”

“想过。”“美人痣”缓缓地说,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不只一次地想过,专程回一趟老家,当面去重谢那位当年的丁秘书,可是因业务太忙,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一直推到现在……“我想,还给丁秘书再多的钱,都是对她当年解我们燃眉之急情义的一种亵渎和伤害。与其还钱,不如把生意做大做强来回报丁秘书。”

突然,“美人痣”冲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当然也冲着我说:“各位观众,还有当年的丁秘书,请原谅我,用我人生唯一的一次失信,换来我一生的守信、诚信!”

我愧疚地垂下头来,不敢直视“美人痣”。

铜 匙

冬日,一缕阳光荡开,村庄顿时有了一些暖

意。阿华走出门来,掏出钥匙对阿根说:“哥,晚上我回来得晚,帮我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收一下。”

阿根正高兴,她能给钥匙他,说明心里还有他,信任他。他伸手去接,她却把钥匙又重放回包里:“算啦,还是把衣服收到你家,晚上我来取吧。”

阿根望着阿华骑车离去的背影,想起母亲离世前,拉着他的手说的话:“儿啊,当初是妈拆散了你和阿华啊……当年是妈求她……至今妈都忘不了阿华当时伤心的样子。阿华是个好闺女,妈也是为了你的前途,才不得不帮你选了一个当局长的岳父,只可惜……”

知道实情后,阿根心头很不是滋味。现在,他只得把以前对阿华的恨,悄悄化作对她的歉疚和爱……此刻,对阿华的一丝牵挂又不由涌上心头。

那段美好的姻缘被母亲拆散后,阿华嫁给了另一个男人。为了照顾多病的公婆,她特地考到丈夫那个乡镇当公务员。阿根呢现已选拔为副镇长。

阿华的丈夫下岗后开出租车谋生。出于对阿华的补偿,他帮阿华丈夫在市里一个大企业谋了一份收入不错且稳定的工作,同时又帮她找了一套价格较市场便宜的单位房,让她儿子也随她丈夫到市里上学。

初冬到来时,市里选拔一批干部下镇里锻炼,他便到了阿华工作的镇上。

今天是他下派到镇里任镇长的第一个周末,他是主动留下来值班的。当一把手嘛,总该做表率吧!其实他也知道阿华这几天在下村忙活,肯定没时间回去。这不,就有了一个和阿华单独相处的好时机。

夜晚的镇政府大院十分宁静,左边住宿区的窗户里散发出柔和的灯光,偶尔有几声狗叫从后边农户传出。

办公区漆黑一片,旁边的镇二楼招待所为单身男寝室。他洗了澡,身穿睡衣,在柔和美妙又浪漫的橘黄色灯光里,等着阿华回来……回想当初和阿华的初吻,不觉让他浑身躁热。那晚,他拥她入怀,亲吻着她,她的唇像清晨带露的玫瑰那般湿润,那般柔软。幸福就像冬天的

火一样燃遍了全身,当他要脱她上衣时,她推开了他的手,低头红着脸说:“等结婚那天,再完整地给你……”

“当当”敲门声和“阿根哥”的叫声打断了他的回忆,他应声而出,“阿华,你回来啦!”

她大方地坐在他的床边,他们又一次挨得那么近——像初吻那晚。阿华脸庞散发着迷人的光,起伏的胸脯,欢快银铃般的笑声如阵阵春风轻拂着他,让他心猿意马,如痴如醉。

“骑自行车真跑热了!”她解开棉袄,露出的白皙脖子,散发着润玉一样的光泽。他终究没把持住自己,一把抓住她的手,含情默默地问:“你还爱我吗?”他迫不及待地要拥她入怀。

“我该回去洗澡了。”她答非所问地一把推开他,站起身,低下头,红着脸低声说着。

“你的衣服——”他拿着帮她收回的衣服递给她,握住她手的那一刻,热浪传遍他全身。她赶紧抽出手快速走出门口,廊上的灯光照着她丰满而凸凹有致的身材。他很想从后面一把抱住她,永不松手,永不分开……等她开门要抽钥匙时,他左手帮她推门,右手快速取下钥匙,鼓足勇气说:“钥匙我替你拿着,你先洗,等我进来陪你……”说这话时,他的整个身子都在微微发抖。

他没反对他这一举动,这是同意他开门进她的房间吗?他心如小兔欢蹦乱跳地期待着。

他攥紧钥匙,攥得手心冒汗,生怕它从手里飞走了般。估摸她洗得差不多了,他颤抖着右手拿钥匙去开门,插了几次才把钥匙放进锁孔,可扭动了几次也没反应,咦!奇了怪了,怎么打不开呢?没错,是这把钥匙啊!他右手抽出钥匙又插了进去,用力扭了几下,门还是岿然不动。他懊恼地望着头顶上的灯,灯光也好似对他露出了嘲讽的眼神。

他失望地喊道:“阿华,阿华……”

这时门缝里递出来一张纸,只见上面写着:阿根哥,我承认我爱你!但我把这份爱已经深深地锁在了心底里。钥匙也许能打开世间所有的门,但道德底线之门,是无法、也不能用钥匙去打开的。

他只得把钥匙轻轻塞进门缝,转身,羞愧地回到了自己的寝室……

涩 爱

他和他是高中同学,他住堤外,她住堤内,绵延巍峨的襄河大堤是他俩相牵的手,悠悠流淌的襄河水,是他俩的喁喁低语。

大堤作证,每天每天,他俩都是并排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一路上,叮当叮当的铃声,欢快清脆的笑声,惊得树上的鸟儿扑棱棱地飞起,撒下一路鸟语。

高考落榜后,他们都考到了各自的村小教书。他们都酷爱文学,四季变换,傍晚的大堤上,常常能见证她们背诗诵文成双入对的身影。

他对她说,终身都不会放弃写作,立志当一名作家;他还向她表白,不光永生永世爱她,而且还要爱屋及乌,帮她的弟妹们顺利完成学业……那晚,河风习习,柳丝依依,月亮的清辉,把襄河、田畴、防浪林……还有他俩的身影,涂抹得斑驳迷离,他一把拥住她,望着银河的织女星说,“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用我俩的名字合集出第一本书。”

“嗯嗯……”她搓着衣角,呢喃着倚在他肩头,望着星光灿烂的银河无限憧憬,也是羞涩道:“那,第二本书呢?”

“就用我们孩子的名字啊!”

她红着脸跑开了。她信他,爱他,也想过嫁给他。可他的母亲,那位面容憔悴的老人,背着她,无数次地央求她。“闺女,他爹身体不好,我又是药罐子,还有他几个弟妹们上学要负担。我们家最急需的是娶一个种田好把式做媳妇,帮家里做农活,也分担我儿子的负担。”末了,老人又声泪俱下地恳求她:“伢啊!你行行好,别答应他,我代表全家人求求你啦!”

她看见,老人浑浊的眼里滚出了两行泪珠。

于是,她断了对他的念想。她很快嫁给一位苦心追了她很久的男同学。

她写信告诉他,他们双方家庭都负担重,她也需要一个条件好的人来帮她。

信由他母亲转交给他后,他充满了幽怨的眼神,让她整个人都被掏空得没了筋骨般。无数次,她独自一人蜷缩在大堤旁的树下,无声地抹泪。

他按他母亲的安排,娶了个种田能手。几年后,他有了一双儿女后,又只身南下打工。

她多想他留下啊,哪怕只要能看见他的身影就知足了。

那天,她早早地来到襄河边,终于等到了他,“你一个人去南方,会很不习惯的……”

“我习不习惯,关你屁事!”他的话,和他吐出一串烟圈,无情地飘向她。

她心疼地劝他:“抽烟对身体不好,能不抽吗……”

他猛吸一口,并用力吞下,不耐烦地质问道:“你是我什么人?凭啥要听你的?”

她多想对他说一句“我是爱你的那个人”啊!可是,为了两个家庭和孩子们,她再一次把对他的爱,锁进了心房。

退休后,她出版了第一本书,书名是以他和她的名字,起的。

那天,他们的中学同学喜添孙子,同学故意对她透露:他也要去。于是她就带上那本书。她想,他们都是有孙子孙女的爷爷奶奶了,做不了夫妻,可以敞开心扉做朋友,她不想让他恨她一辈子。今天无论如何要告诉他,她爱他,心里一直装着他。

她早早地来到同学家,一见英姿不减当年的他,心跳如初地对他说:“我出书了——”她把印有他和她名字的书名,呈现到他面前。

他两指优雅地夹着烟,小指弹了弹烟灰,不屑一顾地道:“切!出书能挣几个钱!”

她如鱼刺哽喉,噎得半晌无语。

他嘴角一扯,挑眉继续道:“劝你也别写了。我介绍你去南方教书,一年挣个几十万不成问题。”

她勉强挤出一丝笑意:“谢谢你的好意……”她强忍着吞回快要冲出眼眶的泪水,扭头看着远处的襄河大堤,任泪水恣意畅快地奔跑……

责任编辑:召唤



寻找程子

王新芳

那一天，我非常迫切地想到城外走走。摆脱了小城的喧闹和烦扰之后，一个叫程家湾的山村接纳了我。

节令已入冬至，冬天该有的冷酷被一笔写实。下午的阳光很淡，风有点硬。四野朦胧，一直延伸到我日渐开阔的中年人生。寒冷，使生命严峻，程家湾，却给人带来一抹暖意。

在城内，楼看多了，便腻了，陡然到了这里，便活泼泼觉得新鲜。

来之前，我对村南寄予厚望，它一定会是这样的：安静的树林里，弯曲的小河结了白冰，我从桥上走过，一群羊在远处啃着干草。可现实打碎了我的幻想，没有河，只有一片寒林。叶子落光了，枯瘦的枝上，再不见一点颜色。树枝线条简洁，没有任何多余的琐碎，主干分出权桠细枝的秩序，一目了然。我站在林边，感受着冬天的清透明朗。我了解这些树，要想在严寒的狂风与纷飞大雪中生存，必须舍弃所有叶片，把能量储存在根和主干，才能度过寒冬，用数月的隐忍等待下一个春天的来临。

文字是一种无言的指引，能让一颗心瞬

间走近另一颗心。香芹大姐站在路旁挥手，她身边还有两位老者，穿老头靴，戴绒线帽。听说我是研究程子文化的，一口一个“领导”称呼着，喊得我脸红心跳。不过就是一个喜欢文史的小文人罢了，何以让他们尊敬如此？三个人在前边引领着，把我带到了程氏祠堂。

程氏祠并不显眼，前边一堵土墙，后有几棵高树，左为街巷小路，右是废墟老宅。无门无院，小小三间北屋，蓝砖灰墙，暗红柱子与门窗。屋顶积满落叶，触目一片荒凉。如果无人指引，你根本想不到这是一座祠堂，既不宏大，也无丝毫威严与霸气。大概只有在祭日、春节或清明，家族成员才会于此举行纪念仪式，以维系复杂宽阔的血脉吧？

在村民心中，来到程家湾，当然要先看程氏祠堂。任何时候，祖先总是第一位的。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敬畏，更是程家湾人特有的自豪。姓氏，把人们的根往上捋，能捋多远就捋多远。历史容易遗失，宗族的记忆却在顽强传承。程家湾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姓程，他们的根深深浅浅都扎在这弹丸的出生

地，在族谱密密麻麻的名字之河中，追溯并构建着祖先程本的光辉。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有一位程子，名本，字子华，邢地中丘（今内丘县）人，著名哲学家，著有《子华子》一书传世。程子通晓坟典索丘和故府传记，识见渊博，性赋开爽，善辨持论。孔子曾与之倾盖而语，坐荆论道，称他为天下贤士。程本是西周大司马程伯休父之后，他的祖父程婴，拯救赵氏孤儿，是历史上妇孺皆知的人物。到了宋代，他的后人程颐、程颢共创“洛学”，成为一代理学宗师。程本晚年由齐归赵，逝后葬于河北内丘程家湾的程子冈。

难以置信，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竟和程子有着莫大的关联。

轻轻推开祠堂大门，里面一览无余，陈设之简单出人意料。正面墙上挂一幅程本画像，两侧是卷起的族谱。屋内连个像样的供桌都没有，只有两排红砖，放着三个香炉。程子宽衣博带，苍然皓首，身子前倾，双手抱胸，眼睛里亮着一盏灯，带着微光，闪烁着善良、诚意与智慧。画像上的旧光阴，沾了许多风雨，岁月风尘漫过的地方，有灵魂。这小小的祠堂，在世事的眼眸和历史的罅隙中，承载着多么深重巨大的时空之谜，使人立即失去了轻狂和浮华，刹那间入了庄重、虔诚的境界，不敢再有言辞，只静静地站住了才好。

人与物有着奇妙的共处关系。我刚走出程氏祠堂，就看到一只鸟，迅疾地从我面前掠过，由近及远，振翅有声。我寻声而望，只看到一个黑白相间的模糊影子，拖着一条长长的尾。这只鸟，是在传递某种神秘的昭示吗？刚才的一点寂寥被驱散，代之以细节可见的欢腾。这只精灵，或许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个村庄，这片土地。

那好，我就跟着它，到村外的程子冈去。

弱小的身段投入田垄，天空铺在头上。地势渐渐升高，庄稼收割了，山冈辽阔无

边，一抬头，就能看见远远的地方，天和地相接在一起。大而圆的黑石，努力吞噬最后的日光。雪白的苇花开在单调的原野上，一丛又一丛，凄美苍凉。大地因奉献而长存，一处隆起的坟茔里，安眠着程氏先人的灵魂。

程子墓坐南面北，墓南有一矮小石碑，周围的荒草稠密疯长，酸枣枝顶着锋利的刺。为了看清碑文，我们东走西顾，企图寻找一条能走近它的小径。香芹大姐自告奋勇，踏草拨枝，在前为我开出一条路。走近后，才看清石碑是内丘县人民政府1984年立的。香芹大姐说，老辈人还记得，原来程子墓周围有很多大柏树，还有石像生，现在是再也见不到了。我们不约而同地叹息一声，而这一声叹息，又很快被风吹走了。

站在程子墓前，我弯腰鞠躬，向程子奉献我的尊敬。周围很静，除了风，再没有其他响动。脑中如无垢天空，无知无念，空白纯净。好多个这样的白天过去，好多个这样的夜晚来临，先贤留下的传说故事，至今还散落在尘世上，如同即将湮灭的灰烬，留有余温。

史书记载，赵简子闻程子之贤，想用之，派遣使者带着钱币，以聘爵，以圭，去请程子出仕。程子听说赵简子杀害了晋国的贤臣窦犇和舜华，不应而请辞，由内丘去了齐国，致使赵简子很不高兴。程子后来曾隐居于内丘鹊山苓塞，存诚养操，聚徒讲学，门下高徒有北宫意、阳城胥渠、留务兹、公仲承、季沈、虎会等，多有建树。

《赵氏孤儿》的故事广为人知，程子祖父程婴大义救孤，保住了赵氏一脉，帮助赵氏复兴，为后来赵简子、赵襄子专晋国国事打下基础，之后才有了韩、赵、魏三家分晋，建立赵国。程家和赵氏的关系非同一般，要想谋求荣华富贵应不是难事。何况赵简子又派人拿着钱币，许给爵位，以执圭之礼去请程子出仕，可是程子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如果辅佐独断专行，杀害贤臣的赵简子，无疑毒杀自己，所以他选择逃避，隐居，聚徒讲

学，宁可过清贫的生活，也不愿意降低自己的品行操守。

讲学，是他一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子弟们渴望聆听程子的教诲，他也愿意将自己所学所思所得献给家乡的学子。

程子大才，却不肯苟容于诸侯。一个人的魅力不在官位财富，而在于人格。多年前，许是一个暖意融融的冬日，程子坐在芰塞那棵古柏之下，向他的弟子们阐述宇宙的形成及其变化，混茫之中，是名太初，阴阳变化，新而不穷。把道家的无为深化为攻心、守中，把人的生命质量分为全生、亏生、死、迫生四个等次，最早提出“动以养生”的理论，谆谆教诲，如春风化雨，他的文化思想通过一个又一个人的接力，向中原大地慢慢传递和延伸，落入土壤，生出嫩芽，直至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饱满的勃勃因子。

此时，我又看到了那只鸟，秀丽文雅，又器宇轩昂，羽毛闪耀着紫色的光辉，堪与沧桑老树比试风骨。一年到头，不管是喜是悲，是鸣是唱，不管在地上还是枝头，年幼还是衰老，不管新生还是临死，始终只有一个音，一个调，如同儒家眼中的圣贤和君子一样，恒常、稳定、明确、坚毅，而又始终如一。

这只鸟为村庄传承着不熄的文脉。让我邂逅了程家湾的另一位老师。有我的诚意探访，有长者的讲述和收藏，才打开了那条隐藏在岁月深处的非虚构通道。

村子很小，看完程氏祠堂和程子墓，香芹大姐建议去看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程家湾小学的旧址。据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工作过的多位代课老师，后来都成了国家正式职工，甚至领导干部。他们为程家湾的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程家湾也成就了他们不俗的人生。

边走边聊，香芹大姐告诉我，现在村校合并，程家湾没有了自己的小学，孩子们上学都要到附近村去。说起当年程家湾小学，

香芹大姐的眼中多了一种深刻的眷恋和怀想。小学旧址位于村中心的高台之上，山路陡峭，好不容易走上去，眼中却是出乎意料的寒凉。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屋，南边一个深坑，东西有两座坍塌的土墙，地上随意堆放一些破砖。野生的榆树，槐树，柿子树任性生长，在废墟中展示生命的顽强与豪放。积年的落叶喧腾松软，像覆盖着一层金箔，脚底一触就发出脆裂声响。若是春天，榆钱初长，翠绿晶莹，入口一定会有淡淡的甜香。

一座学校竟然活不过这些树！学校早已拆毁，而树还在这里，没有挪动一步。如果今天他来，看到学校遗址的现状，一定会心情复杂吧？于是，我拍下一张照片，算是纪念，也算是珍藏。树有树的活法，人有人的志向。在这个善良的下午，我提笔写下关于他的叙事篇章。

那时，程家湾小学有五间北屋，还有东屋和西屋。北屋西半部是教室，东半部是生产队的仓库，放一些生产用具和杂物。东屋为教师宿舍和厨房，西屋是大队的医务室。校前有一口红薯窖，校后有全村最肥沃的水浇地和一个不小的打谷场。程家湾小学，虽然简陋，却让一个外村青年点亮青春，放飞理想。

一条狭仄的山道上，拖曳着青年长长的身影。刺骨的寒风从宽大的棉裤腿口钻入，冷像一条蛇东游西荡。但他忘记了冷，满心都是兴奋和激动。受够了阻挠和压制，歧视和冷眼，他兜里揣着无处安放的户口本，破釜沉舟，来程家湾小学当了一名民办工分老师。冰冷的土坑，一盏寒灯如豆，风如鬼魅，一个人吓得不敢入睡。他要在这里学会做饭，学会战胜恐惧，学会教课，他憋着一股劲儿，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不但要干好，还要干出名堂。

冬日的阳光洒在程家湾，洒在一个匆匆走路的人身上。他挨家挨户做工作，把适龄儿童都动员到学校里来；他自制教具，为了教学更形象；讲课旁征博引，学生们听到

心里去了。他在打谷场上给孩子们上体育课，欢乐的笑声传遍村庄。从未见过这么认真负责的老师，村民们从心里敬重他，这家送一把豆角，那家送两个倭瓜，怕他放学后寂寞，还有人专门到学校找他聊天。自此读书之气，蔚然成风。

他爱读书，更爱写通讯报道，就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向县广播站投稿，向省地报刊投稿，或泥牛入海，或稿件退回，没关系，继续写下去就是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篇报道终于登上《邢台日报》，他的动力更足了。慢慢的，媒体上稿越来越多。凭着过硬的文字水平，领导认可，他被抽调到公社，县委，继续着文字工作。稿子不断被市，省级报刊采用，甚至登上《人民日报》，他也由县领导特批转成国家正式工。不断努力与奋斗，最后不但当了县委书记，而且走上更高的领导岗位。在多岁的命运面前重新站立，站成一尊让人仰望的雕像，永不言弃地向上追求，为他的血液注入了凛傲的情怀和信仰，以至于丑陋、无耻、假恶等人性的肮脏灰暗都不得不通通让道，为他留下一条通向阳光明媚风光无限的坦途。

不懈追求，是他对尊严的坚持。程家湾以他傲。

那只鸟飞来飞去，在我的头顶盘旋。声音由远及近，翅膀扇得越来越快。村庄那棵最高的树上，好像也有了鸟的回应。应声而望，我看见树上有一个硕大的鸟窝，那是鸟的精神原乡。

我在程家湾继续寻找，寻找别人，也寻找自己。

村庄分为旧村和新村，旧村在河边，新村在北台上。我没有在新村过多停留，我的关注点在旧村。旧村即将开发，有些人家已经签好拆迁协议。这也好，给这些多年不住人的老屋找到一个好归宿。老村很静，房屋大多夷为平地，这家剩一个门楼，那家留一面土墙。发掘的树根，在石头上仰望高空。

公鸡在一棵桃树下啄食，几只狗在一处废墟里狂吠。拆下的碾盘躺在树林边睡觉，石刻的牛槽像村庄多余的尾巴，不怀希望地等着来客。村庄安静得像悬在空中的一朵云，星星移动的声音都会传入它们的耳朵。

程家湾老了，而属于它的文化依然年轻。我在村庄里追寻着，以一个行吟诗人的谦卑，穿越曾经被岁月深埋的时空，再次听到大鸟氤氲的叫声。程子不会想到，这叫声一传就是千年。在大鸟的身影里，我看到了自己，有时候，一个理想就定住了人的一生。没有人让我来，来程家湾完全发自内心。一个乡村少女，小时候就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写作，才是照亮人生的一轮明月。于是，摒弃了许多不必要的爱好，生活力求简单，许下文字记录时代的野心，一写就是几十年。寒夜孤灯，键盘不停敲着，敲出几十万字的作品。为了让更多的人爱上写作，让他们平庸的生活不再平庸，多次开讲写作公益课。写作是我的信仰，除了忠诚，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世上的路有千万条，我只认准我选择的这一条，即使孤独，或者清贫，也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的。

在程家湾，我是愉快的，也是幸福的，这种愉快和幸福，是其他方式难以取代的。在以程子为主体叙述对象的写作中，我融入了自己全部的深情。

我在反省自己，我来晚了吗？还是来得正是时候？仰望圣人以及前辈的背影，生命像一张后续时代风格的拼图，虚构、结构、重构、写实、剪辑、粘贴。四野萧萧，寒蛩声碎，心中自是一片澄澈清明，朗悦丰盈。在这里，亲切的气息让人留恋，而那只鸟所携带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正在向着远处飞去。

在寻找程子的过程中，我听到更多生命的对话。一个人要么遇到程子，要么遇不到程子，像一行汉字眼前的白纸，这纸里有一枯一荣的草木枝条，会让人隐隐想起野外春风。

责任编辑：黄薇



庚子冬清欢

徐超洁

一

庚子年的冬天结束了。

我依然一如既往的庸常，在冬阳暖和的午后去院子里晒涤洗过的衣被。青色的瓦楞上，还有残冬的落叶，不经意处，已有绒花开得雪白，惊觉春天毫无悬念地来了。

想起除夕当晚的一夜大雪，醒来时天地共白首，多少年没有过这样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盖地，鹅毛一般，下了整整一夜。像是某种预示，一些无妄之灾往往藏在某些不易觉察的细节里。雀跃不已的我，到雪地里和孩子一起玩耍，踩起咔嚓咔嚓的雪，在天地苍茫里，棒雪，打雪仗，堆雪人，像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现出不该有的天真。完了还不过瘾，穿上淡紫色的衣服，一路拨开厚厚的积雪，向高高的山峦爬上去，在雪地里打滚，拍照，摇下满树的雪。回望山脚火柴盒一样，已是积雪覆盖的屋顶，散落在山洼，山脊处的村庄，一犄一畦遁山而去，

农耕好的梯田，一个辽阔又苍茫的世界。我有一刻庆幸，我们在寒冬里有一个屋顶，可避来时的雨，去时的风。

我和许多麻木的人一样，饕餮着上天给我们的馈赠。比如这样的一场大雪，它来得那么自然，我们仅仅是欣然享受着它带来的欢喜。朋友圈又被一场大雪刷爆了，到处是欢天喜地的人们。

那时，我们没有太留意，一座城被封了。

二

初二，回老家。很多远离的人，在纷扰的尘世里，无法忘却故土。三百六十五里路，从他乡回到故乡，以慰漂泊，带着一脸的仆仆风尘。妹妹携侄子先我们回来，妹夫去了湖北老家。

一早，哥哥和嫂夫人、母亲、妹妹，还没有等我们到家就忙开了。年里的菜谱，扣花瓣一样的百合，黄色的南瓜，金黄色的蛋卷，酸香辣的凉拌粉丝，大快朵颐的肉……

我们欣然围坐，边吃边聊，丰溢的幸福。很多年没有这样愉快了，时光和经历让我们摒弃很多旧的芥蒂，但也许同时，又产生新的隔膜。幸好，此刻，一切很完美。只是，父亲缺席快三四年了，光阴可不能回首。我们明知要珍惜每一个日常，又同时挥霍着每一个日常。

我们幸福着各自的幸福，那座遥远的城，终究离我们还是很远。

此后的每一天，我们就这样打发着光阴。慵懒地起床，吃妈妈变着法做的早餐，面条、米线、糖水鸡蛋，从集市买回的酸粑。小时候，母亲为馋孩子做的糕点里，其中的一种。白色的包谷面，是老家寒凉的气候里，黄土地给人们最好的礼物。后来才发现，还有金黄色的包谷。无论是白，还是金黄，这些顺应了季节，在风霜雨露里长成的粮食，有着迷人的色泽和自然的芬芳。万物应顺其自然，不可逆天，才能成熟至美好。很多年前，母亲就是用这样醇香的包谷面，经过时间的发酵，再用洗得干干净净的包谷壳，一层层把面铺上去，大火蒸至绵软。出锅时，扑鼻而来的酸甜的植物香，细白蓬松的酸粑就成了。

在母亲的老屋，我们把突然而来的大把的时间用来倦怠，发呆，出门去院子里走走，阳光慷慨地照着人间。

期间，已有很多铺天盖地的消息传来了。口罩已脱销，很多人，按上了血手印，带上勇敢的心，去支援一座城，我致敬那些拥有奉献精神的人们。越来越攀升的数据，包括死亡。我们开始热烈讨论着席卷而来的灾难。和孩子们看看蝙蝠的图片，它黑色的翅膀，邪恶的眼睛，一口尖利的毒牙。想象着它体内流淌着的黑红色的血液，我很费解，会有人把这样的邪灵炖于汤锅，饮毛茹血般把它咀嚼至腹中，是怎样一种滋味又会受到怎样的诅咒？

在我的印象里，蛇、狗、黑色的猫、乌鸦、蝙蝠、猫头鹰……都是属于邪灵一般的

物种，和日月星辰，山河湖海，天地万物共生于宇宙荒洪。在老家的乡俗里，若是偶遇两蛇交媾，势必被视为撞了霉运，或生病，或破财，因此所遇之人，必要给蛇挂红，或是做一些其它的法事，以消除恶灵带来的坏运气。听到乌鸦叫，一般会附近的人，或是某个亲人离开人世的前兆。我也曾在夜晚来临，听到古老的栗子树上猫头鹰凄厉的叫声，不敢踏进黑暗，那怕一步。乡俗里，爷爷们火塘旁讲述的鬼故事里，狗的眼睛或是猫的眼睛是能看到鬼魂的。这些真真假假的经验里，我不得而知，它有几分真，几分假，但至少告诉人们，与人类共生的万物，同样汲取天地精华，应当永怀敬畏之心。

三

意料之外的灾难，让我开始重新体味平淡无奇的生活，觉得活着真好。很多个奇冷的夜晚，点燃家里劈好的柴火，它们来自高大挺拔的自然之树，或是山野的灌木树丛。一些煤，几亿年来，深埋于地层之下的沉积植物，给了我们围炉而坐的暖意和温情。母亲用她新习得的一点点养生常识，一只精致的土陶罐，是她泡在黄酒里的藏灵芝，夜晚来临时，将黄酒盛于白瓷碗，文火缓缓细温，强迫她的两个女儿饮下，她以为，这样会让她的两个女儿无病无灾。

白日子里，孩子们在房檐下做做作业，或是打闹着跑来跑去。栅栏外，是小叔家的院落倾泄的婆婆光影，母鸡一边觅食，一边“咯噔咯噔”散漫地叫着，每次回来，都要把记忆里的味道一一温习一遍，这样晴好的日子，适合我们细细品味生活的滋味，我们搬出老屋的小石臼，是父亲多年以前挑选出的上好的青石，它具有马牙石一样的质地，凿开，成窝状，就成了现在的小石臼，它陪伴我们几十年了。

我们把小石臼洗净，在阳光下晒干。炉火微燃，将清水里漂洗过的苏子，置于精致的铁锅里，慢慢翻炒，缓缓飘起清凉的草籽

一样的香味。我们再把它置于小石臼里，臼成细细的苏子面，掺和上晶莹的白糖，成为苏子粿里甜香的夹心。

小时候，每当这样的苏子面做成时，母亲都要用勺子先喂我们一点。然后，用沸水和好面，把面团做圆圆的窝，刚好可以放下一小勺白糖苏子面。母亲的巧手总能把它们做成严丝合缝的小圆饼，放于微火上的锅底，慢慢烤至金黄，饼也鼓成了一个小气囊，最后，香甜的苏子饼就成了。

就在我们这样享受着俗世清欢的日子里，那座千里之外遥远的城，被黑洞一样的夜色吞噬了烟火味，灯火黯然。穹顶之下，只剩寂寥的星星，像一双双流泪的眼睛。我在这僻静的村庄，能听见江风的呜咽，哽于喉。很多年前，一个经过长江大桥的友人，她告诉我说，站在长江之上的桥面，望着长江奔腾而去，她泪流满面。如今，江水依旧奔腾不息。一座城池，万巷人空了。

和千千万万已经失去了风平浪静的日子的人们相比，我这点凡常的幸福仿佛都是可耻的。

四

我又不得不感谢这样的日子，让离散的我们重聚在一起。重温久违的亲情，看看阔别已久的故乡。有时，我们从老屋步行去集镇的哥哥家，十多分钟的路，一路走去，零零散散的村庄，错落的人家，鸡鸣狗吠。一望无际的稻田，早已闲荒多年了，长成了草甸。几头牛摇着尾巴，漫不经心啃着光秃的草，咀嚼着烈日下的时光。三五个被困于家，青春无处安放的少年，戴着口罩，重拾起儿时沉迷的弹珠，在草滩上爬着，跪着，玩得不亦乐乎。流经村庄的小河依然在浅浅流淌，顺流而去的农田，菜畦，一片片青葱，能拧出水来的翠绿。

因为病毒，日子好像突然慢下来了。

这样缓慢的生活，让我得以再细细端详因忙碌而忽略了的家园。

小镇也变了，沿河而建的热闹的集市，一排排的商户人家。世上所有的河流，都奔涌着人类的欢欣，或是苦难。汇入北盘江的这条河，曾经带走过几条鲜活的生命，在雨季来临时，浑黄的水奔突而来，气势如虹。它曾经是沿河人家的垃圾处理场，死猪死狗、残汤败叶、旧物废料，统统抛进河流，仿佛人们所有的劣迹，它都能默默忍受和包容。这让我想起雄浑宽广，又静流如湖的莱茵河畔，我是多么希望，故乡的河流一样清澈如镜，在日出和夕照下泛起金灿灿的光芒。

好在，这条河已经筑起了青色的堤坝，古城墙一样蜿蜒绵亘，起伏而去。刚好进入初春，两岸的细柳，已抽出鹅黄色的新绿，任春风撩拨抚弄，摇摆着柳儿腰，姿态一片妖娆。

随着每天越来越攀升的数字，小镇所有的路口都被封了，哥哥原本计划带我们去很远的大山里看看的，那里有奇峻的陡峰峭壁，山水秀逸，于山之巅，还有草原一样辽阔的大草坪。后来，哥哥只能带着画板去姑妈家门口，就着和暖的阳光，画了一株断枝的桃花。

人们带着口罩，形色匆匆地来集市，购置一点点生活的必须品，然后匆忙离开，躲回深山里的家。偶尔有几家店铺开着，用简易的桌子，堵在门口，把有所需的东西从里面小心翼翼递出来。我和妹妹去拿快递，矫揉造作般带着手套，生怕沾染从某个陌生的地方，携带而来的病毒。

铺天盖地的信息里，越来越多的力量涌向那座城，伟大又平凡的人们，本可以安居乐业的，在一日三餐里拥有，天伦之乐的欢颜。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倒下了，青春的、暮年的，很多人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病毒，哑然从人间走失，呼啸的江风发出嚎哭一般的声音。

那晚，我哭了。

五

利用这些闲暇下来的时间，我们去了曾

劳作过的山坡，路过一条小河，小时候，常常赤着脚，在里面洗衣服，河水清冽，有很多顺流而下的小蝌蚪样的小鱼，河边，横七竖八躺着砍伐过的白杨树，家乡的这种白杨，据说感染上轻微的病毒，在政府号召之下，到处都在大力砍伐。这些高大挺拔，直冲天际的树，终于，要告别这片土地了。

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了城市，所以，大片大片的土地还给了自然，种上了成片的杉树，如今，已是绿荫如盖，潮湿凉爽的树荫下，厚厚如毯的青苔。我睡在上面，透过树叶的罅隙，看看被剪裁了的天空，小片，小片的蓝，偶尔会吹来林里的风，一个静谧的世界。远远看去，到处都是繁茂的青山。偶有一些荒置的土地，长出齐腰高的野草，很多曾经走过的路，现在草木铺长开来，幽深了。静谧里，偶尔有鸡鸣狗吠之声传来。路畔的一些人家，搬出小木凳，坐在阳光洒满的院子里，三三两两闲聊着人与自然。灵性的万物，就这样，和谐共生在一起。

一户水库人家，以山水，田园为邻，长年在那里栽种蔬菜。房前屋后，已平整好的土地，门前的一树桃花已经开了。

六

就这样，因为病毒，我们在老家蛰居了一月之久，终于，还是要回归以往的生活。妹妹买了去远方的车票，那个爱跳街舞，又是学霸的少年侄子，背起行囊和各种资料书，要跟随返工的洪流，去往远方的家。

我们一起离开时，母亲栽种的月季和牡丹已长出新叶了，像个刚刚发育的小姑娘，

羞赧地矜持着。二叔院落的梨花也开了，一树洁白，我们在树下逗留了很久，用俗世的脸去配一朵自然之花，发现根本无法匹配，只能作罢，不敢再与梨花拍照。穿过满树的繁花，我看到两个侄子，在花树下无邪地斗趣打闹，大概只有如这般孩童的笑脸，春风拂过，和满山遍野，恣意绽放的花朵们，才能驱散这个冬天的阴霾。

婶婶给的鸡蛋、二妈给的辣椒、大奶奶家给的腊肠，一个叫老祖的，用树枝挑着摘回来的青菜……都还没有吃完。在这个冬天，靠着村间四邻的“接济”，过得很温暖。

就这样庸碌无为地过了一个冬天，将每一天零零散散继续着。和那些被病毒的黑暗笼罩的人们相比，常常从心里生出愧疚感。只是，我这样庸碌无为的日常，何尝不是他们想要回归的：每个清晨，随着晨曦里射进窗户的第一缕阳光，和相拥的亲爱的人，醒来于惺忪的甜梦里。然后，洗漱、刷牙，一个面包片，和一杯热牛奶，一起在餐桌前共进早餐，这时，微风浮动窗边薄如蝉翼的纱幔，刚好，朝阳里的霞光折射进来，影子印在一面墙壁，室内的光影一片柔和。然后，一起出家门，匆忙地去赶拥挤的公交车，或是自驾在拥堵的路上，在那座烈日滚烫的城里，打拼着一家人的生计，挥洒着青春或是理想。

我唯愿在每个冬天，都能平静地和家人看一场雪，看看和自己一样老去了的故园，在俗世的清欢里，山河故园都能安然无恙，心归处，不潸然。

责任编辑：黄薇



金江书院

陈新颜

十年之后，与一位高中同学重逢，重逢在家乡“会理视点·每日一读”的作者微信群里。此时，我们一为作者，一为朗读者。

或许这里应该放一首《光阴的故事》。这是我们高中时代校园广播里经常放的一首歌曲。

音乐响起，回忆如水。既然回忆如水，那就让它在月光下静静流淌吧。

记忆回到十年前。当时的会理一中尚未合并县里的其它几所中学，分为东西两个校区。两个校区东高西低，中间隔着一条环城西路（简称西环路）。路的西边即西区，这是我上高一的地方。念完高一，我又穿过西环路（当时还没修天桥），再爬上几十级台阶，走进东区大门，继续完成我剩下的高中学业，从此与金江书院朝夕会面。

金江书院是原会理一中的标志性建筑——会理有两座代表古建筑，一座是景庄

庙，这是为纪念南诏国第十二代国王景庄王而修建的。过去人要一说：“我是在景庄庙读的书”，听的人如果他还不算太年轻的话就会知道：哦！这个人是在二中读的初中。据说景庄庙旁边有一株千年流苏，为当年建庙时会理人所植，至今尚存。这使我对景庄庙乃至其所在的整个校区都有了好感；另一座就是金江书院。金江书院是会理一中的前身。会理一中又是我高中的母校。所以，我对它是很有感情的。

清同治十三年修订的《会理州志》载：“金江书院旧在城西南隅。讲堂三间，乾隆十六年知州韩梧建，名会华书院；厢房六间，乾隆十七年知州穆元章率士民捐资建，共用银一百三十两有奇；门一座，乾隆十八年，知州蒋文祚建，名玉墟书院；厅堂三间、东耳房三间、西楼房三间，乾隆五十九年知州

曾濬哲建，名会川书院；嘉庆十六年，知州德勳以义学作学正署，始创建于文庙之前，坐西向东。大门、讲堂、两厢、后楼俱备。道光初年，知州刘德铨更名金江书院。云南进士万永福书。题讲堂额曰：“高阳遗泽”，州文生彭尚贤书。

那么，金江书院不是一次性建成的，而是过一段时间又修建一部分，一直要到嘉庆十六年时，它的规模和格局才算最终定型。“金江书院”这个名字，是在道光年间才有的，此前，它先后用过三个名字：会华书院、玉墟书院和会川书院。

为什么金江书院这个名字会延用至今呢？

我以为，“金江”二字的视野更开阔，当然，玉墟书院亦颇不俗。试想，在杨升庵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金沙江边，屹立着这样一座书院。金沙长流，而书院长在，这样的意境，甚妙？

从一中东区东门而入，还未进门，先听见里面清脆的鸟鸣声。进了门，看见几株苍劲的古柏，枝虬盖偃，树冠青黑。古柏身后是一座古朴的建筑。青砖砌墙，黛瓦盖顶。屋檐如雁翼舒展，白云在蓝天上流淌。朱漆的圆柱，已然褪色。乌木门、乌木窗、黑漆的匾额，依然散发着书香。门头悬有一方匾额，上面题有四个正楷大字：金江书院。两旁楹联曰：“河岳英灵终此辈，国家元气在斯文。”字是颜体，兼得二王真书笔意，漆绿漆，非常醒目，李成章撰联，会理书法家杨国晖书。书院坐西向东，对面是校长的办公楼。

在书院与校长的办公楼之间，有用红砂岩和砖块砌成的石台一座，高约半米，面积不到二十个平方（现在加了红砂岩护栏）。台两侧有紫薇两株，左右各一。银杏一对，亦左右各一（今已不存）。每年秋天，银杏飘飞，翩跹如蝶，满地金黄。这是历届毕业生毕业时留影的地方，也曾是我捡拾书签、写诗的地方。

金江书院的门槛很高，要进去需要高抬

脚。抬起脚，跨进去，这里其实是原来书院的前厅堂（原来书院的门楼和走廊都已经没有了），今辟为一中的校史馆兼临时会议室，室内书画、奖状满墙，葶苈紫的桌椅被摆放得很整齐。我曾经在这里领到一张汇款单，那是我人生领到的第一笔稿费。当时的我激动不已，拿着汇款单跑到邮局换了稿费，又去逛了一趟新华书店，最后花了三十元钱买了一本散文集，插有彩图的那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本散文集就一直放在我的枕边。

往里走是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两株桂花树。秋风起时，满园芬芳，孩子们坐在教室里都闻得见。我极少去金江书院的后院。因此，后院具体有什么建筑，我不甚清楚。想来应该有长廊，有天井，有厢房和耳房。兴许还会有一株马桑树或是樱桃树什么的，可以供书院的学子爬上去摘桑葚或是樱桃吃。

我的教室在金江书院的南边，寝室却在书院的北面。于是，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书院跟前走过。我有时也会用指尖去触摸一下院墙的青砖。月光如水的夜晚，我也会到墙北边圆形的石凳子上去坐一坐，赏一赏月，静下心来，嗅一嗅桂花香，写一两首诗。

我最喜欢做的事还是到书院前的银杏树下捡拾清新的银杏叶，捡了放到书里当书签。现在看当时写的诗歌和散文，似乎还能隐隐约约看到银杏的影子。

那时候教我们数学的是肖才智老师。肖老是一个极幽默又极聪明的小老头，聪明到绝顶，真是绝顶。他爱开玩笑，无论是领导还是学生，他都爱跟他们开玩笑，因此，他的课堂里总会传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他爱打乒乓球，夏天，常穿一件深红色的体恤在金江书院旁边的乒乓球桌上跟学生打，跳来跳去地打，打到高兴的时候，直接脱掉脚上的黑色的皮凉鞋，光脚踩在地上，然后跟学生说：“来，我们再来一盘！”有时候，他的老伴（我们叫老孃）来叫他吃饭，他都不理

会。老孀生气了，就气鼓鼓地站在旁边恨着他，他这才跟学生说：“下回又来。再！见！”于是，他穿上凉鞋，跟老孀一起，穿过一条三四米宽的两旁种着高大的银桦树的水泥路，回家去。

教语文的是孙素兰老师。她很欣赏我。我曾经被错分到理科班去，后来班主任带我找了校长。经校长亲自批示，我又到了文科班，遇见了她。她有一次上语文课，讲唐诗。她说上句，让同学们接下句。她念的好多诗，同学们都接不下去，这时候，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在下面把后面的诗句一字不落地接上去。于是，她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向上推了推她的茶棕色的眼镜，仔细地打量下面坐着的这位穿白衬衣的男生，投以肯定的目光。就是这目光，一直鼓励着我，直到今天。

我很爱听孙老讲课。她上课时，我总是端端正正地坐着，真像是一个小学生，听她讲老杜的《饮中八仙歌》，讲王少伯的《送柴侍御》，讲黄巢的《不第后赋菊》，讲柳中庸的《征人怨》。《送柴侍御》里有两句诗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前段时间还被日本友人题写在捐赠给中国的抗疫物资上，而中国知道这两句诗的人似乎不多，很尴尬！于是，有同学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生，都大学毕业了还不会这两句诗，真应该感到羞愧。我呵呵一笑，对他说：不好意思，这一整首诗，我上高中时就会背。

高二下学期，我大病了一场，不能走路，长时间卧病在家。后来好一点了，拄着双拐回到学校，听我们班的同学说：孙老时常说起我，还说当初要是把我分到理科班，那真是浪费人才呀！又听孙老教的一个理科班的同学说：“孙老时常在我们班夸你，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有时候站在教室门口，还要来

两首。”

我是喜欢写诗，到现在依然如此。我写的诗多为古风，古风是不太讲格律的。有人认为不符合格律的都不是诗。那么，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什么？这就是古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行路难》《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杜子美的“三吏三别”《兵车行》《饮中八仙歌》，岑嘉州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等，其实都是古风。近人章太炎说：有韵为诗，无韵为文。我很赞同他的观点。我写古风，我中午吃拉面不吃米饭，不可以么？

有时候也懒得解释那么多，想想孙老的目光，想想金江书院，我就觉得我应该默默地写下去。

我上大学读的是历史系（严格来说应该是“历史学系”）。上大二那年，我得到文学院教授的赏识，在江西师范大学她的语文课上讲授“中国传统诗词八讲”，反响不差。我想我应该感谢孙老。

大学毕业后，我因为身体很不好，到现在一直高不成低不就。一直想让孙老因为我而骄傲，让金江书院因为我而自豪。现在看来，道阻且长。然而，纵然阻长，我亦愿往，并且，愿意欣然前往。我感觉，金江书院一直都屹立在我的记忆里，大概每一个从会理一中毕业的孩子记忆里都屹立着一座金江书院。在黄角兰初开的黄昏后，在起伏的蛙声里，我又想起了金江书院，想起了我的母校，想起孙老，于是，拿出高中毕业时的合影看看，回想起拍合影那天的情景：那天，天上刚下过一阵雨，地上有几摊水，银杏的碧绿的叶子闪着水光。紫薇花开正好，水气泱泱。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那一年，我们毕业了。

责任编辑：黄薇



从河沟到邛海

廖建华

再温顺的河流也有暴戾的时候。

浅浅的河沟，表面看似平静，水下其实暗涌。有次，一位玩伴在我们堡子小沟里洗澡，水刚淹过屁股，他竟然慌乱溺水，被路过的一个男人救起。溺水小孩被倒提着身子上下抖动，哇啦哇啦，鼻子嘴巴汩汩冒水。下河洗澡十分危险，道理大家都晓得，但娃娃是水里来，又在水中长，天生喜欢在水中扑腾。戏水的冲动总是盖过父母的叮嘱。过一阵子，又把爹妈的禁令当耳旁风，不管不顾，又光着屁股偷偷下河。父母有父母的事，也没有闲工夫随时把娃娃看着守着。娃娃天性好动，一旦放出去野，天王老子都管不着。有些家长也有办法：等娃娃归家，用指甲划其肚皮。一旦白痕明显，边打屁股边骂：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些娃娃随身带一小块肥皂，出水后用肥皂清洗身子，指甲测试就失灵。

农村娃游泳，大多无师自通。要说游泳无老师似乎有点绝对。看看他们的泳姿，不

言而喻，应该是向狗儿学习的。我曾看过几次狗儿落水。不管水再深再浑，都临危不乱扬着脑袋，身子伏在水面，四脚当桨，劈波前行。游泳的技巧关键在闭气和放松。上小学前，我跟着堡子里的大男孩下了几次水，几天后也能把身子浮在水面不下沉，闭一口气在水中也能潜行七八米。学会了游泳，也就获得了在水中的自由。游了一阵，我也开始跟随堡子里的大娃娃从小沟游向宽河，又从宽河游到湖泊。

我老家堡子分为上堡子、中堡子和下堡子。上堡子又叫白里堡子，说明地势低洼形如石臼；中堡子又叫下陈所，村民大多姓陈，元朝时是驻军所在地；下堡子全部姓王，叫王家堡，靠近金沙灘，在川南胜景的邛海边。

邛海虽叫海，其实是湖。关于湖的来历，我听下堡子的一个老人讲过一个传说。她说从前有个樵夫，每次上山砍柴途中，必定在一个水井边磨刀和吃饭团。一天磨刀时

不慎割破手指，滴血下井，变为蚯蚓，樵夫发现，每次吃饭时必掰一块饭团丢下井。天长日久，蚯蚓被喂大变成青龙。有晚青龙向其托梦要报恩，让他打开房门。翌日晚上狂风大作，屋内窸窣作响，硕大的青龙张开鳞甲，抖落一地稻谷。反复数次，屋内终于平静如初。稻谷满仓，他家高兴，地主家却愁眉，有几块稻田的谷子不翼而飞。地主报官，捕快派人挨家查访，樵夫和母亲娘俩被锁拿。樵夫如实交代前因后果，县令骂樵夫信口雌黄，喝令严刑拷打。晚上青龙又来托梦：后悔本想报恩，反给惹祸，明天再审时，县令如再喊用刑，公堂上会冒三根竹笋，要樵夫和母亲扳断中间那根，抱住剩下的两根就能获救。第二天果然梦境再现，娘俩依计而行。笋口扳断，大水漫涌，很快淹没县衙。水位越升越高，樵夫和母亲抱住的竹笋也越长越长，就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当地变成一片汪洋，青龙驮着樵夫和樵夫娘回到岸边。

我后来想：青龙报恩，虽救了两人，却殃及万千无辜百姓，与《白蛇传》里的法海和尚捉白蛇，水淹金山的副作用如出一辙。心头有点梗塞。

传说毕竟是传说，邛海的形成，实际是沧海桑田，地壳下陷，千万年前地质已经形成。

传说仍然在继续，我要说的是湖边生长着的那片诱人的菱角。

这里的菱角很特别，不是牛角菱，而是指头般大酷似袖珍粽子的四角菱。粽子菱虽小，角上却生着芒刺，外地人望而生畏，不敢下口，本地人则有办法，吃得津津有味。捏着尖角小心翼翼放在门牙中间，上下一扎，咔嚓咬掉，再如法炮制，咬下另外两只，舌尖牙齿轻轻一挤，清甜的果肉乖乖跑出来。

说来奇怪，临近下堡子几十平方公里阔大的邛海湖面，其他地方都是水天一色，光

秃秃一片，唯独下堡子湖边绿意盎然，翠叶长满。这个谜题难我多年，直到参加工作后，才把它解开。有天我回堡子，散步至湖边，看见浑浊的河水注入湖里，入湖口径渭分明，终于明白原因。原来那里河汊较多，淤泥沉积，大自然才选摘那片水域播下菱角，赐予我们堡子长在湖里的水果。听老人们说，二十世纪有段时期生活困难，这片菱角还救过许多人的命，是不折不扣的功臣。那几年自然灾害闹饥荒，粮食吃完，草根树皮剥光，靠近湖边住的人，捞菱角和菱角藤，填补饥肠辘辘的肚子。夏秋交际时，天气伏热，菱角已经饱满成熟，下堡子的妇孺早就按捺不住，个个脸露喜色。她们扛着轮胎船出来，坐在船上，聚在湖面，笑声盈盈，边摘菱角边拉家常。家长聊得盎然，也不用管小孩，随其呼朋引伴，下湖戏水。娃娃们大把捞菱角叶和菱角藤，在水面厚厚堆上一层，光着身子爬上去，噼噼啪啪地扑打，宛如欢快的哪吒。

轮胎船的制作很简单。买两个汽车轮胎，充满气，再绑上两块木板，这样的轮胎船，下堡子家家都有。轮胎船制作简单，划起来却考手艺，生手大多无法驾驭，忙得手忙脚乱，依然原地打转；湖边的村民，却是驾轻就熟，左划一桨，右撑一竿，来去自如，如杂技表演。

下堡子的人不止划轮胎船娴熟，摘菱角的动作也好看。一手快速提起翠叶，迅速翻面，眼睛跟着扫瞄；另一手往菱角泡中间一掐一甩，嫩紫色的菱角就带着噗噗的欢声，愉快飞进盆中。夕阳落下西山，满盆的菱角也已装满。划船回到岸边，把菱角倒进笊箕，用清澈的湖水洗净夹带的浮萍。吃过晚饭，大锅大火煮熟，待第二天上市叫卖。

天色还未亮明，卖菱角的人已经在路上奔走。背背篋，跨竹篮，端秤盘，进城或逛周边的堡子。“卖菱角耳……”又长又重的乡音，在街头巷尾，声声响起。

菱角好吃，紫红色筷子般粗的菱角藤味道也鲜美，是一道难得的海菜。除去杂须，掐掉底端的老根和顶部的泡叶，切成细节，加泡菜炒熟，清爽中带点涩味，十分下饭。

菱角叶翠翠带着紫红，下面结着纺锤形的空心小泡，呈花瓣状平平展展浮在水面。细细长长的紫藤从水面梦幻般插入水底，一直连到泥土里。菱角叶层层叠叠，密不透风遮盖着湖面。海风吹来，绿浪翻涌，仿佛在跳舞。

生长菱角的水面，常有麻灰色的野鸭出没。鸭子们成群结队，集体觅食，有时“嘎嘎”叫唤，声音随风低沉。野鸭警觉赛过老鼠，很难逮住。它们天生小心翼翼，吃几口虫食就抬头四顾。稍有风吹草动，扑棱棱扇动翅膀，突然腾空飞向远处。

湖边有几百亩茂盛的茭白（我们那里叫高笋）。高笋的叶子翠绿宽大，小孩喜欢在长满高笋的湖边捕鱼捞虾。

高笋田里隐藏着太多的秘密，人一旦钻进去，人和自然融为一体。有天，一个大男孩带着我悄悄钻进去。他搬下一棵高笋，剥去绿皮，露出茭白让我吃。我咬下一口，嘎嘣嘎嘣嚼起来，感觉有点淡淡的甜。吃够了高笋，我们又漂在水面，张开四肢学青蛙晒

肚皮，潜入水里看小鱼。鱼儿圆鼓鼓的小眼睛，也在水里呆呆打量不速之客。水底不仅有成群结队来回游弋的呆萌小鱼，沙中还有许多蛤蚌，直愣愣地栽着。蛤蚌们纹丝不动大张着嘴巴，正在守株待兔，捕食蜉蝣。蜉蝣、蛤蚌、小孩，水底下相映成趣，演绎着一场黄雀捕蝉螳螂在后的把戏。我的手指刚触碰蛤蚌的开口，蛤蚌立马反应，突然闭合，把我的指头夹出胀麻的感觉。脚底慌乱，搅得黑乎乎的淤泥升腾翻卷，慢慢包围清水。浓墨渲染。不能再犹豫了，速战速决，拔出蛤蚌，钻出水面，把水底的收获放进浮在头顶的瓷盆。混浊只是短暂的，时间涤荡一切。要不了几分钟，黑泥开始沉积，湖水又恢复了清澈，眼前又浮现出斑斓的海草、活鲜鲜的小鱼、闷声不响的蛤蚌。愉快的打捞又重新开始。

家长看见娃娃端回满满一盆海鲜，恼怒之心烟消云散，手掌也变得绵软，功过相抵，责罚小孩偷偷下水的念头早就抛于脑后。好多天没有打牙祭了，大人们咧嘴呵呵一笑：蚌肉正好！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有时散落在河边，有时游弋在湖面。

责任编辑：黄薇



云朵上的木板房

马 丹

七年前，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还在上学，父亲为了能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跑到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箱子厂”开发了一个牧场，主要饲养山羊，因为山脚全是耕地，没有放牧的余地。当初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母亲更是与他冷战了好些日子，可最终，还是执拗不过。父亲想要做的事情，神仙来了也拦不住。

从家里去父亲的牧场，就是从山脚去往山顶，父亲骑着那辆老旧的摩托车，半个多钟头才能到达，其中还有一段好几公里长的山路，崎岖不平，十分难行。春夏多雨，秋冬苦寒，父亲却骑着摩托车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这么些年。当初修建木板房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运输材料，父亲就地取材，用还未腐烂的木头，建了两间宽敞的羊圈，给自己修葺了一间木板房。平日里的很多时间，他都会住在那里，与他的羊群朝夕相伴。除了给羊拉些谷物饲料和为自己置办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他极少下山。木板房

不通电，网络信号也不顺畅，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或许也只有父亲这样的耐性，才能在这样的地方住上这么多年。

这次回家，我决定去看看父亲那个修在云朵上的木板房。

村里水泥路的尽头，我就必须得步行。这是一条牛羊道，通往山林深处，看似宽敞，其实并不好走。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奶奶吆着羊群从这里走过，一晃多年，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山林很密，泥路两旁树木耸立，杂草丛生。或许是多年没有走过山路，也或许是这些年缺乏锻炼，这段路程几乎让我耗尽所有的力气。待我气喘吁吁的扶着腰到达父亲的牧场，他已经生了火，悠闲地坐在小木屋的门口喝茶。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拉过他为我准备好的小木凳，重重地坐了下去，不曾想脚下泥地松软，险些摔倒在地。父亲只是看了看我，泯然一笑，没说话。

等我恢复了些体力，才观察起眼前这方

父亲花费好几年时间才一点一点打造出来的一方小世界。小木屋的一角已经被柴烟熏得发黑，前面是个只有几平方的小院，再前面便是两间偌大的羊圈。父亲现在养了大小一百多只山羊，这个时节正值草木茂盛，羊群早上放出去，自己觅食，到了傍晚便会主动回来。父亲每天清晨放羊入山，下午就坐在小院里等它们回来，这是他和羊群每日的约定，彼此心照不宣。偶尔会有落单的羊，迟迟不归，父亲便会入林去寻找。而我的老父亲，就这样一个人在这深山之中孤独的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四季，这里的风雨霜雪里都有他的身影。

我从木凳上起身，准备四处看看，首先要光顾的，自然是父亲的木板房。推开狭窄的小门，入眼便是一张老旧的木床，这张床是父亲成家的时候请村里的木匠做的，现在还很结实。床上干净整洁，还特意加了蚊帐，只是因为木屋里长期生火的缘故，原本乳白色的蚊帐有些发黄。床头有个小木柜，里面是碗和筷子一类的餐具，上面则是一些普通的调味品。木床下整齐地摆放着斧头铁丝等工具，右边的角落里是一个泥灶，此刻里面正燃烧着柴禾。泥灶的旁边是烧水用的铝壶，黑漆漆的，还有暖水壶、煮饭和炒菜用的锅。木板房的墙壁上钉了很多钉子，挂着十多个袋子，装了香烟、茶叶和奶粉。小羊刚出生的时候为了增强免疫力，父亲会细心的用奶瓶喂它们奶粉。尤其是秋冬季，是羊群产仔的高峰期，为了提高小羊羔的成活率，父亲用奶粉喂养它们，直到小羊能够独自觅食。每到那时，就是父亲最忙碌的时节，数十只嗷嗷待哺的小羊，父亲每天都要挨个喂，而小羊们总爱四处逃窜，不听招呼，父亲东追西赶累得够呛。父亲说，给小羊喂奶时间久了，小羊们才渐渐地解除对他的防御。每次经过羊圈，小羊都会主动伸出小脑袋，向他讨奶喝。

母亲总会埋怨，以前他对自己的孩子都

没现在对那些小羊那么无微不至。

父亲也不犟嘴，由着母亲，只是在母亲唠叨太多的时候才会一本正经的回上一句：这几年，如果不是这些羊，我们家，早就拖家带口上街要饭了！母亲又怎么会不明白，只是父亲多半的精力都放在了牧场，家里春耕秋收的农活大多都落在了她的身上，所以偶尔会赌气似的说上几句，其实她比任何人都要心疼自己的男人。就是这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妻，靠着自己的双手将我们四个孩子都送上了大学。

父亲对读书有着很深的执念，爷爷走得早，奶奶没办法同时供五个孩子，大伯和父亲初中都没念完就被迫离开了学校，这也成了父亲心里永远的伤疤和遗憾。你可以穷，可以丑，可以残疾，但不可以不读书。这是父亲在我的学生时代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在老四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和父亲通了电话，我笑着说现在你和母亲的任务完成了，他却回了我一句，等你们几个都成家立业的那一天，我们的任务才算结束。那一刻，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父亲瘦削的身影。父亲呐，你说的那一天还要等多久。

我的父亲，拼命的将我们举过头顶，只让我们看到，他憧憬了一生都不曾看到过的世界。看过了一圈父亲的木板房，我回到他身边坐下。父亲仍旧没有过多言语，父女俩就这样安静的坐着。这里海拔高，早晚温差大，父亲裹着丈夫去年特意为他买的军大衣，缩成一块枯木。我略微转头，一眼便能瞧见他那花白的头发和爬满皱纹的黝黑脸颊，只觉得鼻头一酸，险些落下泪来。为了不让父亲看到我的窘态，我只得埋下脑袋，尽量不去看他。父亲如拉家常般，不时问上几个工作或是生活中的问题，我只是含糊地回应。父亲在很小的时候患上中耳炎，由于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落后，导致右耳感染，很快便失聪了。从那以后，父亲就只用一只耳朵感知身边的声音。也或许是这个原因，父

亲才能沉心静气的忙碌在自己的世界里，才能在这山野之中独自居住这么多年。

参加工作以后，我用我的第一份薪水加一点积蓄给父亲买了助听器，医院里，医生在调试助听器的时候问他，你听得见吗？父亲捏紧衣角，后知后觉地点头应道，听见了，我听见了。说这话时，父亲的眼角有泪。在戴上助听器前，别人和他说话总是得很大声，他才能听见。有时候为了听清别人说什么，他总会把脑袋侧过，仔细地听别人说话，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听岔。每次父亲带着歉意，笨拙的跟别人解释他听觉不太好的时候，我的心总是钻心的疼。

村里的叔伯都喜欢叫父亲“聋子”，父亲俨然已经习惯了，可是又有谁会在听到如此称谓的时候，内心毫无波澜呢？即便那只是同辈之间善意的调侃。而现在，再听到别人这样喊自己，父亲总会指着自己的耳朵，笑着回道：别喊了，我现在不聋了。

正当我在沉默，父亲突然放下茶杯，翘着二郎腿，嘴里哼唱起歌来。旋律很熟悉，若是我没记错，应该是一首上世纪末金庸武侠剧的主题曲。

父亲辍学以后，就进山刮起了松油。有一年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父亲竟然瞒着奶奶偷偷坐上了北上的火车，他要去河南少林寺学功夫，然而才到湖北，他辛苦大半

年才攒下的钱就所剩不多，于是干脆就近上了武当山，结果发现里面的道人都不过是普通人，带着失望回到了家，还被盛怒的奶奶用火钳揍了一顿，终于熄灭了自己要做武林高手的理想。成家之后，他又迷上了武侠小说，每次去县城都会租一大堆小说回来，不分昼夜地看，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他就举着松柴火把看，有一次还不小心点着了蚊帐，差点酿成大祸。

仗剑天涯，是父亲少年时代华丽的绮梦。

后来……后来的后来，就无从说起了。跟普通的男人一样，或许是因为有了孩子，感受了生活的压力，他才渐渐将自己的梦想给藏了起来吧。

“咩……”一声羊啼突然响起，在山林中回响。父亲慌忙起身，一脸惊喜的找寻声音的出处，开心得像个孩子。

我也跟着站起身，举目望去，才发现这里真的好高，仿佛一伸手，就能触碰到天上的云朵。父亲把自己的梦，连同身后那间木板房，都偷偷藏进了云朵里。

坐在父亲的摩托车后座下山的时候，我曾回头远眺，竭力想要记住木板房的模样，因为，那是我一生的仰望。

长大后才会明白，能遮风挡雨还有父亲那座云朵上的木板房。

责任编辑：黄薇



傜族手抓饭

山水盐边，滋味无边

王政/文 汤志明 谭燕/图

应攀枝花市文联和盐边县委的邀约，二〇二二年五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初夏清晨，我们一行十余人从市区炳草岗驱车前往盐边县境内，开展“盐边一桌菜”主题采风活动。经过四天的好吃好喝好耍好玩好尽兴，把“盐边一桌菜”的滋味收入心中，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了。每每回望这几天行程，总会不由自主的想起一道道独具浓郁地方口味的“盐边菜”，也不由得想起，这么些年，外地朋友来攀，一定要招待他们吃盐边菜，又或三五好友相邀，也多半要坐在路边摊整一盘盐边烧烤……其实，这种盐边人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意人生，早已走进了攀枝花市的大街小巷，也早已融入到我们的烟火日常了。

在四天的行程中，我们一路领略了盐边的无数美景，品尝了盐边的无数美味佳肴，体验了盐边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正如盐边的朋友所言，新一届盐边县委、县政府立足盐边发展历程，结合盐边得天独厚的山水人

文资源和未来发展走向，响亮地提出了“钒钛首县，滋味盐边”的发展定位。我以为，这是把准了命脉，切中了要害。钒钛资源，盐边首屈一指，走钒钛综合开发利用之路，真正把攀枝花“中国钒钛之都”盐边模式打造成世界名片，以工业强县带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是首要任务，也是关键所在。当然，“钒钛首县”具体怎么弄，就另当别论了。“滋味盐边”的提出，恰如“盐边一桌菜”，应了民以食为天的根本，既接地气，又通俗易懂。“吃住行游购娱”，先得解决吃的问题。到盐边走走看看，自然会想到盐边的滋味，走累了，看饿了，那得点几个盐边本地菜，美美地吃上一顿。当然，到盐边，不仅有独一无二的好吃的，譬如，盐边米线、盐边烧烤、盐边坨坨鸡、盐边爬沙虫、盐边块菌、盐边蜂蛹、盐边豆生、盐边细甲鱼、盐边浑浆豆花等等等，甚至有盐边朋友开玩笑说，还有“盐边处女猪”、“盐边未婚

羊”，尽管是笑谈，却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这些食材，全都是源于绿水青山的原生态食材，既生态，又环保，绿色食品，安全可靠。当然，我不是一个“吃货”，关于盐边美食的林林总总，一定有美食专家和“吃货们”比我吃得有滋有味，也一定比我介绍得更加有滋有味。我在想，在吃得有滋有味的背后，我更在乎，比吃更加有滋有味的山水纵横和人文情怀，这才是“滋味盐边”的独特魅力所在。那我就摘取一两个小片段粗略地表达下感受吧。



栗粟族簸箕宴



乡情铜火锅

记得第二天一早，在盐边新县城吃完米线后，我们乘车前往二滩水电站下游的三滩所在地，进入到傈傈农庄。傈傈农庄是一座具有典型的傈傈民族风情的民俗客栈和特色餐饮店。餐饮、住宿、娱乐、休闲、健身、培训、阅读、民俗文化一应俱全。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手抓簸箕宴以及面朝雅砻江的休闲长廊。长廊里陈列了古今中外各类书籍，靠岸边的长台上，一字排开摆放着数百盆多肉植物。我还未来得及欣赏云雾缭绕、山清水秀的风景，就看见同行的市文艺创评室的张亮兄弟迫不及待地抽取一本小说，津津有味地翻阅起来。我想，此时，若有清茶一杯，在纵情山水的盐边滋味里，便可看、可饮、可以虚度，偷得浮生半日了……当汽车再次发动，在二滩库区蜿蜒前行时，我便在手机里匆匆留下几行“滋味韵脚”：

我选择面向二滩水电站恢弘的高坝
以高山流水打底，风清云淡为盘
置一盏国胜绿茶，深深吸，浅浅饮
饮绵绵青山，退水而居
饮晨曦中的鸟鸣，衔来炊烟飘逸的乡愁
饮黄昏里的牛羊，结伴回归山寨
饮草甸伏地，清浅入梦，饮索玛花开
饮柏林山燕子洞前，覆盖一层温暖干净的雪
饮千沟万壑，绿石披林，留得浮生半日虚度
饮半世江湖，饮这高峡出平湖的仁厚宅心
饮这原汁原味，纵情山水的游走流年
亦如你水墨丹青，长廊画卷，盐边无边。

——《在三滩》

在二滩库区环湖的公路上徐徐前行，就像是去迎接一场多年未了的山水之约。苍茫云水间，仿佛生命的底色就铺呈在眼前，时间的流淌就静止在湖面，清澈而又闪耀着光芒。世事的沧桑，过往的起伏，就如这静谧的远，流动的蓝。当你看见草木的茂盛，湖水的澄明，你就知道，山有山的执着，也有山的淡定；水有水的柔情，也有水的从容。在山水间，你既是过客，也是归人。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上一次去观望犀牛岛时，写下的几行诗：

湖面平静。远山苍茫
修长的水域里，犀牛岛身披袈裟

孤鸿低缓的嘶鸣，滑过水痕，在渡岸

一个钓者，钓水中的来访者
也钓暮霭低垂的天际线

你是隔岸的旁观者，无视岛屿与湖水的
对应关系。你醉心于山峦，在水里
躬身与浮游。树在挂果，野草在返青
水牛走过牧场，在湖边对饮
这样的时令，昭示着万物
在劳作，人间的四月在升温

夕阳拨开云层，在湖面镀金
钓者望一望湖里的岛影
扯下云天那一抹光阴，向林中归隐

——《渡岸》

尔后，我们先后前往渔门、惠民、国胜、永兴、温泉、格萨拉等乡镇，分别在惠民镇五一渡“槽蜀云居”农庄，永兴镇“仙瀑别庄”住下。在住地，都有溪流环绕村前屋后，我们也借餐前饭后的空余之际，顺溪流走一走。在蜀云居，月上树梢时，小溪灵动，一波三折，入乡野，绕村头，除我与攀钢文联元丁兄弟的脚步声，就是哗啦拨动的鱼水唱晚了。在仙瀑别庄，清晨醒来，第一件事，便是走出客栈，步入旁边的索道桥，静静聆听小河流淌，聆听雄鸡和炊烟在晨曦中一同醒来，就仿佛看到白天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乡民，那么纯朴、本真而悠然，也那么透澈、清亮而平凡。仿佛万物灵动，仿佛我的灵魂在这山水之间得到了梳洗和过滤，又好似觉得这一条条山溪在大山深谷里欢快自在，不知疲惫地奔向低处，竟情不自禁地在

心底默念，多好的清流，多好的乡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便是这般自然，这般生成。

在返城的路上，我在闭目养神，也在逐一回味，这几天经过我身边流淌的溪流有很多条，包括曾经去过多次、这次没去的共和乡、红宝乡等地，有些叫得出名，有些叫不出名，它们都那么欢快，自在，都那么低调，执著，最后都不约而同地融入二滩库区，就好比大地的毛细血管，养育着这方山水，养育着这方人家。我在想，就用一首诗来表达对这方山水的纵情体验吧。

先于鸟鸣抵达。你起身
顺着柏林山的脉络探路。寂静的深处
只有藤桥河在明月的抚摸下舞蹈
那一汪清亮跃动的水流，是昨夜
尚未消隐的，忧伤的轮廓
一网藤条，挂满水草，垂立水面
恍若仍在悠扬的，裙摆的余尾
你说，掀起夜色一角
你会触摸到大山臂弯里结实的胸膛
坚如磐石的筋骨，根植于溪流之下的呼吸
此时，燕雀们携晚风结伴归巢
那毛绒绒的羽翅，是岩壁上
安身立命的旌旗飘扬。壁虽千仞
但林间深潭返照的月光，使燕雀们的夜晚
披上了一层安详宁静的温暖，也让我
无处安放的空灵有了落脚之地

——《空灵》

我坚信，“滋味盐边”，不仅仅是“盐边一桌菜”，可以养胃、养生，更是“山水一桌情”，可以养心、养神，也一定会养出一个滋味无穷、山水纵情的崭新盐边。



“来碗羊肉米线!”

召 唤

那天,“盐边一桌菜”采风团一行留宿盐边新县城,为的是翌日一早吃上一碗盐边羊肉米线。“大家明天可得起早哟!”文旅局长曾绍奎提醒说:“何米线的生意好得很,去晚了要排队哟!”

我起了一个大早。是一声声鸟鸣叫醒我的。人生地不熟的我偏偏撇下大部队,兀自融入早行的人流,走着走着,竟把自己匆匆过客的身份,走丢了,就像自己原本就是一名盐边老土著。

“来碗羊肉米线!”

“来三碗羊肉米线——原味,大碗。”

“五碗羊肉米线——各加一份臊子。”

……

沿路拐个“丁”字弯,便是青苑小区,没走几步,就踩上食客们争先恐后的叫号声。哦,这就是我咽了一宿馋液的何米线。在颇具彝族风格造型的门店前,我看见了一块“盐边羊肉米线大师工作室”的匾牌。果不其然,来吃羊肉米线的食客暴满,店内的六个大圆桌、九个长条桌早已座无虚席,后到的一些食客只得端着一大碗米线,或立或蹲在店门外,呼哧呼哧吃得津津有味。还有那些自觉也是心甘情愿排队等号的,大多是“何米线”的回头客。

“何米线”真名何永章,今年五十九岁,阆中人。一个外地人竟把盐边羊肉米线经营得风

生水起,令我好生好奇。我不禁走进后厨,同忙碌着的老何闲聊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年的小何带着一手娴熟的电工技艺,背井离乡来到地处盐边县二滩库区的桐子林镇打工谋生,希望有一天挣得碗满钵满后衣锦还乡,成家立业。谁知,当他某天一脚迈进“罗氏米线店”后,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跟其他食客一样,要了一碗当地的盐边羊肉米线,漫不经心地吃起来……头一筷子米线刚入嘴,呀,一股软糯、光滑、顺滑、温润质地的受用,混合着清香、麻辣的味道,通过味觉通透浑身,似乎,似乎连发梢、指甲都沉醉其中。午餐时,他又意犹未尽地来到小店吃了一大碗清汤羊肉米线,外加一份臊子。晚餐呢,他换个花样“嗨”了一碗红烧羊肉米线。原味、清汤、红烧,三宗不同的品质,自有各自独到的烹饪技艺,却拥有同一个灵魂:本真。一来二往,他对罗家的盐边羊肉米线情有独钟,想这家的盐边羊肉米线,怎么吃不伤、吃不腻呢?,于是,他终于开口问罗家女子,“你家的羊肉米线吃起安逸得很!咋个做的嘛?”女子罗聪红朝他含情脉脉地一笑:“其实,我们盐边每家的羊肉米线,吃起都巴适、安逸哩!”,这一笑,令何永章念念不忘,有事无事,他几乎天天都要来罗家米线店坐坐,有时

还主动帮老板打下手,时间一长,不仅掌握了制作盐边羊肉米线的精髓,还博得老板的好感、女子的爱心,收获了一段美好姻缘。一年后,何永章毅然丢弃电工老本行,从头开始,同新婚妻子开起了“夫妻米线店”。这一开,就是三十年。

二〇〇九年,盐边县城从渔门古镇迁移到新县城的那一年,何永章夫妇逛新县城时发现了新商机,当即决定到客流量大的新县城青苑小区开米线店。夫妻俩凭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更佳”的生意经,硬是把一碗盐边羊肉米线打造成了一味举世无双的绝品,“何米线”的美名也名扬盐边。

“做生意跟做人一样哩,”老何说,“人,做不好,啥子都做不好。”老何的“米线人生”底线就是四个字:去伪存真。不掺假,不昧良心,用地道本真的盐边羊肉米线款待八方宾客。每天店子一打烊,老何就开始忙乎备料,他先将来自海拔四千米高山的黑山羊肉在冷水中清漂半小时,置于锅中冷水,加入丁香、草果、山奈、桂皮、生姜和当归,用文火慢慢熬制五小时后,再将煮熟的羊肉撕成块状,切成薄片,放入冰箱保鲜。每天备料常常忙至午夜,他才上床休息,而那锅一直在文火中沸腾着的羊骨原汤,翻着一朵朵溢着清香的水花。凌晨五时,老何准点起床,拉开架势,开启他日复一日的“米线人生”:净手,生火,再把煮熟的或粗或细的米线,分门别类地置于盆中,然后静等第一天第一碗开张羊肉米线的到来。

“来碗羊肉米线——大碗,粗的,加臊,微辣,原味。”

“好嘞——”

老何把刚出锅的粗米线捞入大碗中,将羊肉汤汁浇在米线上,放上羊肉片,撒上葱花、香菜、油海椒,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米线就摆到了客人面前。当然,餐桌上还备有薄荷、小米辣、花椒、大蒜、豆瓣酱、剁椒,供食客自行调和口味。

“我们盐边羊肉米线的魂,说白了就三样——文火熬制的土山羊、筋道糯软的米线、地道纯正的本地佐料。”显然,外乡人“何米线”早

已把异乡当故乡,把盐边羊肉米线当作一碗绵绵缱绻的乡愁,用心用情地去制作烹饪。经过三十年的苦心经营,“何米线”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二〇二一年,何永章被当地政府授予“盐边羊肉米线大师”称号。当地还根据“何米线”的传奇人生,制作了《米线人生》微电影、视频、抖音向外推广宣传,每天点赞的粉丝海量无计,先后吸引了河南、江苏、浙江等地的粉丝纷纷加盟“何米线”。于是,老何抓住这一商机,动员全家人一心一意做大做强“何米线”。三年前,老何的长子何山丢下南方的生意,主动返乡创业,成了“何米线”的第三代传人,现在,他整天天南地北地飞来飞去,把盐边羊肉米线的秘笈,亲手传授给加盟店成员。

“来碗羊肉米线——大碗,加臊,麻辣,放剁椒。”

浙江杭州,某“盐边羊肉米线馆”前,一位当地市民别着不太流利的四川话喊道。

“好嘞——就到!”

一向吃清淡甜食的杭州食客们,进了几回“盐边羊肉米线馆”后,竟然一下习惯成自然了。

“来碗羊肉米线!”

“来两碗羊肉米线!”

……

这一声声的叫喊,穿越时空,在攀枝花、成都、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交织、缠绵、呼应……成都华阳“盐边羊肉米线”生意格外火爆,每天都要卖一千二百碗以上。盐边羊肉米线,已经走出攀枝花,成为盐边乡村振兴的一大支柱产业,二〇二〇年获得《小康中中·千城早餐》“最想去打卡的早餐”第一名,二〇二一年入选100道“天府旅游美食”100道天府名菜。

“盐边米线,既是一道早餐,也是攀枝花人的感情归属,无声的陪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平常的小时刻,见证着无数不经意的小温暖、小幸福,支撑着我们平凡生活中的信念和希望,承载的是历久弥新的乡愁……”这是微电影《米线人生》的序曲,无疑也是“盐边羊肉米线”的美好开端。



那悠悠的菌香

张祖贵

小时候，我家住在老盐边县城单位的大院里。

那时家家户户做饭炒菜都烧柴，都要在星期天到山上去捡柴。有一天我父母去山上捡柴时意外地捡到了三塘三巴菇（鸡枞菌），父亲把穿在身上的背心脱了，在背心的肩带处打了个结，背心就成了一个大布袋。父母把捡来的三巴菇装了整整一布袋。回到家以后，父母亲兴奋地告诉我们捡到三巴菇的经过：在山上一处草丛中母亲先发现了一塘三巴菇，十几朵，伞盖刚刚打开，齐楚楚地站在草丛里。母亲小心地一朵一朵地从泥土中刨出，快要捡完的时候，父亲突然说：“你看，三巴菇的顶尖都指着一个方向，不是说，三巴菇又叫三塘菇吗？我们再顺着三巴菇指的方向找找看！”果然，父亲又在不远处找到一塘三巴菇，而且数量比第一塘的还多些，接着母亲又在第二塘的不远处找到了第三塘三巴菇，数量比第二塘还多。捡到三巴菇的快乐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总之，那天父母亲捡到的三巴菇比捡到的两背松木柴

还要高兴。

父母把开繁了的三巴菇拿来熬汤，没有开繁的骨朵就拿来炒。

我在灶门前添柴烧火。把锅里的水烧开以后，母亲就把洗好的三巴菇倒进锅里，然后放了一点猪油，再放一把拍破了的大蒜，叫我烧小火慢慢地熬。我按照母亲说的，添柴，小火慢慢地熬。一会儿，锅里的三巴菇汤就变白变稠了，像奶浆一样，香味溢出，香味飘出了院子，飘到了街坊，溢满了小城……我听到院子里就有人喊：

“张家的三巴菇做得好香啊！要请客哟！”

父亲说：“来嘛！”

我家对门耍得最好的小伙伴出现在家门口，我好奇地看着他问：“你找我有事吗？”他笑着说：“没有事，我在街上就闻到你家的三巴菇香味了。”

那年我十二岁，那悠悠的菌香就深深地种在了我幼小的心灵里。以后，我每年都企盼着雨季的到来，能品尝到世上最美味的山珍佳肴。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三巴菇的认识也丰富起来。我们盐边地处云南交界，气候温和，雨季特征明显，山多山大，平地干热潮湿，是最适应三巴菇生长的地方，因此，出产的三巴菇种类最多，有白色的白三巴，有黄皮的黄三巴，灰皮的灰三巴，有菌盖开花的花三巴，还有独脚菇、三塘菇、蒜头菇……其中质量最好的是灰皮的三巴菇和蒜头菇。而毗邻的西昌出产的三巴菇个头小种类也少，唯有会理的三巴菇种类和盐边相当，与攀枝花睦邻的云南华坪、永仁的独脚菇朵大，但种类偏少。

除去菌中之王三巴菇以外，盐边还出产品种比较齐全的杂菌，主要有：牛干菌，松毛菌，青塘菇，黄腊伞，马皮包，老剥皮，鸡油菌，刷把菌，杠菌，奶浆菌等。我烹饪出来的刷把菌色香味俱全，鲜嫩爽口又香又脆，受到了到我家品尝的所有食客的称赞。

其烹饪秘诀是：先把刷把菌在开水里氽一下，再用清水清洗。有人问我，这也叫秘诀？我说，氽了才洗得干净，才能去除涩味，这就是秘诀。

我喜欢美食，喜欢食盐边的野生菌，为生活在盐边年年能够食到世上最鲜美最珍贵的山珍感到幸运和自豪！

儿子在成都生活，年年都企盼品尝盐边的野生菌。最初，我在当天下午买好三巴菇，立马开车赶到金江火车站的快件货运部发快件，价格不贵，一件二十元，第二天早上十点过，儿子到成都火车北站去取，三巴菇还非常新鲜。现在快递发达，我可以在当天下午发货，第二天下午快递就送到儿子的家了，晚上就能吃上盐边最时鲜的野生三巴菇。儿子感慨，真是菌香飘万里了。

这香飘万里的菌香，一端牵着故乡，一端牵着的是亲人的深情。



盐边一桌菜

先吃饭吧

元丁/文 汤志明 谭燕/图

一

二〇二二年五月，我有四天是在盐边县度过的。

九十六个小时的寻山觅水，我们走遍了十二个乡镇，品尝了三百多道美味佳肴。红格山珍宴、傈僳簸箕宴、渔门全鱼宴、惠民桑椹宴、国胜茶宴、红宝苗家宴、永兴全牛宴、彝家猪肉宴……如此密集的味蕾轰炸，至少在我的“吃饭”生涯里，让我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美食才是第一生产力呐！有人可以不爱江山也不爱美人，有人可以看破红尘淡泊名利，但没有人拒绝吃饭。老祖宗说“民以食为天”，老祖宗还说“食色，性也”，我们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不信，走遍中国大小城镇，稍微留心观察一下，会发现数量最多的实体店，当属餐馆。

盐边菜已成一方菜系，尽管在攀枝花以外名气还不算大，但自有特色，远方的同学、亲友来了，总是要带去尝一尝的。尽管现在丰衣足食，但对于我们这些有过饿肚子

经历的六零后来说，四天时间里经历的那一桌桌盐边菜，还是轻易唤醒了内心深处的饥饿感。

二

老家蓬溪县，地处四川南充、遂宁之间，有一千六百余年历史，底蕴厚重，民风古雅淳朴，工诗文、擅书画之风历代承传，遍布乡野，上至秀才举人，官吏商贾，下至贩夫走卒，多能吟诗做对，能写一手好字者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带，以稀饭为主食，白稀饭，菜稀饭，绿豆稀饭，南瓜稀饭，红苕稀饭，腊八节还有肉稀饭……曾有广为流传的戏言：飞机从天上飞过，能听到南充人民喝稀饭的声音。每天清晨，睡意朦胧的我起床去灶屋洗脸，锅中稀饭咕噜咕噜地沸腾，微甜的米香充盈着厨房，我的睡意立刻会烟消云散，变得神清气爽。

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从一碗稀饭开始。稀饭下咸菜的习惯，我至今保留着，一碗香喷喷的稀饭下肚，常常忍不住拍拍肚子低吼一声：舒服！当然，在那时候，顿顿吃饱饭

是一种奢望，哪怕“吃国家粮”的我家也是如此。“米不够，水来凑；饭不够，菜来凑。”这是当时各户人家普遍采用的应对饥饿的措施，实属无奈之举，当大米不够裹腹时，就会往锅里多加一瓢水，或者在稀饭里多加红苕、南瓜之类，米粒成了点缀。

父亲在区医院上班，离我家尚有三十里地。每年草长莺飞时节，父亲都要接我去他那儿住上一段时间。在那高高低低的山路上，父亲一字一句地教我背古诗，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用父亲的话，这些人都是天上下凡的“文曲星”。

区医院的病人很多，父亲每天都很忙。各种各样的病人，吃药，打针，有的还要动手术。有一天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父亲给他把把脉，也不开药方，让护士煮一锅稀饭给病人吃。家属问，老师，我家这位得的啥子病？你哪个不开药嘛？父亲面无表情地说：“啥子病？饿痨病！要是在家多吃两顿饱饭，根本不用上医院。”家属一听就哭了，边哭边说，家里好久都没见着米了，大人要是不忍忍嘴，三个娃儿哪个办嘛？正在长身体……家属越哭越伤心，声音也越来越大。父亲叹了口气，把我喊过去，悄悄对我说，你去我们屋里，把米舀两碗来，就是我们吃饭那个土巴碗，用报纸包好拿来。于是我飞快跑回父亲的屋子，先把报纸铺在地上，然后用土巴碗在装米的塑料桶里舀了两碗米，包好往外走。下楼梯时脚扭了一下，人没摔倒，米却撒了不少出去。赶紧放下报纸，用小手把撒落在楼梯处的米往回捧，怎么也弄不干净。看看差不多了，怕耽误久了父亲骂，赶紧送到父亲处。那个病人家属已经回病房去了，父亲说，怎么动作这么慢？我低头说，米撒楼梯上了，捡了半天……父亲平时比较严厉，我们几兄妹都很怕他。但这次也许是因为我来他这儿“做客”的原因，他没有骂我，只是说，地上还有不少吧？你先去那儿

捡米，我先把米给他们送过去。于是我又赶紧跑回楼梯处继续捡拾撒落的米。一会儿父亲也来了，跟我一起一颗一颗地捡。父亲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你会背吧？我点点头，把头两句念了出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父亲拍拍我的头，继续说，元儿，你命好，生在我们家。你看看今天那家人，连稀饭都吃不起！米，终于捡得一粒不剩，在父亲手里一小把。他掂了掂说，别看这一点点米，加几坨红苕就是一碗稀饭，说不定能救人一命呢。在农村，因为吃不起饭，这些年死了不少人。别看我们医院有很多药，啥子药都不如一碗稀饭……

父亲的话我不是完全明白，但在医院生活的日子里，我的确见到了太多的死亡。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病人蒙着一张白布被推出去，然后是大人孩子呼天抢地的哭声。

三

我们家住在名叫“新胜”的小街上。母亲就在小街的医院药房上班。父亲不在的时候，她负责照顾我们五个孩子的生活。尽管有农民们羡慕的工资收入，但要一家人吃饱，也必须经过精打细算，同时还得存些钱，过年的时候给每人做一身新衣服，至于新鞋，母亲可以自己做。

仍然只能以稀饭为主。在粮食紧张的时候，稀饭越发凸显其“稀”。“南充这座城，稀饭一大盆。盆里照见碗，碗里照见人，不是老子喝得快，差点淹死人！”肚子不是特别饿的时候，小街上就会响起我们惊天动地的干嚎，连大人们也听得笑嘻嘻的，说，吼嘛，吼得凶，一根葱。等肚子里那点稀饭吼没了，看你们小屁崽子还吼得出来不！现在想来，那时人们或许以为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生活在苦中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苦。大家不仅以稀饭开玩笑，连自己窘境也可以当作笑话讲。晚上大人们乘凉时摆“龙门阵”，大家开开心心地比穷，一人说：抬头

房顶见青天，灶头从来不冒烟，米缸也无半粒米，耗子饿得打偏偏。“打偏偏”是四川话，东倒西歪之意。另一个说：天地就是我的屋，月亮出来当蜡烛，盖的一层肚囊皮，垫的一条脊梁骨。后来才知道，他们用的是以前某川剧折子戏里的对白。真的是“穷开心”。

偶尔也能吃上干饭。过年过节，婚嫁娶丧，干饭是必不可少的。相对于煮稀饭的随意，蒸干饭就太有仪式感了，隆重而热烈。

先用冷水淘米，淘干净的米和冷水煮到水开，米饭大约六七成熟后用瓢舀到笊箕沥米。这一步极其重要，米要是太生，那注定要吃夹生饭；米要是太熟，那最后的饭又会粘成一团，没有嚼头。米汤要留着，吃完饭，再喝一碗浓稠清香的米汤，“呃”地一声打个响亮的饱嗝，幸福之感油然而生。就算喝不完，还可以用来洗碗，米汤去油腻效果非常好。米沥好晾凉后，灶头添一把柴火，将砍成小块的红苕或南瓜或红萝卜铺一层在锅里，把米均匀的覆盖在红苕上，再顺着锅沿一圈浇点冷水防止红苕烧糊，以筷子戳几个小孔让米饭透气并受热均匀。米饭上有时还可以顺便蒸点香肠腊肉……豌豆成熟的时候，母亲还会切点带肥肉的腊肉丁，小火炒出油，放豌豆加少许盐炒一下，这样的“锅底”做出来的饭是人间极品，没有三大碗我们不会放筷子，直到把肚子撑得溜圆。当然，这样的美味一年到头也吃不了两回。

至于红白宴席蒸干饭，那就更隆重了，要使用甑子。甑子底部用竹条编制的，四周用木头。一般临时在地上搭个简易的灶头，借口大铁锅，甑子高高架放铁锅上，有时两

三层，有时四五层，根据客人多少而定。灶头里柴火呼呼作响，伸出长长的火舌，不多一会就让整个甑子蒸汽缭绕，大米熟透后散发出浓郁诱人的香气，宴席的气氛立刻出来了。



盐边桑椹宴

四

辗转于山水盐边，我们不断品尝着香气扑鼻的美味佳肴，最多一天吃了七顿饭！食不厌精，其前提条件是丰衣足食；食不裹腹的时候，我们的食物是不太可能做得有多精致的，填饱肚子才是第一要务。

不仅仅是在盐边，现在一旦酒醉饭饱之际，不知为什么，过去的“苦日子”时不时像潮水般涌来。尽管小时候日子很苦，但回忆永远是不苦的，回忆总是带着美好。过去喝得发腻的稀饭，今天仍然是我的最爱；过去吃得想吐的红苕南瓜，今天仍然会隔三差五买回家。身体开始发福，嘴里喊着减肥，但面对“盐边一桌菜”时，坚强的决心一触即溃。

也罢，减肥就推迟几天，先吃饭吧。

本栏责编：黄薇

· 诗人频道 ·

时间的虚无（组诗）

紫藤晴儿



桔梗花

一朵白簇拥着许多朵白
可以摧毁时间所堆积的暗伤
好像它们也摧毁了大地所有的密集
可以击溃一块寒冰
以及锋利如刀剑的所有硬物

一朵花和许多朵花罗列了白色的圣词
洗劫着时间的空
万物不需要暗语，在那些花朵上
解构着一张稿纸的白和轻薄
像一首诗的完整和不完整

遥远的搬运世界达成了审美的和解
谁一再深爱那些柔软之物
缝合历史
去弥合着世事的暗淡
歌咏着它们的怒放

贴着词语的行走
一朵花毗连着另一朵花
也像占据了所有的色彩
抵御了时间的虚无和虚无之门

大风吹我

风带着声响，声势之中它像休斯的一只狐狸
嘶咬于我的牙齿又有着春风的软

你会不确定这是一种沦陷，还是一种施暴
我有站不稳的身体
又交出忠贞于它的灵魂
倘若一场风一如春天的爱抚
我会对自己毫无保留地说出爱和秘密
如果我会一下子有了敏锐的感官
身体的小兽带着动一头猎豹向着春天的奔跑
我想让它们更懂得一些远过风吹的思想
在没有风的日子
风平浪静之中如何恣意着那些人间冷暖
爱抱紧的枝头
如何要枝繁叶茂
那是它们要咀嚼着夜的花粉
把孤独也爱着

大风吹我，它还要我向它说出赞美之词
是的啊，形而上的走险我也爱

麻雀在叫

我在屋内写诗，我和它们达成安静
它们叫声细碎
一点点又落在我的诗句中
像一只只麻雀在引领那些句子在飞
又好像我也是它们其中的一只
不停地叫，好像只是叫给自己听
孤寂的鸣叫又成为了一种习惯
昏眩着时间
我敲打着键盘写一些杂乱的诗

也像那些麻雀发出的细碎声响，惊动不了

这个世界

又无时不在参与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当我把心隐藏在诗句中颂吟

我想借助一群麻雀的叫喊

囊括着对万物之爱

扩张着赞美之词

雨后的月季花

一夜的雨，有不确定的风暴

也不确定雨水流向了哪

醒来的早晨，似乎万物都醒在干净的枝叶

一个早晨也可以醒目在那些月季花上

栅栏旁的月季花，黄色的花朵高举着

尘世之美

人间的柔软也莫过于它的花朵

我会带着一种宋朝的愁思在这些花朵旁

仔细端详

契合着那些浓郁

和滚动的水珠

胸中的柔软或许正等同于它们

它们什么时候羞涩地打起花苞

什么时候又怒放为一首缪斯的歌呢

我发问于它们的沉默

像裸露了自己。孤独深处什么正在迎向我

似乎是它们

又不是它们

雨后的枝叶，从黑夜中图腾

或许平衡于爱的颜色

是它们取悦了我

在高铁上

我爱那样的快和急速，恍惚于万物的也

都是爱

或来不及去爱

叫不上名字的植被

以绿意覆盖着过往。每一片绿叶都像一

个故乡

经过了身心，我有了游子般的乡愁

远处的，近处的庄稼

都无法拥紧。怅惘着一首诗的起伏

来迎合着大地的波浪

只是看不到人群

也看不到辛劳的人

此刻

赞美的行吟，他们不在，或他们一直都在

仿佛在那些绿叶之后看到每一张古铜色

的脸

也会包括我死在故乡的父亲

高铁开得很快，我无法安静于回忆

也无法和窗外的世界对答

一首诗落在了纸上

另一首诗正被大地书写

鸽子飞过

一群鸽子在空中无声地飞

翅膀掀起的风在我的内心居留

那是一个柔软的弧度

并非波浪

接着它们又飞走了，又带着柔软再飞回来

跟随于它们回旋

我的脚还在原处

仿佛它们投注了一些轻的更轻的力量

却掀动了沉沉的思想

它们突然又飞走了

我还在那些翅膀的舞蹈中

感觉到

一种存在

仿佛空灵的神域

又很难给它们命定一个

合适的名字

和准确的高度



履痕散记（组诗）

宋晓达

沙耳尼的梨花

梨花浩瀚啊
开满了整个金川河谷
数不清的梨花蜂拥着，然后，成群结队
往两侧的山上爬
所到之处，仿佛下了一场厚厚的雪
三月，山顶上的雪还未化
白皑皑的一片
沙耳尼的雪，一般在冬天才会下山呢
我在沙耳尼的山腰上
一袭灰白的衣裤
早已站成了另一棵梨树
此刻，两鬓斑白
左边是雪的白
右边是梨花的白

远山的木栅栏

南高原，凡是有木栅栏的地方
便有彝人
木栅栏象征着一种范围和秩序
格萨拉的土豆花开了
土地开始怀孕

白色的、紫色的花朵们拥挤着
都想翻越出无边的栅栏，去和野蜂、蝴蝶
们约会
一只黑色的蝴蝶停在栅栏上
翅膀粘着一滴晨露，等待着风干
然后去寻找自己喜欢的花朵
栅栏之外
牛羊安静地吃草
偶尔，有几声小羊咩咩的叫声
被风吹散
落在旁边的溪水里

寸冬海子随想

奥地利人，美籍探险家、植物学家
约瑟夫·洛克
七十多年前，走过的香巴拉路线
牵引着我
在寸冬海子停了下来

狭长的海子宁静成一面镜子，里面装着
雪山、森林、牧场、云朵
不像我们的皮囊里，充塞了太多的虚妄
多年了，一直想寻找一把钥匙

开启尘封的心扉
给灵魂腾个地方
邀一片月光，两滴鸟鸣，几缕清风
下酒

垭口，一只山羊在清晨死去

巴丹拉姆神山
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度
把216省道扭成一节节麻花
天在下雨
垭口，耸峙的崖壁
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落入行走在公路
上的羊群里
一只羊在清晨死去
石头若无其事的滚在一边
石头上的血，正被雨水一遍一遍的洗净
谁会相信，一块石头杀死了一只羊
一只羊死在一块石头上
石头也是有善恶的
改变一块石头最好的方法，就是
给石头上刻上六字箴言，或神灵图案
安放在玛尼堆上，让时光慢慢地超度

木里大寺

三百多年的历史
约瑟夫·洛克当年探秘木里王国时，曾
三次到过这里
上世纪六十年代毁损
眼前的强巴大殿是八十年代重修建的
甲娃强巴佛铜像，高二十六点七三米
大殿的地理位置海拔高度二千六百七十三米

是某种巧合，还是有必然的联系
天道轮回
佛是能够毁灭的吗
佛无处不在
佛长在天下众生的心里

俄亚大村速描

俄亚大村，纳西族社会活着的化石
相嵌在龙达河对面的大山上
四百多年了
一座座大山围困着
一条条河流缠绕着
山是水的男人
水是山的女人
这里世代实行伙婚
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
女人和男人们的关系
男人和女人们的关系
融洽和谐了几百年，与世界没有半点关系
傍晚，蜂巢式的石头大村升起了炊烟
家家户户的炊烟汇拢在一起
形成一片片雾霭
那雾霭里有松香的芬芳
月亮从山背后跳了出来
和我在老东巴羊皮经文里见过的那枚长
得一模一样
弯成一把锋利的镰刀
收割了村子屋顶上的炊烟
收割了暮归马帮叮叮当当的铜铃声

练习（组诗）

孙其安



寂静之声

梅花入水
溅起的声音远比
涟漪要细

就像这文字里的呼吸
穿过夜色
来到你的面前一样

但，这寂静之声
远比钻石取火的技艺还要精湛
——它用期待编织而成

所以，不要在
梅花入睡的时候
咳嗽

时空

游戏是从填空开始的
我们一问一答
把时间一寸一寸地折叠起来

你说
失眠是必然的
每一句表述都是一次历险

而我
在回答了你未曾提出的问题之后

一转身
就掉进了梦的漩涡

你说
来，带着你的纯朴上路吧
我会在立春的时候
应约而来

于是
在梦中
我们继续填空

表情

花猫睡在真皮沙发上
沙发发出了细碎的呼噜声
不
那不是花猫
也不是真皮沙发
那是一幅挂在墙上的油画

太阳从窗户照进来
照在客厅的墙角边
那里有一幅折叠成V字的静物写生
不
那不是一幅写生
那是一株盆栽绿植在墙角的投影

报时的铃声响了一下
我便从遥远的冥想中回过神来

此时窗外的梧桐
正在练习川剧
变脸的绝活

练习

一段来自远方的琴声
只有哆咪咪
哆咪咪

我反复播放
你就反复练习
直到一只洁白的露丝从树上
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当我闭上眼睛
反复吟唱
——哆咪咪哆咪咪
那只露丝带着深邃的问候在我的肩头
扇了几下翅膀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
天空蔚蓝
鸟声如雨
——整个世界都在练习微笑

他一次次写出初恋的名字

在海滩
他一次次写出初恋的名字
他不想
就这么简单地忘掉过去

他每喊一次
就快速地书写一次
潮水就冲刷一次

他一次次地呼喊
也一次次地书写
潮水就一次次地冲刷

当他喊累了
也写累了
海水也终于平静了下来

远远望去
大海的尽头
落日的余晖把海水染成了一片紫色

夜

我知道
有一行诗在夜里等我

它有别于
夏夜清风里飘逸的长发
也有别于
秋日星空下冷冷的清晖

它是隐于
夜幕之下的一道闪电
——在我的词语抵达之前
它等我

它等我
是，“在夜的另一边
她的名字等待她”*

*皮扎尼克《致艾米莉·狄金森的诗》

鸽子

在你张开双手的时候
一只鸽子，便无声地飞到了我的怀里
这是一只时间的鸽子
它的名字叫今天

你的双手
张开，如一个无形的括号
那里有绿草如茵
我会带着一只叫和平的鸽子
从天而降

· 诗海拾贝 ·

大丽散板（组诗）

文芳聪

喜洲所见兮

在喜洲，看山河大起大落
海心亭是一个好去处

大起的，高高举起
还要在它的头顶上加高一点冰雪

大落的，深深陷落
给它水，给予它蓝色的慰藉

多么美啊！多么惊心动魄
这起落的山水
总是对应着人间的某个部分

鸡足山别记

乘车，再乘缆车，可达绝顶四观
步行也可。步行可见
九莲寺、报恩寺、大士阁寺
佛塔寺、祝圣寺、石钟寺
兴云寺、虚云寺、寂光寺
碧云寺、华严寺、放光寺
玉佛寺、金顶寺
牟尼庵、万寿庵、恒阳庵、慧灯庵
迦叶殿、铜瓦殿、金殿
两次上鸡足山，觉悟相似
世里世外，那些慈眉善目的

菩萨啊！菩萨，唯恐鸡足四面秀
载不动那么多庙宇那么多忧愁

蓝月谷的蓝

最上面是雪白色的
接下来是树绿色的
再下来是谷底，蓝色的

一弯一弯的水塘
怎么这么蓝呢？铜离子
这个我相信
我更愿意相信这是神的意思

拉什没什么

拉什没什么
只不过有一片湖泊
水清清的

拉什没什么
只不过湖泊里有些菱角
小小的，尖尖的，微甜的，别处少有的

拉什没什么
只不过有一片天空
高高的，空空的
干干净净的

徘徊在束河

每次抵达束河都在接近黄昏
和所有慕名而来的人一样
我在束河穿街过巷
在束河举目四望

抽丝一样
从束河古镇抽出来的，爬在后山上的
古道，更像一条古老的绳索
死死地拽住夕阳
不让它落下去

在虎跳峡，我不敢久留

虎跳石，花石滩
是金沙江水淘出来的

这神定的江
将天空一分两半
将大地一分两半
将哈巴和玉龙一分两半

这神居之所，不敢久留
我也怕，被这神定的江水
一分两半

谷雨辞（组诗）

程东斌

春雨编织的珠帘

谷雨时节，肩负使命的春雨，密如亿 万根
闪亮的银针，缝合了天地，轻戳着田野的
穴位

阵阵酸痒开始无限地蔓延
人间的筋骨就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

春雨，落在池塘与落在田地的脆响
有着不同的隐喻
一种是灵动的标点，点校着乡村的镜像
一种是透明的丹药，激活了土地的春潮

春雨，落在花朵与落在农人心扉的身姿
有着异曲同工的禅意与雅韵
雨水在花瓣上滑动，花朵便获取春雨的版图

春雨也获赠了花朵的芳香
雨水在心扉上击鼓，心跳与鼓点混为一谈
为一场盛大的农事，拉开帷幕

春雨编织的珠帘，隔开了两个人
一身蓑衣的父亲在犁田，手捧诗书的我在诵读
我不敢轻易地撩开雨帘，喊一声父亲
怕我瞳孔倾泻出的溪流
与眼前的一场春雨，汇成不大不小的洪涝

在水田中写诗

谷雨断霜，土地续阳。犁铧凸起的明亮部分
硌疼了沉睡的田地。垦出的沃土
裹挟虫鸣与梦境，列成新生的词语与具象
遭遇一场春雨的浸泡以及根根耙齿的精
心梳理

一面滋养天光的水田，氤氲着诗篇的滥觞

在白纸上写诗，墨迹轻了，经不起时光的
磨损

重了，旁逸的意象会涂抹掉诗歌的初心
字里行间若出现云影与谷粒，是可遇而不
可求的

在水田中写诗，秧苗如墨。指尖拿捏的秧苗
不多不少，多了，水田的某一处就会留白
少了，一行诗就缺乏稊分的力量

山坡上的松花长成了鼓槌，击出插秧的集
结令

春风展开水田的帛卷，啸聚我的父老乡亲
手执碧绿的词语，植入波光潋滟的春水册页
以退为进，是写诗与插秧共同的技法
退一步，一道碧绿。退一行，一句诗歌

下田插秧的那位诗人，分不清自己手指握
住的

是词语还是秧苗，他只知道，插下去的神物
会生根、长高，长成喂养自己的粮食

他或许不知道，他在种植一行行秧苗的
时候

他诗歌的卷帙，陡生了一片碧绿

听麦子拔节的声音

布谷鸟在歌唱，曲谱一直没有更改

庄稼人深谙的音符，绵延起来，成了盘桓于
人间的天籁。其实这种鸟叫

始终回旋在我的肋骨间。叫声将肋骨当作琴
我将鸟叫，视为一种隐痛、一种喊魂

父亲种植的麦子举着亿万支芒刺，即使
再柔软，也能戳痛一个人的心扉

麦地不远处的坟冢里，父亲在沉睡。这一
季的麦收

他是看不见了，他亲手编织的稻草人
还举着缀满破丝带的竹竿，在迎风作响

仰面睡在麦地里，麦子第一次高过我的身体
躲过万箭穿心的假寐之人

在幻觉似的空静中，倾听麦子拔节的声音
像锄头磕碰碎石、钱币的正面与反面的
咬合之音

像利刀破竹以及一场法事中铙钹的声响

我不敢确定哪一种是麦子拔节的声音
犹如我不敢确定那个稻草人

能否抵过一个人的一生。谷雨未雨，万千
株麦子

为了消弭一个人的疼，正在赶往成熟

种入泥土的种子

谷雨的雨是云朵的谷粒，浑圆、清凉
落在哪里都会生根发芽

柳絮飘飞，除去寒疾的霜，像灵动的指纹
栖息在哪里，无不印证了春天已深

杜鹃在深夜里啼叫

声音越灵动，人间的血色就越丰盈

衔泥的燕子，黑色的羽毛匍匐着春光
一飞入老宅，佛龕就多了一层光亮

为漂泊之人看守家园的燕子，一双轻盈的
翅膀

属于远方，也属于一个人乡愁的旧址

春雨过后的香椿嫩叶无需洗濯，母亲
采下一把，拌入豆腐。一道凉菜，一种药

消弭了一个人内心迁延的暗火

一颗心研磨出的清白与香气，在四月弥漫

父亲在田地里种豆。每一把豆种

好似有千钧之力，拉坠着父亲佝偻的身体
父亲离土地越来越近了

当他直起腰擦汗时，我偷偷地将自己
珍藏多年的种子，种入了泥土

见 证

兰采勇

喜欢一个人，就用刀
在石头上刻上对方的名字
讨厌一个人的方式也是一样
石头用伤痕包容一切

童年的表述直接，终被岁月的青苔
一层层覆盖。多少记忆插上门门
入驻成人世界，多了隐晦
心，比石头还要硬

飘

街头，绿灯亮起
一辆电动摩托车从侧方飘过
后座上侧身而坐的连衣裙
裙摆飘飘，秀发飘飘
暖色调的发光体，溢出青春光芒
卷起视线里的思念，一溜烟儿
飘远。脑海里
翻检出场景如此相似
多年前乡道上的自行车
铃铛一路响着，有一位女孩
漂洋过海。挥手之间
我们就告别了一个时代

生活细节

应该觉得庆幸，相逢类似的遭遇
每一条宽阔的路上，人和车
为抢跑一秒而争执。两车用喇叭声
相互诋毁，惊出行人一身冷汗
脚尖碰到了脚跟，逃离之后
空地上下了一场雨
挤占进来的，是生锈的云朵

这些属于生活的硬伤
像尚未熄灭的灰烬，被时间
唤醒原始欲望，呼的一声
细节一般安放眼耳鼻喉

不能失去，像血液浸泡骨头
以平视的角度串联
否则，痛会更多
要么是城市病了，要么是
我们自有的关节瘫了

包 容

万物有灵。方丘，一方狭窄之地
为我腾出自由之身，山石田土
隆起硬实的臂弯
一同生长延展的花草树木
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
齐齐接纳，童年里的贫穷和孤独

土里长出来的身体，是
朴素和干净的代言词
结庐修行，只有草舍而已
在这里，可做一个高调之人
各种色调的情感翻山越岭
以吼的方式，稀释内心的点点滴滴
像一场静置的皈依包容巨大的轰鸣

选择出发，追赶时光密语
倾听是最好的接触方式
阳光开始残缺，辽阔的心
依然如乡土般厚实
容下众多的隐藏躲闪，甚至背叛

本栏责编：黄薇

叙述诗意和诗意叙述

——读曾蒙《东山再起》

袁 勇

叙述诗意是因叙述结构产生的诗意，适用于各种艺术形式，偏重叙述结构；诗意叙述则是因技术性产生的诗意，同样适用于各种艺术形式，但偏重于诗歌技巧。我这里的“叙述诗意”和“诗意叙述”都是针对诗歌艺术、诗歌文本产生诗意的方式来言说的。在诗歌日常中，无论是技术派、口语派、意象派、价值派诗歌的写作，都必须得有诗意，否则与诗无关。诗意就是只有诗歌才有的特定味道，这味道能让人心醉神迷，能让人更能成为人。别的文学体裁所拥有的诗意也是从诗歌那里通过“乾坤大挪移”借用来的。我们常听人说某幅画有诗意，某人演讲有诗意，某块石头有诗意，某座建筑有诗意，即大凡好东西都冠以有诗意，这就是对诗意的尊重，对诗的尊重。近年来，无诗意的伪诗歌文本遍地开花甚至获奖走红，在宣布诗意死亡的背后其实是亵渎艺术时代的价值撕裂和人性畸变，是时代精神堕落的明证。在这样的艺术至暗时刻，我从曾蒙的《东山再起》10首人物诗中读到了扑面而来的浓郁诗

意，有如从窗外射进来的一道阳光，驱散了内心冬天的那股股寒凉。

叙述诗意和诗意叙述都能产生好诗。曾蒙的这组诗里，叙述诗意和诗意叙述大多两两并置，所以诗意倍加浓郁。《圣彼得堡》读过之后给人留下的印记绝对深刻。诗歌看似漫不经心，从纸的苍白、漆黑的夜、风、意识、雪、斯大林大街、亲戚等具象随手而至，在一定虚词虚句的陪衬下，把所描述的诗人放置到一个特制的黑匣子中，让人寒意陡生的同时又萌生出无限的敬意：“你的故事，在苍白的纸张里/更苍白。没有人读懂：在漆黑的夜里/呼啸，一条更黑的河，被寒风、冰凌/灌满。他身后没有人”，一个人的空旷遮蔽了一个时代的空旷，一个人的孤独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孤独。叙述诗意产生的必要条件是整首诗结构紧凑干净，不东拉西扯，所描写的人物在结构之内，不胡乱外溢，再加之诸如“他披拂的意识/被头脑禁锢，他看到的雪/被雪所惑。”“如果没有亲戚，/他脚下的国土不再有任何意义”等极具

诗意叙述的紧密结合，使得这首《圣彼得堡》摄人心魄，在诗意表达上显得异常完美。与曾蒙写同样人物的另一首《曼德尔施塔姆》相比，《圣彼得堡》叙述诗意与诗意叙述叠加效果强些，《曼德尔施塔姆》的整体效果稍弱些，但后面6句的诗意叙述对整首诗产生了提升效应：

那里的木板床，又硬又冷，
如同莫斯科的暴风雪，
你独自面对流星，互相鼓励互相撕扯。
我读着你的诗行犹如被判决了死刑，
身外之物毫无人性。

后楼梯凝结成冰，门铃无人摁响。

叙述诗意和诗意叙述的两两并置，在《客人》中也有突出体现。诗人其实都是灵魂异常之人，曾蒙虽然把安眠者称为他灵魂的客人，但这里的安眠者可是特有所指：那些与他灵魂同质同步同意同趣即同品格之灵魂，才能称为诗人的客人。在《客人》中，第一节叙述虽然简略，但起句不凡，让人急不可待地充满了阅读的期待；在第二、第三节叙述中，刻意增加了两处极具诗意的句子，像宝石镶嵌在凡物上，点燃了照亮文字的诗意：“他的画像还挂在墙上，/皱纹很深，像英吉利海峡”，一个反差巨大的比喻，让人过目不忘；特别是“他撑在栏杆上的手，成为奥地利的木纹”堪称入木三分的经典名句。所以，叙述诗意必须紧凑、干净，叙述不能拖沓。曾蒙诗中的叙述始终保持住了这一特色，使得他的诗歌结构就成为了产生诗意的最基础的母环。叙述诗意强调的是结构，结构就是一个环。一首诗的结构不仅可以催生诗意，更重要的是可以使诗充满内部的张力。张力是诗歌内部产生的一种能，让诗歌具有穿透时空的效果。如果结构松散、拖沓、混乱，诗肯定不堪入目。

曾蒙的诗歌非常睿智。总是特别注意到叙述诗意和诗意叙述的并置。结构紧密靠的

是长期的修炼：主题的提升，环境的集中，意象的精准，叙述的干净等等。而在诗意叙述中，他往往又能出其不意使用大反差、时空大跨越、通感大交织造成突兀的效果，让诗意陡增。“她的脚美丽、朴素/走过的地方生出更多的女子，随风而逝。（《随风而逝》）”这里居然用到了量子叠加！在《东山再起》里，对人物的刻画独特、饱满：“最主要的是他单身，/从不跟人主动说话。/他是一面靠墙的镜子。”“我的座位与他比邻，/他翻过的报纸被风一吹，/灵魂便落下一层生锈的尘埃。”《一个女孩》中对女孩充满忧郁、摇曳的刻画，与时代精神时态恰到好处地暗合，让女孩的摇曳有了根基：“我看见她天真的小时候，/她的眸子升起火焰，/她在小城的边上不断消逝，/无法左右身子，不得不与杂乱的树丫混为一谈。”现实与隐喻互为表里，能读进去的人，就能感受到灵魂的颤栗。曾蒙对诗歌技巧的运用往往特别机敏出彩，这是诗意叙述的关键。诗歌各种技术的使用是诗意产生的必要条件。“他低头看见的是月，/仰头望见的却是故乡（《告别》）”，这种逆反历时名诗的技法在特定场合特定时段的出现不仅奇特，而且深刻。“仰头望见的却是故乡”，对大地精神的失落造成对故乡幻想的仰望，不正精到地刻画出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么？

其实，这组《东山再起》，曾蒙在诗意叙述也就是诗歌技法上，完全是在传统意义的拓展点化上创作的，正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样，诗歌技法特别是中国传统的诗歌技法可以说是囊括万法，只是我们经受长期禁锢洗脑之后突然接收到西方思潮骤然失去了判断标准。曾蒙诗歌中的叙事诗意和诗意叙述所使用的方法所产生的效果，都没有脱离传统诗歌根基。《蒙达格斯》这首写彝人兄弟的诗，感人至深的原因主要就是叙述产生的诗意。叙事诗意的产生在叙述的功力中彰显无遗。《蒙达格斯》看似平淡的叙述甚至采取了

最普通的直叙手法，紧紧围绕彝人兄弟这一主象，句与句之间诗人轻巧地进行了情景意境语境的转换和远离，再加之间或穿插的诗意叙述，收获强烈阅读效果的同时诗意猛增：

我的兄弟，
我忘记了黑夜腐蚀的内心，
与深山老林里飘飞的雨夹雪，
越冷你越敞开了衣襟。

……

我满怀敬意，龇牙咧嘴，
努力掰正你们的城门。

请看加黑文字的各个意象，本来根本不搭，但诗人通过对特定人物的叙述诗意和诗意叙述巧妙地把这些意象连接在一起，植入了诗歌的整体意境中，这其实全部经过了诗人取裁有致的精心组织，这正应和了刘勰所谓的“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乘，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附辞会义，这正是古人产生

叙述诗意所玩的技法之一。总之，包括《不甘失败》《佝偻的老人》，曾蒙这组描写不同人物的以叙述手法为主要特征的诗，能取得强烈的阅读效果是和他的叙述诗意、诗意叙述离不开的。诗意的取得需要长期对谋篇布局和字法句法语法修为的经验积累，诗歌的玩文字必须能玩出诗意，哪怕所谓的正能量诗、朗诵诗、哲理思辨诗，如果没有诗意，那就是政论文字，是非诗。

看当下已经被泡沫化、白蜡化、硅胶化、僵尸化、妖魔化的伪诗歌横流诗坛，对曾蒙这样保持诗歌真正诗意写作的诗人，我们得投去敬仰的目光。

曾蒙，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毕业于西南大学。现居攀枝花。中国70后诗人重要代表人物。迄今已在《山花》《西藏文学》《钟山》《芳草》等海内外文学刊物发表诗歌、小说、随笔、评论近1200篇（件）。作品收入各种选本。出版诗集五部（其中第一部诗集印刷2本，第二部印刷5本）。

责任编辑：黄薇

· 散文 ·

故乡之春

易葭（攀枝花市三中2024届1班）

与故乡之春相逢已十多年了，总想为这故乡之春提笔写些什么，那就姑且抓住春天的尾巴，留下些淡淡墨迹吧。

每每念及故乡的春阳，我啊，便如同一只蜷成一团的刺猬，肚子倏地被人吹了一口气儿，心下生出一种情愫来，酥酥地，痒痒地。不似三伏火热之夏日，不似数九刺眼之冬阳，故乡三月的春阳，总是暖暖地，软软地。倘在这春阳下晒上一下午，那人定会说：“嗨呀，攀枝花这太阳真的晒得舒服。”

我是极喜欢寻个春日晴朗的午后，出门去，会会春阳——这个总是把人招待得很好的朋友。走上某个山花已然烂漫的山岗，就这么躺下，抬眼看，天极澄碧，春阳早将天空洗得纤尘不染；山极青翠，春阳早为山峦缝好青衫。闭上眼，身上极暖和，春阳早给我准备好可供沐浴的热泉。什么阴郁也好，沉闷也罢，春阳这剂世间最好不过的药汤，为我治好心上奇疴。待这位朋友不得不赶回西山——它的住处，我便只好与它约好重逢日子，无奈归家。

故乡的春天，除却春阳，还有春风可直击人心底。攀枝花身处裂谷，春风不似别处，吹得劲，吹得疾，吹得久，从正月过年，可一直吹到三月。或许春风正好从了落

叶乔木之意，树们要赶在春天第一批嫩绿衣衫织好前，褪去枯黄了一整个冬天的袄子。入秋时它们的遗憾，都由春风来补齐，树们僵站了数月，正需要疾风来助，活络筋骨。春风来时，我不敢开窗，每每关窗完了却又要立于窗边，看它把枝条吹乱舞，看它把绿波漾起，又轻身惹了一阵枯黄，看它吹起某位女士的丝巾，又想挑走哪个老头的帽子，尚在街上的人们只能任它嬉闹。

故乡的人们常说，风一吹，日头一旺，木棉就开了。木棉极高傲，不愿长在路边供人俯身观赏，它便高得令你要抬头仰视；木棉极坚毅，不愿花朵枝叶被攀折，它便周身生出利刺，教你近它身不得；木棉极有远见，不愿子孙后代偏居一隅，它便让子孙们乘着飞絮远走高飞，如同三月飞雪；木棉极张扬，不愿挤在鲜花堆里黯淡无光，它便选取世间最打眼之火红缀满枝头。就好似故乡这方水土养育的人一样，木棉花自有英雄气节，也好似灿烂春日里打马游街的少年，木棉花也自有无限生机。

或许是神农尝百草时的惊喜，或许是处于饥荒之中先民的采掘，不知是谁率先品尝木棉花的雄蕊，带给故乡一道时令佳肴，木棉花雄蕊焯水过后，或凉拌，或清炒，或与腊肉一同烧，各种吃法有各种巧妙，将花蕊之鲜、香、脆、嫩发挥得恰到好处。春天里往花树下过，总能遇见很多熟人来拾捡新鲜初落的木棉花，“又来捡木棉花嗦？”“是的，家里头娃儿馋这个得很！”每朵掉落的木棉花，可都有那一定的运气落到某个嘴馋小儿腹里。

故乡风吹年年，日照年年，花开年年，春来年年，故乡年年的阳春三月，次次蚀刻我的记忆，烙印进我的脑海里。如若多年以后我亦会成为异乡人，如若时机正好，千山万水不将阻挡，我会义无反顾投向故乡春之怀抱，那个总是暖暖的，软软的怀抱。

点评：

故乡情，春日美，是千百年来文学常见的主题。但因常见，也难出新。本文写故乡的春日景象，颇有些新颖之处；抒发对故乡的热爱之情，也并不只是停留在山川风物之宜人，而是融入了攀枝花独特的地域风情。春阳煦暖，春风骀荡，谁的故乡不是山川如画，锦绣盈目？但如此而生发的乡情乡思，敷衍成文，岂非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故

而，本文作者写了木棉飞絮之美景、烹食花蕊之佳味、拣拾花瓣之意趣，使得一篇写乡土乡情的文字，可谓色香味俱全了。小作者的遣词造句独具心思，甚为考究，怀着活跃的探索精神，令人惊喜。

稍可憾者，这一段充满独特乡野趣味的文字，细腻不够，挖掘不够。但对一个高二的中学生而言，有此慧眼，已是难能可贵。

（攀枝花市作家 杨少波）

· 散文 ·

日出即景（外一篇）

向 萌（成都市玉林中学附属小学）

指导教师：朱 琳

此时，正是凌晨六点，我要出发了，准备去看日出呢！

东边的天空泛着点点的鱼肚白，变得蓝紫蓝紫的红晕，又飘来几朵红红的彩云。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只见东方探出了一个太阳脑袋，接着太阳一点一点的黏着一座山慢慢地爬了出来，他总算爬出来了！你们

看，一个深红的盘子似的大红球从东方升起来了！天空被那美丽的火红火红的颜色给染了一片。树叶红了，花儿红了，就连整个草地都红了，我们周围也红成了一片。

最形象的永远是小草，她的头发染上了红色，身上晒出几滴汗水，红里嵌着粉，粉里染着绿。这一粉，那一绿，怎能不美？

看到我们，太阳似乎没有一点害羞的意思。反而大胆的爬上我们的头顶，这时周围聚来一朵云，遮住了太阳，淘气的太阳一下就把他们顶开了一道缝，太阳光射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了。

此时，我看了看表，八点了，远处传来几声清脆而响亮的鸡鸣，我们准备坐车返程，回到了家里，我仔细地想了想，虽然路程太远了，坐车都需要坐很久，而且一大早上起来也是件很困难的事，但是看到了如此美丽壮观的日出，真的是不虚此行啊！

海棠花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花，如喇叭花、牡丹花、荷花……而我最喜欢的花是海棠花。

海棠花的样子美丽。它通常是在春节后四到五月开放，像一把把小伞一样可爱。一个小枝上通常有五到六朵像指甲一样大的小花，有的只有一层花瓣，有的却有两层。花身大多白色、粉色或红色的，花朵只有一片树叶那么大，差不多只有四到五厘米。萼片呈现三角形，长三毫米，外面无毛或偶有疏毛，摸起来光滑、细嫩，轻轻一扭就能把花瓣扭成几小片儿，比其他花嫩许多。

海棠花是一种喜光的花，不适合在阴暗的环境下生长。但是它对寒冷和干燥的适应能力很强。在零下十五度也能正常生长，如果是其他的花，生活在这种地方的话，就难以生长了，如果在零下三十度这种地方的话，早就死了。

海棠花容易像人一样生病，最易得的就是海棠锈病。这种病主要是受蚜虫的影响。

我奶奶以前种过几株海棠，结果长大后要么烂死了，要么因为被蚜虫吃光了叶子枯死了。后来我才知道，海棠需要定期修剪病枝，不然海棠树就会坏死，这就是海棠锈病。如果海棠受到虫害则要打农药，农药也分为许多种类，如：杀螟松、三氯螨醇、乐果等等，它们各有各的作用，看着说明书就行。

这就是海棠花。通过我的介绍你了解它了吗？

点评：

两篇小散文语言简洁清新，《日出即景》从孩童的视角，采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日出时的独有特点。《海棠花》一文不由让人感受到恬静、优美及自然之趣。曾经，在家中种海棠也是诗人们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小作者紧紧围绕海棠特征进行描写，详细地介绍了“海棠锈病”及农药的使用，颇有些语近情遥的韵味，由此可见，在文学创作中捕捉典型细节的重要性。

（黄德俊）

本栏责编：黄德俊

刘辉诗五首

刘 辉

米易丙谷行记

行看丙谷花成海，潮涌琼楼叠半山。
野水盈盈眸子邃，晴空朗朗玉光蓝。
日新图画呈和美，独领风流说阜安。
信是宜居颐养地，尝来不止果蔬鲜。

木棉花吟（之一）

迷易芳树世皆夸，尤爱木棉形若霞。
独领高标真尚简，未生片叶已开花。
娉婷处子形容秀，卓犖英雄气象华。
解语依人言旧事，云由三线访吾家。

木棉花吟（之二）

迟日木棉花事盛，倩兮巧笑启丹唇。
攀枝高处十分挤，破朵全时半缕薰。
争出风头嫌绿叶，先衰颜色近黄昏。
飘摇不尽萧萧意，有叹无声亦可闻。

五十自嘲

读书多养书生气，未学逢迎学较真。
久著青衣成皓首，惯横白眼向红尘。
往来终取逃名客，辜负曾怀济世心。
时运自知天命后，鹤疏纷至是浮云。

偶见无风而花落，因以成咏

无风花自落，触景泪先流。
草木应时发，欣荣转瞬休。
梁材朽深涧，柯柄弃危楼。
物是人何似？青衫白了头。

责任编辑：黄德俊

盐边记忆



攀枝花文学

PANZHIHUA LITERATURE

主 管：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编 辑：《攀枝花文学》杂志社

本刊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公园路6号

电子信箱：pzhhzazhi@163.com

出版日期：逢单月20日

主 办：攀枝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 印 证：四川省刊内资第05—008号

电话号码：0812—3324435

邮 编：617000

印 刷：攀枝花日报社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